

# 中国戏曲概论

吴梅 著

**Freeeditorial** 

## 卷 上

### 一金元总论

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大率假仙佛里巷任侠及男女之词，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气。宋人大曲，为内廷赓歌扬拜之言，不足见民风之变，虽《武林旧事》所记官本杂剧段数，多市井琐屑，非尽庙堂雅奏。然其辞尽亡，无从校理。今所存者，仅乐府致语，散见诸家文集而已。苏轼、王硅诸作，敷扬华藻，岂可征民情风俗哉！自杂剧有十二科，而作者称心发言，不复有冠带之拘束。论隐逸则岩栖谷汲，俨然巢许之风。言神仙则霞佩云裾，如骖鸾鹤之驾。其他万事万物，一一可上氍毹。余尝谓天下文字，惟曲最真，以无利禄之见，存于胸臆也。今日流传古剧，其最古者出于金元之间，而其结构，合唐之参军、代面，宋之官剧、大曲而成，故金源一代始有剧词可征。第参军、代面，以言语、动作为主。官剧、大曲，虽兼歌舞，而全体亦复简略。若合诸曲以成全书，备纪一人之始末，则诸宫调词，实为元明以来杂剧传奇之鼻祖。且金代院本，今皆不存，独诸宫调词，犹存规范。未始非词家之幸也。余今论次，首从金代云。

#### 二 诸杂院本

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谱》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为何语，后读元刊《张千替杀妻》剧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则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六章）。余按陶九成《辍耕录》云：“金有杂剧、院本、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又按《太和正音谱》：“倡夫词不入群贤乐府。”则静庵此说，足破数百年之疑。今就《辍耕录》所载，则皆为金人所作，其中名目诡譎，未必尽出文人，而九成概称曰院本，所谓院本杂剧其实一也。更就子目分析之。曰和曲院本者十有四种，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则和曲殆大曲法曲之总名也。曰上皇院本者十有四种，中如《金明池》、《万岁山》、《错入内》、《断上皇》等皆明示徽宗时事，则上皇者谓徽宗也。曰题目院本者二十种，按题目即唐以来合生之

别名（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引《唐书·武平一传》：“平一上书，比来妖伎胡人于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合生之原起于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曰霸王院本者六种，疑演项羽之事。曰诸杂大小院本者一百八十有九。曰院么者二十有一种。曰诸杂院爨者一百有七种。陶氏云：“院本又谓之五花爨弄。”则爨亦院本之异名也。曰冲撞引首者一百有十种。曰拴搐艳段者九十有二种。案《梦梁录》云：“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则引首与艳段，疑各相类。艳段，《辍耕录》又谓之焰段，曰：“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曰打略拴搐者八十有八种。曰诸杂砌者三十种。案《芦浦笔记》谓“街市戏谑，有打砌打调之类”，疑杂砌谒亦滑稽戏之流。然其目则颇多故事，则又似与打砌无涉。今列其目如下。

### （一）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郢王法曲》、《烧香法曲》、《送香法曲》、《上坟伊州》、《浇花新水》、《熙州骆驼》、《列良瀛府》、《病郑逍遥乐》、《四皓逍遥乐》、《四酸逍遥乐》、《贺贴万年欢》、《廩降黄龙》、《列女降黄龙》。

### （二）上皇院本

《壶堂春》、《太湖石》、《金明池》、《恋鳌山》、《六变妆》、《万岁山》、《打草阵》、《赏花灯》、《错入内》、《问相思》、《探花街》、《断上皇》、《打球会》、《春从天上来》。

### （三）题目院本

《柳絮风》、《红索冷》、《墙外道》、《共粉泪》、《杨柳枝》、《蔡消闲》、《方偷眼》、《呆太守》、《画堂前》、《梦周公》、《梅花底》、《三笑图》、《脱布衫》、《呆秀才》、《隔年期》、《贺方回》、《王安石》、《断三行》、《竞寻芳》、《双打梨花院》。

### （四）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范增霸王》、《草马霸王》、《散楚霸王》、《三官霸王》、《补塑霸王》。

### （五）诸杂大小院本

《乔托孤》、《旦判孤》、《计算孤》、《双判孤》、《百戏孤》、《哨孤》、《烧枣孤》、《孝经孤》、《菜园孤》、《货郎孤》、《合房酸》、《麻皮酸》、《花酒酸》、《狗皮酸》、《还魂酸》、《别离酸》、《王缠酸》、《谒食酸》、《三棵酸》、《哭贫酸》、《插拨酸》、《酸孤旦》、《毛诗旦》、《老孤遣旦》、《缠三旦》、《禾哨旦》、《哮卖旦》、《贫富旦》、《书柜儿》、《纸

襴儿》、《蔡奴儿》、《剃毛儿》、《喜牌儿》、《卦册儿》、《绣篋儿》、《粥碗儿》、《似娘儿》、《卦铺儿》、《师婆儿》、《教学儿》、《鸡鸭儿》、《黄丸儿》、《棱角儿》、《田牛儿》、《小丸儿》、《丑奴儿》、《病褰王》、《马明王》、《闹学堂》、《闹浴堂》、《宽布衫》、《泥布衫》、《赶汤瓶》、《纸汤瓶》、《闹旗亭》、《芙蓉亭》、《坏食店》、《闹酒店》、《坏粥店》、《庄周梦》、《花酒梦》、《蝴蝶梦》、《三出舍》、《三入舍》、《瑶池会》、《八仙会》、《蟠桃会》、《洗儿会》、《藏阉会》、《打五脏》、《兰昌宫》、《广寒宫》、《闹结亲》、《倦成亲》、《强风情》、《大论情》、《三园子》、《红娘子》、《太平还乡》、《衣锦还乡》、《四论艺》、《殿前四艺》、《竞敲门》、《都子撞门》、《呆大郎》、《四酸搗》、《问前程》、《十样锦》、《长庆馆》、《癩将军》、《两相同》、《竞花枝》、《五变妆》、《白牡丹》、《洪福无疆》、《赤壁鏖兵》、《穷相思》、《金坛谒宿》、《调双渐》、《官吏不和》、《闹巡铺》、《判不由己》、《大勘刁》、《同官不睦》、《闹平康》、《赶门不上》、《卖花容》、《同官贺授》、《无鬼论》、《四酸诳诺》、《闹棚栏》、《双药盘街》、《闹文林》、《四国来朝》、《双捉婿》、《酒色财气》、《医作媒》、《风流药院》、《监法童》、《渔樵问话》、《斗鹤鹑》、《杜甫游春》、《鸳鸯筒》、《四酸捉猴》、《满朝欢》、《月夜闻筝》、《鼓角将》、《闹芙蓉城》、《双斗医》、《张生煮海》、《赊馒头》、《文房四宝》、《谢神天》、《陈桥兵变》、《双揭榜》、《滕哑质库》、《双福神》、《院公狗儿》、《告和来》、《佛印烧猪》、《酸卖徕》、《琴剑书箱》、《花前饮》、《五鬼听琴》、《白云庵》、《趑鼓二郎》、《坏道场》、《独脚五郎》、《卖花声》、《进奉伊州》、《错上坟》、《医五方》、《打五铺》、《拷梅香》、《四道姑》、《隔帘听》、《硬行蔡》、《义养娘》、《师姨》、《论秋蝉》、《刘盼盼》、《墙头马》、《刺董卓》、《锯周树》、《四拍板》、《大论谈》、《牵龙舟》、《击梧桐》、《淦蓝桥》、《入桃园》、《双防送》、《海棠春》、《香药车》、《四方和》、《九头顶》、《闹元宵》、《赶村禾》、《眼药孤》、《两同心》、《更漏子》、《阴阳孤》、《提头巾》、《三索债》、《防送哨》、《偌卖旦》、《是耶酸》、《怕水酸》、《回回梨花院》、《晋宣成道记》。

#### （六）院幺

《海棠轩》、《海棠园》、《海棠怨》、《海棠院》、《鲁李王》、《庆七夕》、《再相逢》、《风流婿》、《王子端卷帘记》、《紫云迷四季》、《张与孟梦杨妃》、《女状元春桃记》、《粉墙梨花院》、《妮女梨花院》、《庞方温道德经》、《大江东注》、《吴彦举》、《不抽关》、《不掀帘》、《红梨院》、《玳瑁天赐暗姻缘》。

#### （七）诸杂院爨

《闹夹棒六么》、《闹夹棒法曲》、《望瀛法曲》、《分拐法曲》、《送宣道人欢》、《逍遥乐打马铺》、《撷采延寿乐》、《诤老长寿仙》、《夜半乐打明皇》、《欢呼万里》、《山水日月》、《集贤宾打三教》、《打白雪歌》、《地水火风》、《夜深深三磕炮》、《佳景堪游》、《琴棋书画》、《喜迁莺剁草鞋》、《太公家教》、《十五郎》、《滕王阁闹八妆》、《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上小楼袞头子》、《喷水胡僧》、《打注论语》、《恨秋风鬼点偈》、《诗书礼乐》、《论语谒食》、《下角瓶大医谈》、《再游恩地》、《累受恩深》、《送羹汤放火子》、《擂鼓孝经》、《香茶酒果》、《船子和尚四不犯》、《徐演黄河》、《单兜望梅花》、《皇都好景》、《四偈大提猴》、《双声叠韵》、《上皇四轴画》、《三偈一卜》、《调猿挂铺》、《倬刀馒头》、《河转趯鼓》、《背箱伊州》、《酒楼伊州》、《蓑衣百家诗》、《埋头百家诗》、《偷酒牡丹香》、《雪诗打樊哙》、《抹面长寿仙》、《四偈贾诩》、《四偈祈雨》、《松竹龟鹤》、《王母祝寿》、《四偈抹紫粉》、《四偈劈马桩》、《截红闹浴堂》、《和燕归梁》、《苏武和番》、《羹汤六么》、《河阳舅舅》、《偈请都子》、《双女赖饭》、《一贯质库儿》、《私媒质库儿》、《清朝无事》、《丰稔太平》、《一人有庆》、《四海民和》、《金皇圣德》、《皇家万岁》、《背鼓千字文》、《变龙千字文》、《摔盒千字文》、《错打千字文》、《木驴千字文》、《埋头千字文》、《讲来年好》、《讲圣州序》、《讲乐章序》、《讲道德经》、《神农大说药》、《食店提猴》、《人参脑子爨》、《断朱温爨》、《变二郎爨》、《讲百果爨》、《讲百花爨》、《讲蒙求爨》、《讲百禽爨》、《讲心字爨》、《变柳七爨》、《三跳涧爨》、《打王枢密爨》、《水酒梅花爨》、《调猿香字爨》、《三分食爨》、《煎布衫爨》、《赖布衫爨》、《双牒纸爨》、《谒金门爨》、《跳布袋爨》、《文房四宝爨》、《开山五花爨》。

#### （八）冲撞引首

《打三十》、《打谢乐》、《打八哥》、《错打了》、《错取儿》、《说狄青》、《憨郭郎》、《枝头巾》、《小闹拈》、《鹦哥猫儿》、《大阳唐》、《小阳唐》、《歇贴韵》、《三般尿》、《大惊睡》、《小惊睡》、《大分界》、《小分界》、《双雁儿》、《唐韵六贴》、《我来也》、《情知本分》、《乔捉蛇》、《铛锅釜灶》、《代元保》、《母子御头》、《嘴苗儿》、《山梨柿子》、《打淡的》、《一日一个》、《村城诗》、《胡椒虽小》、《蔡伯喈》、《遮截架解》、《窄砖儿》、《三打步》、《穿百倬》、《盘榛子》、《四鱼名》、《四坐山》、《提头带》、《天下乐》、《四怕水》、《四门儿》、《说古人》、《山麻秸》、《乔道场》、《黄风荡荡》、《贪狼观》、《通一母》、《串梆子》、《拖下来》、《哑伴哥》、《刘千刘义》、《欢会旗》、《生死鼓》、《捣练子》、《三群头》、《酒糟儿》、《净瓶儿》、《卖官衣》、《苗青根白》、《调笑令》、《斗鼓笛》、《柳青娘》、《调刘袞》、《请车儿》、《身边有艺》、《论句儿》、《霸王草》、《难古典》、《左必来》、《香供养》、《合五百》、

《奶奶嗔》、《一借一与》、《己巳己》、《舞秦始皇》、《学像生》、《支道馒头》、《打调劫》、《驴城自守》、《呆大木》、《定魂刀》、《说罚钱》、《年纪大小》、《打扇》、《盘蛇》、《相眼》、《告假》、《捉记》、《照淡》、《矇哑》、《投河》、《略通》、《调贼》、《多笔》、《金押》、《扯状》、《罗打》、《记水》、《求楞》、《烧奏》、《转花枝》、《计头儿》、《长娇怜》、《歇后语》、《芦子语》、《迴且语》、《大支散》。

#### （九）拴搐艳段

《襄阳会》、《驴轴不了》、《抛绣球》、《鞭敲金镫》、《门帘儿》、《天长地久》、《衙府则例》、《金含楞》、《天下太平》、《归塞北》、《春夏秋冬》、《斗百草》、《叫子盖头》、《大刘备》、《石榴花诗》、《哑汉书》、《说古棒》、《唱柱杖》、《日月山河》、《胡饼大》、《髯搵地》、《屋里藏》、《骂吕布》、《张天觉》、《打论语》、《十果顽》、《十般乞》、《还故里》、《刘金带》、《四草虫》、《四厨子》、《四妃艳》、《望长安》、《长安住》、《骂江南》、《风花雪月》、《错寄书》、《睡起教柱》、《打婆束》、《三文两扑》、《大对景》、《小护乡》、《少年游》、《打青提》、《千字文》、《酒家诗》、《三拖旦》、《睡马杓》、《四生厉》、《乔唱诨》、《桃李子》、《麦屯儿》、《大菜园》、《乔打圣》、《杏汤来》、《谢天地》、《十只脚》、《请生打纳》、《建成》、《缚食》、《球棒艳》、《破巢艳》、《开封艳》、《鞍子艳》、《打虎艳》、《四王艳》、《蝗虫艳》、《撮子艳》、《七捉艳》、《修行艳》、《般调艳》、《枣儿艳》、《蛮子艳》、《快乐艳》、《慈乌艳》、《眼里乔》、《访戴》、《众半》、《陈蔡》、《范蠡》、《扯休书》、《鞭寨》、《杌杌扫竹》、《感吾智》、《诸宫调》、《金铃》、《雕出板来》、《套靴》、《舌智》、《俯饮》、《钗发多》、《襄阳府》、《仙哥儿》。

#### （十）打略拴搐 分目类列如下

（1）星象名 缺

（2）果子名 缺

（3）草 名 缺

（4）军器名 缺

（5）神道名 缺

（6）灯火名 缺

（7）衣裳名 缺

（8）铁器名 缺

- (9) 书籍名 缺
- (10) 节令名 缺
- (11) 齋菜名 缺
- (12) 县道名 缺
- (13) 州府名 缺
- (14) 相扑名 缺
- (15) 法器名 缺
- (16) 门 名 缺
- (17) 草 名 缺 (与前 3 项重复, 疑衍文)
- (18) 军 名 缺
- (19) 鱼 名 缺
- (20) 菩萨名 缺 (以上二十种有目无曲, 原书列入曲名中, 误。今分排之)
- (21) 赌扑名 《照天红》、《琴家弄》、《袞骰子》、《闷葫芦》、《握龟》
- (22) 著棋名 缺
- (23) 乐人名 缺 (以上二种, 在赌扑名内, 实亦子目, 非曲也。因分排之)
- (24) 官职名 《说驾顽》、《敲待制》、《上官赴任》、《押刺花赤》。
- (25) 飞禽名 《青 》、《老鸦》、《厮料》、《鹰鹄鵂鹞》。
- (26) 花 名 《石竹子》、《调狗》、《散水》。
- (27) 吃食名 《厨难偌》、《蘑菇菜》。
- (28) 佛 名 《成佛板》、《爷娘佛》。
- (29) 难字儿 《盘驴》、《害字》、《刘三》、《一板子》。
- (30) 酒下栓 《数酒》、《三元四子》。
- (31) 唱尾声 《孟姜女》、《遮盖了》、《诗头曲尾》、《虎皮袍》。
- (32) 猜 谜 《杜大伯》、《大黄》。
- (33) 和尚家门 《唐三藏》、《秃丑生》、《窗下僧》、《坐化》。

(34) 先生家门 《入口鬼》、《则要胡孙》、《大烧饼》、《清闲真道本》。

(35) 秀才家门 《大口赋》、《六十八头》、《拂袖便去》、《绍运图》、《十二月》、《胡说话》、《风魔赋》、《疗丁赋》、《牵著骆驼》、《看马胡孙》。

(36) 列良家门 《说卦篆》、《由命赋》、《混星图》、《柳簸箕》、《二十八宿》、《春从天上来》。

(37) 禾下家门 《万民快乐》、《咬的响》、《莫延》、《九斗一石》、《共牛》。

(38) 大夫家门 《三十六风》、《伤寒》、《合死汉》、《马屁勃》、《安排锹镢》、《三百六十骨节》、《便痢赋》。

(39) 卒子家门 《针儿线》、《甲仗库》、《军闹》、《阵败》。

(40) 良头家门 《方头赋》、《水龙吟》。

(41) 邦老家门 《脚言脚语》、《则是便是贼》。

(42) 都子家门 《后人收》、《桃李子》、《上一上》。

(43) 孤下家门 《朕闻上古》、《刁包待制》、《绢儿来》。

(44) 司吏家门 《罢笔赋》、《是故榜》。

(45) (件作)行家门 《一遍生活》。

(46) 撮徕家门 《受胎成气》。

(十一) 诸杂砌

《模石江》、《梅妃》、《浴佛》、《三教》、《姜武》、《救驾》、《赵娥娥》、《石妇吟》、《变猫》、《水母》、《玉环》、《走鹦哥》、《上料》、《瞎脚》、《易基》、《武则天》、《告子》、《拔蛇》、《鹿皮》、《新太公》、《黄巢》、《恰来》、《蛇师》、《没字碑》、《卧草》、《衲袄》、《封碑》、《锯周村》、《史弘肇》、《悬头梁上》。

上杂剧院本，共六百九十种，诸宫调词不在内，虽拴搐艳段中，有诸宫调目，然是院本之名，非诸宫调词体也。又打略拴搐内，共列四十九目，九成原书，颇有淆乱。如星象等名二十门，误列剧名内。著棋名、乐人名二目，列入赌扑名内。今已一一厘正。细按此目，虽诙奇万状，而其中分配，亦有端倪。如诸杂大小院本内，以孤名者十，孤为装官者（见《太和正音谱》）。以酸名者十一，金元间以秀才为细酸，又谓措大（见《少室山房笔丛》）。以旦名者七，旦为装女者，



元曲中有《切脍旦》、《货郎旦》，即本此格，凡此皆以角色名者也。又以爨名者二十一，盖出宋官本杂剧。《武林旧事》所载杂剧，以爨标目者颇多，金剧即依此例。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服诡异，令优人效之，此爨之原起也。又有说唱杂戏，混入其内，如《讲来年好》、《讲圣州序》、《讲道德经》等是也。至剧中事实，虽已久佚，而元剧中时有祖述之者，如《蔡消闲》一本，元李文蔚有《蔡萧闲醉写石州慢》，当从此出。案金蔡相松年，号萧闲老人，奉使高丽还，作此词赠伎（《明秀集》残本，未载此作，见杨朝英《阳春白雪》卷首），则是剧与戴善夫之《陶学士风光好》剧相类矣。又《芙蓉亭》一本，元王实甫有《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当从此出，今略存古本《西厢》校注中。又《蝴蝶梦》一本，元关汉卿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兰昌宫》一本，元庾天锡有《薛昭误入兰昌宫》。《十样锦》一本，元无名氏有《十样锦诸葛论功》。《杜甫游春》一本，元范康有《曲江池杜甫游春》。《鸳鸯简》一本，元白朴有《鸳鸯简墙头马上》。《月夜闻箏》一本，元郑光祖亦有此剧。《张生煮海》一本，元尚仲贤、李好古亦有此剧。《刘盼盼》一本，元关汉卿有《刘盼盼闹衡州》。《渰蓝桥》一本，元李直夫有《水渰蓝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凡此皆足考古今剧情之沿革也。若夫此等剧曲，概定为金人所作者，亦有数证。目中有《金皇圣德》一本，明为金人所作，一也。目中故事，关涉开封者颇多，开封为宋之东都，金之南都，《上皇院本》且勿论，他如郢王、蔡奴，汴京之人也；金明池、陈桥，汴京之地也。敷衍故事，必在事过未久之日，而又为当时人民所共知共见者，方足鼓动人心，故决为金人所作，二也。中如【水龙吟】、【双声叠韵】等牌，仅见董词，不见元曲，足证此等剧曲，在元曲之先，三也。第此等剧曲，今皆不传，无研究之法。今可见者，止诸宫调词，董解元《西厢》是也。

### 三 诸宫调

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碧鸡漫志》、《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皆载泽州孔三传，始作诸宫调古传，则其来已久矣。董词据《正音谱》，以为创作北曲，胡元瑞、焦理堂、施研北均有考订，讫不知为何体，实则诸宫调词而已。本书卷一【太平赚】词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此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此开卷自叙作词缘起，而自云在诸宫调，其证一也。元凌云翰《柘轩集》词，有【定风波】词赋《崔莺莺传》云：“翻残金旧日诸宫调本，才入时人听。”则金人所赋《西厢》词，自为诸宫调，其证二也。此书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所选者，大致相同。而元钟嗣成《录鬼簿》，于王伯成条下注云：“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王词既为诸宫调，则董词之为诸宫调，更无疑义，其证三也。其所以名诸宫调者，则由宋人所用大曲转踏，不过用一牌回环作之，其在同一宫调中甚

明，惟此编每宫调中多或十余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宫调，合若干宫调以咏一事，故谓之诸宫调。今列数词于下：

【黄钟出队子】最苦是离别，彼此心头难弃舍。莺莺哭得似痴呆，脸上啼痕多是血，有千种恩情何处说。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红娘心似铁，把莺莺扶上七香车。君瑞攀鞍空自撚，道得个冤家宁耐些。

【尾】马儿登程，坐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

【仙吕点绛唇】缠令美满生离，据鞍兀兀离肠痛。旧欢新宠，变作高唐梦。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西风送，戍楼寒重，初品梅花弄。

【瑞莲儿】衰草凄凄一径通，丹枫索索满林红。平生踪迹无定着，如断蓬。听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

【风吹荷叶】忆得枕鸳衾凤，今宵管半壁儿没用，触目凄凉千万种。见滴流流的红叶，浙零零的微雨，飒刺刺的西风。

【尾】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驮也驮不动。

【仙吕赏花时】落日平林噪晚鸦，风袖翩翩催瘦马，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瞥见个孤林端入画。篱落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花。

【尾】驼腰的柳树上有鱼槎，一竿风旆茅檐上挂。淡烟潇洒横锁着两三家。

以上八曲，已易三宫调，全书体例皆如是，故名诸宫调也。施国祁《礼耕堂丛说》云：“此本为海阳黄嘉惠刻，定为《董西厢》，分上下二卷，无出名关目，行间全载宫调、引子、尾声，率填乐府方言，不采类书故实，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传读本，与院伎刘丽华口授者不同。”余谓此书体格，固属诸宫调，实为北曲之开山，元词中所用词牌，如【仙吕点绛唇】、【越调斗鹤鹑】、【正宫端正好】，与此书全合，故《太和正音谱》谓解元始作北曲，亦非不经之论也。又诸宫调套数至短，最多不过七八曲，元剧套数，有多至十七八支者，顾每支止用一叠，如【点绛唇】、【斗鹤鹑】、【端正好】等，仅用上叠，而后叠换头不用，故诸宫调虽短，词牌则全，元剧虽长，而每牌止有其半，此又可见金元间词体之变矣。又董词中各调，较元曲略多。元词诸牌，董词中多有之，董词各牌，如【倬倬威】、【墙头花】、【渠神令】、【哈哈令】等，皆元人所不用。清代《九宫大成谱》，始采录入谱，然板式腔格。率多可疑，是北曲之不能完备，不在明嘉隆昆腔盛行以后，反在元人继述之不周，乃至解元各谱，无形消灭，迨康熙时欲掇拾坠绪，已难免杜撰之讥焉。凌廷堪作《燕乐考原》，先列董词，次及元曲，可云特识，惟不知元曲即出于董词，强分疆界，不可谓非贤者之过。至《正音谱》、《辍耕录》各宫曲数，仅就北剧厘订之，尤不知董词为何物矣。至

张、崔之事，谱入弦管，实不始于解元，宋赵令畴已有【商调蝶恋花】十章，取《会真记》逐段分配，略具搬演形式，但不如解元之作，自布局势，别造伟词也（案解元名号，今无可考，《辍耕录》谓金章宗时人，《西河词话》谓解元为金章宗学士，《正音谱》谓其仕元，初制北曲，皆未深考，不足为据。余谓解元之称，为金元人通称，凡读书应举者，皆以此呼之。如《鬼董五》卷末，有泰定丙寅临安钱孚跋云：“关解元之所传”，是汉卿亦称解元也。又王实甫《西厢》第一折云：“风魔了张解元”，是君瑞亦称解元也。此等称谓至多，如公子称衙内，夫人称院君，和尚称洁郎，盗贼称帮老，概为一时方言。不必狃于旧习，以乡举首列者为解元也）。

#### 四 元人杂剧

戏曲至元代，可为最盛时期，据《正音谱》卷首所录杂剧，共五百六十六本，钟嗣成《录鬼簿》所载，共四百五十八本，洋洋乎一代巨观也。第今人所见者，如臧晋叔《元曲选》百种外，日本西京大学《覆刊杂剧三十种》内，有十七种，为臧选本所未及，而臧选本中，亦有六种为明初人作（《儿女团圆》、《金安寿》、《城南柳》、《误入桃源》、《对玉梳》、《萧淑兰》），去之合百十有一种。再加《西厢》五剧，罗贯中《风云会》、费唐臣《赤壁赋》、杨梓《豫让吞炭》，实得一百十有九种，吾人研究元曲尽此矣。或已佚各种，他日得复行于世者，要亦不多耳。今将仅存各种，列目如下。

元人杂剧，就可见者列目如下。

关汉卿十三本：《西蜀梦》、《拜月亭》、《谢天香》、《金线池》、《望江亭》、《救风尘》、《单刀会》、《玉镜台》、《诈妮子》、《蝴蝶梦》、《窦娥冤》、《鲁斋郎》、《续西厢》。

高文秀三本：《双献功》、《范叔》、《遇上皇》。

郑廷玉五本：《楚昭王》、《后庭花》、《忍字记》、《看钱奴》、《崔府君》。

白朴二本：《梧桐雨》、《墙头马上》。

马致远六本：《青衫泪》、《岳阳楼》、《陈抟高卧》、《汉宫秋》、《荐福碑》、《任风子》。

李文蔚一本：《燕青博鱼》。

李直夫一本：《虎头牌》。

吴昌龄二本：《风花雪月》、《东坡梦》。

王实甫二本：《西厢记》（四本）、《丽春堂》。

武汉臣三本：《老生儿》、《玉壶春》、《生金阁》。

王仲文一本：《救孝子》。

李寿卿二本：《伍员吹箫》、《月明和尚》。

尚仲贤四本：《柳毅传书》、《三夺槊》、《气英布》、《尉迟恭》。

石君宝三本：《秋胡戏妻》、《曲江池》、《紫云庭》。

杨显之二本：《临江驿》、《酷寒亭》。

纪君祥一本：《赵氏孤儿》。

戴善甫一本：《风光好》。

李好古一本：《张生煮海》。

张国宾三本：《汗衫记》、《薛仁贵》、《罗李郎》。

石子章一本：《竹坞听琴》。

孟汉卿一本：《魔合罗》。

李行道一本：《灰阑记》。

王伯成一本：《贬夜郎》。

孙仲章一本：《勘头巾》。

康进之一本：《李逵负荆》。

岳伯川一本：《铁拐李》。

狄君厚一本：《介子推》。

孔文卿一本：《东窗事犯》。

张寿卿一本：《红梨花》。

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合作一本：《黄粱梦》。

宫天挺一本：《范张鸡黍》。

郑光祖四本：《伯梅香》、《周公摄政》、《王粲登楼》、《倩女离魂》。

金仁杰一本：《萧何追韩信》。

范康一本：《竹叶舟》。

曾瑞一本：《留鞋记》。

乔梦符三本：《玉箫女》、《扬州梦》、《金钱记》。

秦简夫二本：《东堂老》、《赵礼让肥》。

萧德祥一本：《杀狗劝夫》。

朱凯一本：《昊天塔》。

王晔一本：《桃花女》。

杨梓二本：《霍光鬼谏》、《豫让吞炭》。

李致远一本：《还牢末》。

杨景贤一本：《刘行首》。

罗贯中一本：《风云会》。

费唐臣一本：《赤壁赋》。

无名氏二十七本：《七里滩》、《博望烧屯》、《替杀妻》、《小张屠》、《陈州糴米》、《鸳鸯被》、《风魔蒯通》、《争报恩》、《来生债》、《硃砂担》、《合同文字》、《冻苏秦》、《小尉迟》、《神奴儿》、《谢金吾》、《马陵道》、《渔樵记》、《举案齐眉》、《梧桐叶》、《隔江斗智》、《盆儿鬼》、《百花亭》、《连环计》、《抱妆盒》、《货郎旦》、《碧桃花》、《冯玉兰》。

杂剧体格，与诸宫调异。诸宫调不分出目，此则通例四折，虽纪君祥之《赵氏孤儿》统计五折，张时起之《花月秋千记》统计六折，顾不多见也。诸宫调不分角目，总以一人弹唱，与后世评话略同，此则分末、旦、外、丑等诸目，而以末、旦为主，元人所谓旦、末双全是也。诸宫调无动作状态，此则分为三类：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白，纪歌唱者曰曲，是合歌舞言动而一之也，是剧曲之进境也。至论文字，则止有本色一家，无所谓词藻缤纷纂组缜密也。王实甫作《西厢》，以研炼浓丽为能，此是词中异军，非曲家出色当行之作。观其《丽春堂》剧【满庭芳】云：“这都是托赖着大人虎势，赢的他急难措手，打的他马不停蹄。”又云：“则你那赤瓦不刺强嘴，犹自说兵机。”【耍孩儿】云：“这泼徒怎敢将人戏，你托赖着谁人气力，睁开你那驴眼可便觑着阿谁，我便歹杀者波，是将相的苗裔，”（节录原曲）可云绝无文气，而气焰自不可及。即如《西厢》，亦不尽作绮语，如【四边静】云：“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凭着他举将除贼，消得个家缘过活。费了甚么，古那便结丝萝。休波，省人情的奶奶忒虑过，恐怕张罗。”【满庭芳】云：“你休要呆里撒奸。您待恩情美满，教我骨肉摧残。

他手拊着檀棍摩娑看。簾麻线怎过针关。直待教我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待去呵，消息儿踏着犯。待不去，教甜话儿热趱。教我左右作人难。”

（据古本，与通行金批本异）诸曲文字，亦非雅人吐属，顾亦令黠可喜。王元美以【挂金索】一支为佳，殊非公允（词云：“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钮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仍不脱七子高华之习，是故知元人以本色见长，方可追论流别也。当时擅此技者，以大都、东平及浙中最盛，其散处各行省者，又皆浮沉下僚不得志之士（见李中麓《小山小令序》）。而江西嘌唱，尤能变易故常，别创南北合套之格。繁声一启，词法大备，此其大较也。今更备论之。大抵元剧之盛，首推大都，自实甫继解元之后，创为研炼艳冶之词。而关汉卿以雄肆易其赤帙，所作《救风尘》、《玉镜台》、《谢天香》诸剧（见《元曲选》），类皆雄奇排奁，无搔头弄姿之态，东篱则以清俊开宗，《汉宫孤雁》臧晋叔以为元剧之冠，论其风格，卓尔大家；自是三家鼎盛，矜式群英。后起如王仲文、杨显之，并称瑜亮，《救孝子》、《临江驿》、《酷寒亭》（见《元曲选》），足使己斋俯首，实甫服膺。石子章《竹坞听琴》，颇得东篱神髓，而幽艳过之。真定一隅，作者至富。《天籁》一集，质有其文，“秋雨梧桐”实驾“碧云黄花”之上，盖亲炙遗山警效，斯咳唾不同流俗也。文蔚《博鱼》（李文蔚作曲十二种，为《张子房圯桥进履》、《汉武帝死哭李夫人》、《谢安东山高卧》、《蔡萧闲醉写石州慢》、《谢玄破苻坚》、《卢亭亭担水浇花旦》、《金水题红怨》、《秋夜芭蕉雨》、《燕青射雁》、《同乐院燕青博鱼》、《风月推车旦》、《濯锦江鱼雁传情》等名。今《燕青博鱼》见《元曲选》，余皆不传），摹绘市井，声色俱肖，尤非寻常词人所及。尚仲贤《柳毅》、《英布》二剧，状难状之境，亦非《蜃中楼》可比拟（尚仲贤作曲十种，为《陶渊明归去来辞》、《海神庙王魁负桂英》、《凤凰坡越娘背灯》、《洞庭湖柳毅传书》、《张生煮海》——非李好古本、《崔护谒浆》、《没兴花前秉烛旦》、《武成庙诸葛论功》、《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等名。今《柳毅传书》、《三夺槊》、《气英布》三种，见《元曲选》，余不传）。戴善甫《风光好》（善甫作曲五种，为《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关大王三捉红衣怪》、《伯俞泣杖》、《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等名。今仅存《风光好》），俊语翩翩，不亚实甫也。东平高氏，力追汉卿，毕生绝艺，雕绘梁山（高文秀，东平府学生，作曲三十四种，为《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敷衍刘耍和》、《黑旋风双献功》、《老郎君养子不及父》、《病樊哙打吕胥》、《黑旋风借尸还魂》、《刘先生襄阳会》、《禹王庙霸王举鼎》、《穷秀才双弃瓢》、《忠义士班超投笔》、《烟月门神诉冤》、《五凤楼潘安掷果》、《须贾大夫谗范叔》、《好酒赵元遇上皇》、《周瑜谒鲁肃》、《木叉行者锁水母》、《伍子胥弃子走樊城》、《豹子尚书谎秀才》、《豹子秀才不当差》、《豹子令史干请俸》、《太液池儿女并头莲》、《风月害夫人》、《相府门廉颇负荆》、《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御史台赵尧辞金》、《醉秀才戒酒论杜康》、《志公和尚开哑禅》、《宣帝问张敞画眉》、《双献头武松大报

仇》、《保成公竟赴浍池会》等名。今仅存《双献功》、《范叔》、《遇上皇》三种，余皆不传），享年不永，悼惜尤深，锲而不舍，并饬王、关矣。时起擅名，在《昭君出塞》一剧（张时起，字才英，东平府学生，居长芦，作曲四种，为《霸王垓下别虞姬》、《昭君出塞》、《赛花月秋千记》、《沉香太子劈华山》等名，今皆不传），其《垓下别姬》即为明人《千金》之本，其词散佚，无可评鹭，丹邱谓其“雁阵惊寒”，意者植基不厚欤。此外如顾仲清之《纪信》、《伏剑》（仲清作曲二种，为《荥阳城火烧纪信》，《陵母伏剑》等名。今不传），张寿卿之《诗酒红梨》（见《元曲选》），风格翩翩，皆东平之秀也。大名宫天挺（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卒于常州。作曲六种，为《严子陵钓鱼台》、《会稽山越王尝胆》、《死生交范张鸡黍》、《济饥民汲黯开仓》、《宋仁宗御览托公书》、《宋上皇御赏凤凰楼》等名。今仅存《范张鸡黍》，见《元曲选》），襄陵郑光祖（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作曲十九种，为《李太白醉写秦楼月》，《丑齐后无盐破连环》、《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放太甲伊尹扶汤》、《三落水鬼泛采莲船》，《秦赵高指鹿为马》、《偁梅香翰林风月》、《崔怀宝月夜闻筝》、《醉思乡王粲登楼》、《周公辅成王摄政》、《王太后摔印哭孺子》、《迷青琐倩女离魂》、《虎牢关三战吕布》、《齐景公哭晏婴》、《谢阿蛮梨园乐府》、《周亚夫细柳营》、《紫云娘》、《哭孙子》、《钟离春智勇定齐》等名。今仅存《偁梅香》、《王粲登楼》、《倩女离魂》三种，余不传），名播省台，声振闺闼，或以豪迈相高，或以俳谐玩世，要皆不越三家范围焉。至江州沈和，作《潇湘八景》、《欢喜冤家》，以南北词合腔，极为工巧（和字和甫，杭州人，后徙江州。作曲六种，为《祈甘雨货郎朱蛇记》、《徐驸马乐昌分镜记》、《郑玉娥燕山逢故人》、《闹法场郭兴何杨》、《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名，今皆不传）。参军代面，蛮子关卿，开后代传奇之先，结金元剧曲之局，可谓不随风气，自辟蹊径者矣。浙中词学，夙称彬彬，一时名家，指不胜数。金志甫《西湖梦》（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授建康棗宁务官。作曲七种，为《蔡琰还朝》、《秦太师东窗事犯》——非孔文卿作，《周公旦抱子设朝》、《萧何月夜追韩信》、《长孙皇后鼎镬谏》、《玉津园智斩韩太师》、《苏东坡夜宴西湖梦》等名。今皆不传），范子安《竹叶舟》（范康字子安，杭人。作曲二种，为《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曲江池杜甫游春》等名。今仅存《竹叶舟》）。陈存甫《锦堂风月》（陈以仁字存甫，作曲二种，为《十八骑误入长安》、《锦堂风月》等名。今不传），皆脍炙人口也。而鲍天祐《史鱼尸谏》，流播诸路，腾誉宫廷，尤极文人之荣遇（天祐字吉甫，杭人，昆山州吏。作曲七种，为《王妙妙死哭秦少游》、《史鱼尸谏卫灵公》、《忠义士班超投笔》、《贪财汉为富不仁》、《摘星楼比干剖腹》、《英雄士杨震辞金》、《汉丞相宋弘不谐》等名。而《史鱼尸谏》，尤盛传于世，周定王《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齋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其盛可思也。今皆不传）。王日华《桃花女》、《卧龙冈》、《双买花》，亦怪谲可诵（日华三种惟《桃花女》尚存，见《元曲选》）。人文蔚起，他方莫逮焉。流寓中，如乔梦符（乔吉字梦符，

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居杭州太乙宫前。作曲十一种，为《怨风月娇云认玉钗》、《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玉箫女两世姻缘》、《死生交托妻寄子》、《马光祖勘风尘》、《荆公遣妾》、《唐明皇御断金钱记》、《节妇牌》、《贤孝妇》、《九龙庙》、《燕乐毅黄金台》等名。今惟《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见《元曲选》，余不传）、曾瑞卿（曾瑞字瑞卿，大兴人，寓杭州。有《才子佳人误元宵》一剧，颇负盛名，见《元曲选》，又名《留鞋记》）等，又皆一时彦士，雍容坛坫，啸傲湖山，极裙屐之胜概矣。尝谓元人剧词，约分三类：恣豪放者学关卿，工锻炼者宗实甫，尚轻俊者号东篱一代才彦，绝少达官，斯见人民之崇尚，迥非台阁文章以颂扬藻绘者可比也。因疏论如此。至其剧词，世皆见之。故不赘云。

## 五 元人散曲

元人散曲，作者至多，其词清新俊逸，与唐诗宋词可以鼎足。其有别集可考者，略纪如下。

张养浩：《云庄乐府》。曾瑞：《诗酒余音》。吴中立：《本道斋乐府小稿》。吴弘道：《金缕新声》。钱霖：《醉边余兴》。顾德润：《九山乐府》。朱凯：《升平乐府》。周月湖：《月湖今乐府》。沈子厚：《沈氏今乐府》。张可久：《北曲联乐府》、《吴盐》、《苏堤渔唱》、《小山小令》。乔吉：《惺惺道人乐府》、《梦符小令》、《文湖州集词》。汪元亨：《小隐余音》、《云林清赏》。耶律铸：《双溪醉隐乐府》。郑杓次：《夹漈余声乐府》。冯华：《乐府》。沈禧：《竹窗乐府》。

至元人所编散曲总集，远不如明人之多，第就闻见所及，亦略记之。

《南北宫词》、《中州元气》、《仙音妙选》、《曲海》、《百一选曲》、《乐府群珠》、《乐府群玉》、《自然集》、杨朝英《太平乐府》、《阳春白雪》。

元人乐府，盛称关、马、郑、白，其次为酸、甜乐府，而乔梦符、张小山、杨西庵辈，亦戛戛独造，洵文学界之奇观也。关、郑二家，以剧曲著，不以散曲名，兹不论。马致远小令，以【天净沙】为最，词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明人辄喜摹此词，而终无佳者，于此见元人力厚。其套曲以《秋思》为最，词云：“【夜行船】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也，晋也。【落梅风】天教富，莫太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风入松】眼



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任装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离亭宴带歇指煞】蛩吟罢一枕才宁贴，鸡鸣后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属付俺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秋思》一套，则直似长歌矣。且通篇无重韵，尤较作诗为难。周德清评为元词之冠，洵定论也。白有《天籁集》，诗词皆佳，末附《摭遗》一卷，皆北词。首录【恼杀人】一套，盖赋双渐、苏小卿事，元人常有之，第白作拙朴，雅近董词，与东篱异矣。词云：“【恼杀人】又是红轮西堕，残霞万顷银波。江上晚景寒烟，雾蒙蒙，雨细细，阻隔离人萧索。

【幺篇】宋玉悲秋愁闷，江淹梦笔寂寞。人间岂无成与破。想别离情绪，世界里只有俺一个。【伊州遍】为忆小卿，牵肠割肚，凄惶悄然无底末。受尽平生苦，天涯海角，身心无着归个。恨冯魁趋恩夺爱，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剜地吃耽阁。禁不过，更那堪晚来，暮云深锁。【幺篇】故人杳杳，长江风送，胡笳唳声韵聒。一轮皓月朗，几处鸣榔，时复唱和渔歌。转无那，沙汀蓼岸，渔灯相照如梭。古渡停画舸，无语泪珠堕。呼仆隶，指泼水手，在意扶舵。【尾】兰舟定把芦花过，橹声省可里高声和。恐惊散宿鸳鸯，两分飞也似我。”此等词绝非明人所能办。至《酸甜乐府》，乃贯酸斋与徐甜斋作也。酸斋畏吾人，为阿里海涯之孙，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氏，自名小云石海涯。甜斋名飴，扬州人。二家并以乐府著名，故有“酸甜乐府”之号。时阿里西瑛新筑别业，名懒云窝，亦善曲词。尝作【殿前欢】云：“懒云窝，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得清闲尽快活。日月似撚梭过，富贵比花开落。青春去也，不乐如何？”酸斋和之云：“懒云窝，阳台谁与送姮娥？蟾光一任来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团坐，尽万里鹏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又和云：“懒云窝，云窝客至欲如何？懒云窝里和云卧，打会磨陀。想人生待怎么，贵比我争些大，富比我争些个。呵呵笑我，我笑呵呵。”又和云：“懒云窝，懒云窝里客来多。客来时伴我闲些个，酒灶茶锅。且停怀听我歌，醒时节披衣坐。醉后也和衣卧。兴来时玉箫绿绮，问甚么天籁云和。”颇超妙可诵。甜斋词亦佳，如【折桂令】咏玉莲云：“荆山一片玲珑。分付冯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琼衣露重，粉面冰融。知造化私加密宠，为风流洗尽娇红。月对芙蓉，人在帘栊。太华朝云，太液秋风。”又《题情》云：“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正镂心刻骨之作，直开玉茗、粲花一派矣。又有【水仙子】二首，一咏《佳人钉鞋》，一咏《红指甲》，亦佳。《钉鞋》云：“金莲脱瓣载云轻，红叶香浮带雨行。渍春泥印在苍台径，三寸中数点星。玉玲珑环珮交鸣，溅越女红裙湿，沁湘妃罗袜冷，点寒波小小蜻蜓。”《红指甲》云：“落花飞上笋芽尖，宫叶犹将冰筋粘，抵牙关越显得樱唇艳。怕阳春不卷帘，捧菱花红印妆奁。雪藕丝霞十缕，镂枣斑血半点，掐刘郎春在纤纤。”语语俊，字

字艳，直可压倒群英矣。乔梦符（字里见前）博学多能，以乐府称重于时，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终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串，意思清新。能若是始可言乐府矣。”尝记其咏竹衫词：“【红绣鞋】并刀翦龙须为寸，玉丝穿龟背成文，襟袖清凉不染尘。汗香晴带雨，肩瘦冷搜云，是玲珑剔透人。”又咏香茶词：“【卖花声】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凤团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这孩儿那些风韵。”又【天净沙】云：“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诸作秀丽，无愧大家。若张可久则用全力于散曲，生平未作一剧，不屑戾家生活也。所作小令至多，美不胜收，录【一半儿】数首，藉见一斑云。《秋日宫词》云：“花边娇月静妆楼，叶底沧波冷翠沟，池上好风闲御舟。可怜秋，一半儿芙蓉一半儿柳。”又云：“数层秋树隔雕檐，万朵晴云拥玉蟾，几缕夜香穿褥帘。等潜潜，一半儿开门一半儿掩。”又酬耿子春海棠词云：“海棠香雨污吟袍，薜荔空墙闲酒瓢。杨柳晓风凉野桥。放诗豪，一半儿行书一半儿草。”又云：“梅枝横翠暮寒生，花淡纱窗残月明，人倚画楼羌笛声。恼诗情，一半儿清香一半儿影。”小山词佳处，约可见矣。杨西庵名果，词无专集，散见《阳春白雪》及各家选本者甚富。今录《春情》一套。词云：“【赏花时】花点苍苔绣不匀，莺唤杨枝语未真，帘外絮纷纷。日长人困，风暖兽烟喷。【么篇】一自檀郎共锦茵，再不会暗掷金钱卜远人。香脸笑生春。旧时衣袂，宽放出二三分。【赚煞】调养就旧精神，妆点出娇风韵，将息好护春纤一双玉笋。拂绰了香冷妆奁宝镜尘，舒展开系东风两叶眉颦。晓妆新高绾起乌云，再不管暖日珠帘鹊噪频。从今后鸦鸣不嗔，灯花休问，一任他子规声啼破海棠魂。”此套语语柔媚，可与《两世姻缘》、《萧淑兰》等剧媲美。他作亦相称。元人套数，见诸总集者，不下数百家，取其著者论之而已。

## 卷 中

### 一 明总论

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其制度虽定于瞽宗，而风尚实成于社会。天然之文，反胜于乐官之造作，故尼山正乐，雅颂始得所，而国风则不烦厘定。即后世飨祀符瑞歌功颂德之作，亦每视为官样文章，不如闾巷琐碎，儿女尔汝之争相传述。由斯以例列代乐府之真际，于周代则属风骚，于汉则属古诗，于晋唐则属房中、竹枝、子夜、边调等，于两宋则属诗余，于金元则属杂剧。其作者每多不知谁何之人，而流传特甚，若其摹赓扬而仿咸英者，徒为一时粉饰，供儒生之考订而已。盖与社会之风尚性情绝不相入，不合于天然之乐，即不能为乐府之代表也。有明承金元之余波，而寻常文字，尤易触忌讳，故有心之士，寓志于曲，则诚《琵琶》，曾见赏于太祖，亦足为风气之先导。虽南北异宜，时有凿枘，而久则同化，遂能以欧、晏、秦、柳之俊雅，与关、马、乔、郑之雄奇相调剂，扩而充之，乃成一代特殊之乐章，即为一代特殊之文学。当时作者虽多，以实甫、则诚二家为宗，而制腔尚留本色，不尽藻饰词华，立意能关身世，不独铺张故实，以较北部之音，似有积薪之势焉。大抵开国之初，半沿元季余习，其后南剧日盛，家伶点拍，踵事增华，作家辈出，一洗古鲁兀刺之风，于是海内向风遂得与古法部相骖靳，此一时也。潞川杨康惠公梓在元时，得贯云石之传，尝作《豫让》、《霍光》、《尉迟敬德》诸剧（见前），流传宇内，与中原弦索抗行。而长子国材，复与鲜于去矜交游，以乐府世其家，总得南声之秘奥，别创新声，号为海盐调，西江两京间翕然和之，此一时也。嘉隆间，太仓魏良辅、昆山梁辰鱼，以善讴名天下。良辅探讨声韵，坐卧一小楼者几二十年，考订《琵琶》板式，造水磨调，辰鱼作《浣纱记》付之，流丽稳协，远出弋阳、海盐旧调之上，历世三百，莫不俯首倾耳，奉为雅乐，此犹宋代嘌唱家，就旧声而加以泛艳者也，此又一时也。若夫论列词品，派别至繁，粗就管窥，述之于后。

### 二 明人杂剧

明人杂剧至多。苦无详备总目。今就近世可得见者录之，得若干种，列下。

宁献王今皆失传。

周宪王二十五本：《天香圃》、《十美人》、《兰红叶》、《义勇辞金》、《小桃红》、《乔断鬼》、《豹子和尚》、《庆朔堂》、《桃源景》、《复落娼》、《仙官庆会》、《得驺虞》、《仗义疏财》、《半夜朝元》、《辰勾月》、《悟真如》、《牡丹仙》、《踏雪寻梅》、《曲江池》、《继母大贤》、《团圆梦》、《香囊怨》、《常椿寿》、《献赋题桥》、《苦海回头》。

王子一一本：《误入桃源》。

谷子敬一本：《城南柳》。

贾仲名三本：《金童玉女》、《对玉梳》、《萧淑兰》。

杨文奎一本：《儿女团圆》。

王九思二本：《沽酒游春》、《中山狼》。

康海一本：《中山狼》。

徐渭五本：《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歌代啸》。

梁辰鱼一本：《红线女》。

汪道昆四本：《远山戏》、《高唐梦》、《洛水悲》、《五湖游》。

冯惟敏二本：《不伏老》、《僧尼共犯》。

陈与郊三本：《昭君出塞》、《文姬入塞》、《义犬记》。

梅鼎祚一本：《昆仑奴》。

王衡二本：《郁轮袍》、《真傀儡》。

许潮八本：《武陵春》、《兰亭会》、《写风情》、《午日吟》、《南楼月》、《赤壁游》、《龙山宴》、《同甲会》。

叶宪祖九本：《北邙说法》、《团花凤》、《易水寒》、《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盒》、《素梅玉蟾》、《使酒骂座》、《寒衣记》。

沈自征三本：《鞭歌伎》、《簪花髻》、《霸亭秋》。

凌初成一本：《虬髯翁》。

徐元晖二本：《有情痴》、《脱囊颖》。

汪廷讷一本：《广陵月》。

孟称舜二本：《桃花人面》、《死里逃生》。

卓人月一本：《花舫缘》。

王应遴一本：《逍遥游》。

陈汝元一本：《红莲债》。

祁元儒一本：《错转轮》。

车任远一本：《蕉鹿梦》。

徐复祚一本：《一文钱》。

徐士俊二本：《络水丝》、《春波影》。

王淡翁一本：《樱桃园》。

来集之三本：《碧纱》、《红纱》、《挑灯剧》。

王夫之一本：《龙舟会》。

叶小纨一本：《鸳鸯梦》。

僧湛然二本：《曲江春》、《鱼儿佛》。

蘅芜室一本：《再生缘》。

竹痴居士一本：《齐东绝倒》。

吴中情奴一本：《相思谱》。

共九十六种，皆今世所可见者，若余所未知，而世有藏弃者，当亦不少，闻见有限，不敢增饰也。明人杂剧，与元剧相异处，颇有数端。元剧多四折，明则不拘，如徐渭《四声猿》、沈自晋《秋风三叠》，则每种一折者，王衡《郁轮袍》、孟称舜《桃花人面》，多至七折、五折者，是折数不定也。元剧多一人独唱，明则不守此例，如《花舫缘》第三折是旦唱，《春渡影》第二折杨夫人唱，第四折老尼唱，是唱角亦不定也。元剧多用北词，明人尽多南曲，如汪道昆《高唐梦》、来集之《挑灯剧》皆是，是南北词亦可通用也。至就文字论，大抵元词以拙朴胜，明则研丽矣。元剧排场至劣，明则有次第矣，然而苍莽雄宕之气，则明人远不及元，此亦文学上自然之趋向也。今略述之。

周宪王诸剧，余得见者有二十五本，已见前目。而二十五本中，尤以《献赋题桥》暨《烟花梦》为佳。《献赋题桥》中，如首折【煞尾】云：“莫不是月神乖，又不是花妖圣，元来是此处湘妃显灵，怎生得宋玉多才作赋成？静巉巉，悄悄冥冥，

支楞楞，风轧窗櫺。他那里卧看牵牛织女星，一会儿步香阶暗行，一会儿凭危栏独听。只落个曲终江上数峰青。”第二折【梁州】云：“到今日可意种新婚燕尔，一回价上心来往事成空。穷则穷落一觉团圆梦，我和你知心可腹，百纵千容，声声相应，步步相从，赤紧地与才郎两意相浓。想天仙三事相同：恰便似行云雨阳台梦神女和谐，赠玉杵蓝桥驿娇娥眷宠，泛桃花天台山仙子相逢。想俺心中意中，当日个未曾相许情先动，到如今遂于飞效鸾凤，抵多少翠袖殷勤捧玉钟，到今日百事从容。”此二词松秀绝伦，不让《钗梅香》矣。余佳处尽多，不赘。

明初十六家者，王子一、刘东生、王文昌、谷子敬、蓝楚芳、陈克明、李唐宾、穆仲义、汤舜民、贾仲名、杨景言、苏复之、杨彦华、杨文奎、夏均政、唐以初也。其中有撰述可称者，王子一有《误入桃源》、《海棠风》、《楚阳台》、《莺燕蜂蝶》四种，刘东生有《娇红记》、《世间配偶》二种，谷子敬有《城南柳》、《枕中记》、《闹阴司》三种，汤舜民有《娇红记》、《风月瑞仙亭》二种，杨景言有《风月海棠亭》、《生死夫妻》二种，苏复之有《金印记》一种（入传奇部），贾仲名有《金童玉女》、《对玉梳》、《萧淑兰》、《升仙梦》四种，杨文奎有《翠红乡》、《王魁不负心》、《封鸾遇上元》、《玉盒记》四种，他人仅见散曲而已。此二十三种中，惟《误入桃源》、《城南柳》、《金童玉女》、《对玉梳》、《萧淑兰》、《翠红乡》六种，见《元曲选》，《金印记》一本，有明人传刻本，余则亡佚矣。

王九思《沽酒游春》、《中山狼》二剧，名溢四海。《中山狼》仅一折，远逊康德涵。《杜甫游春》则力诋李西涯。王元美谓声价不在汉卿、东篱之下，固为溢美，实则词尚蕴蓄，非肆意诋諆，亦有足多者。

康对山《中山狼》一剧，为李献吉而发。牧斋《列朝诗集》云：“正德初，逆瑾恨李献吉代韩尚书草疏，系诏狱，必欲杀之。献吉狱急，出片纸曰：‘对山救我。’秦人皆言瑾恨不能致德涵，德涵往，献吉可生也。德涵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谒瑾，瑾大喜，盛称德涵真状元，为关中增光。德涵曰：‘海何足言，今关中自有三才，古今稀少。’瑾惊问曰：‘何也？’德涵曰：‘老先生之功业，张尚书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李梦阳耶？应杀无赦。’德涵曰：应则应矣，杀之关中少一才矣。’欢饮而罢。明日瑾奏上赦李。瑾遂欲超拜吏部侍郎，德涵力辞之，乃寝。……瑾败，坐落职为民。”此剧盖为李发也，东郭先生自谓也，狼谓献吉也。其词独攄淡宕，一洗绮靡，如【混江龙】云：“堪笑他谋王图霸，那些个飘零四海便为家。万言书随身衣食，三寸舌本分生涯。谁弱谁强排蚁阵，争甜争苦闹蜂衙。但逢着称孤道寡，尽教他弄鬼抟沙。那里肯同群鸟兽，说甚么吾岂瓠瓜。有几个东的就西的凑，千欢万喜有几个朝的奔暮的走，短叹长呀。命穷时，镇日价河头卖水。运来时，一朝的锦上添花。您便是守寒酸枉饿杀断筒走枯鱼，俺只待向西风恰消受长途敲瘦马。些儿撑达，恁地波查。”【新水令】云：“看半林黄叶暮云低，碧澄澄小桥流水，柴门无犬吠，古树有乌啼。茅舍疏篱，这是个上八洞闲天地。”【得胜令】云：“光灿灿匕首

雪花吹，软哈哈力怯手难提。俺笑他今日里真狼狈，悔从前怎噬脐。须知，跳不出丈人行牢笼计。还疑，也是俺先生的命运低。”【沽美酒】云：“休道是这贪狼反面皮，俺只怕尽世里把心亏，少甚么短箭难防暗里随。把恩情翻成仇敌，只落得自伤悲。”【太平令】云：“怪不得那私恩小惠，却教人便唱叫扬疾。若没有天公算计，险些儿被么魔得意。俺只索含悲忍气，从今后见机，莫痴。哎呀，把这负心的中山狼做个旁州例。”诸首皆戛戛独造，余甚称之。

徐文长《四声猿》中《女状元》剧，独以南词作剧，破杂剧定格，自是以后，南剧孳乳矣。其词初出，汤临川目为词坛飞将，同时词家史叔考槃、王伯良骥德辈，莫不俯首。今读之，犹自光芒万丈，顾与临川之研丽工巧不同，宜其并擅千古也。王定柱云：“青藤佐胡梅林幕，平巨寇徐海，功由海妾翠翘。海平，翠翘矢志死。又青藤以私愤，嗾梅林戮某寺僧，后颇为厉。又青藤继室张，美而才，以狂疾手杀之。既寤痛悔，为作《罗鞋四钩词》。故《红莲》忤僧冤也，《木兰》吊翠翘也，《女状元》悼张也，《狂鼓史》为自己写生耳。”余谓文人作词，不过直抒胸臆，未必影射谁某，琐琐附会，殊无谓也。文长词精警豪迈，如词中之稼轩、龙洲。如《狂鼓史》【寄生草】云：“仗威风只自假，进官爵不由他。一个女孩儿竟坐中宫驾，骑中郎直做了王侯霸。铜雀台直把那云烟架，僭车骑直接到朝廷胯。在当时险夺了玉皇尊，到如今还使得阎罗怕。”《翠乡梦》【折桂令】云：“这一个光葫芦按倒红妆，似两扇木木枕，一付磨磨浆。少不得磨来浆往，自然的枕紧糠忙，可不挣断了猿缰，保不定龙降。火烧的倩金刚加大担芒硝，水忤的请饿鬼来监着厨房。”《雌木兰》【混江龙】云：“军书十卷，书书卷卷把俺爷来填。他年华已老，衰病多缠。想当初搭箭追雕飞白羽，今日呵扶藜看雁数青天。呼鸡喂狗，守堡看田。调鹰手软，打兔腰拳。提携咱姊妹，梳掠咱丫环。见对镜添妆开口笑，听提刀厮杀把眉攒。长嗟叹，道两口儿北邙近也，女孩儿东坦萧然。”又【尾声】云：“我做女儿则十七岁，做男儿倒十二年。经过了万千瞧，那一个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此数首皆不拾人牙慧，临川所谓此牛有万夫之禀是也（《女状元》【北江儿水】四支，《翠乡梦》【收江南】一支，亦佳，限于篇幅，不赘）。

梁伯龙以南词负盛名，北剧亦擅胜场。《红线》一剧，宾白科段，纯为南态，所异者止用北词耳。盖白语用骈俪，实不宜于北词。《西厢·酬韵》折白文“料得春宵”云云，系用解元旧语，弹词固应尔，不可借实甫文过也。惟曲文才华藻艳，亦一时之选。如【油葫芦】云：“万里潼关一夜呼，走的来君王没处宿。唬得那杨家姐姐两眉蹙，古佛堂西畔坟前土，马嵬驿南下川中路，方才想匡君的张九龄，误国的李林甫。雨铃空响人何处？只落得渺渺独愁余。”【天下乐】云：“想四海分崩白骨枯，萧疏短创孤。拟何年尽将贼子诛。笑荆轲西入秦，羡专诸东入吴。那时节方显得女娘行的心性卤。”此二首英英露爽，颇合女侠身分。

沈君庸《秋风三叠》，篇幅充畅，明剧中最为上乘。君庸为词隐先生之姪，狂游边徼，意欲有所建树，卒偃蹇以终，牢骚幽怨，悉发诸词。余最爱《杜默哭庙》

一折，较西堂《钧天乐》胜矣。中有【六么序】一支，以项羽战绩，比拟文章，极诡譎可喜。词云：“破题儿是巨鹿初交，大股是彭城一着，不惑宋义之邪说，真叫做真写心苗，不寄篱巢。看他破王离时，墨落烟飘，声震云霄，心折目摇，魄吓魂消，那众诸侯一个个躬身请教。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一篇篇夺锦标。日不移影，连斩汉将数十，不弱如倚马挥毫，横槊推敲，涂抹尽千古英豪。那区区樊哙，何足道哉！一个透关节莽樊哙来巡绰，吓得他屁滚烟逃。甫能够主了纵横约，大古里军称儒将，笔重文豪。”此等词后生读之，可悟作文之法。

来集之《秃碧纱》剧，以《饭后钟》为佳。《挑灯》剧则取小青“冷雨幽窗”之句，为之敷衍，较《风流院》胜。中有【商调十二红】，颇韵。

叶小纨《鸳鸯梦》，寄情棣萼，词亦楚楚。惟笔力略孱弱，一望而知女子翰墨，第颇工雅。上论列者取其最著者，不欲详也。

以上杂剧。

### 三 明人传奇

明人传奇，多不胜纪，余篋中所有，不下二百余种。诸家目录，互有详略，分择要录入，俾学者可得观览焉。

高明一本：《琵琶》。

施惠一本：《幽闺》。

宁献王一本：《荆钗》。

徐 一本：《杀狗》。

邵弘治一本：《香囊》。

苏复之一本：《金印》。

王济一本：《连环》。

姚茂良一本：《精忠》。

沈采一本：《千金》。

王世贞一本：《鸣凤》。

梁辰鱼一本：《浣纱》。



郑若庸一本：《玉玦》。

薛近兗一本：《绣襦》。

沈璟一本：《义侠》（璟作传奇至多，大半亡佚，故录其一。凡余书所录者，皆近日坊间所有也）。

汤显祖四本：《紫钗》、《还魂》、《南柯》、《邯郸》。

梅鼎祚一本：《玉合》。

陆采三本：《明珠》、《怀香》、《南西厢》。

李日华一本：《南西厢》。

周朝俊一本：《红梅》。

张凤翼二本：《红拂》、《灌园》。

汪廷讷一本：《狮吼》。

冯梦龙二本：《双雄》、《万事足》。

沈鲸一本：《双珠》。

孙仁孺二本：《东郭》、《醉乡》。

徐复祚一本：《红梨》。

高濂一本：《玉簪》。

阮大铖四本：《双金榜》、《牟尼合》、《燕子笺》、《春灯谜》。

吴炳五本：《疗妒羹》、《西园》、《画中人》、《绿牡丹》、《情邮》。

共四十三种，传奇中佳者尽此矣。郁蓝生所品，种数虽富，颇杂下驷。就其自序观之，窃比于诗中钟嵘，画中谢赫，书中庾肩吾，顾其持论，雅多可议焉。若夫作家流别，约分四端。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憇拙素。自《香囊》、《连环》出，而作者乃尚词藻。自玉茗“四梦”以北词之法作南词，而偏越规矩者多。自词隐诸传，以俚俗之语求合律，而打油钉较者众。于是矫拙素之弊者用骈语，革辞采之繁者尚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复工于琢词者，吴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吴江之法，而复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夫词曲之道，俨同乐府，而雕绩物情，模拟人理，极宇宙之变态，为文章之奇观。本不以俚鄙为讳也。《香囊》以文人藻采为之，遂滥觞而有文字家一体。及《玉合》、《玉玦》诸作，益工修词，本质几掩。抑知曲以模写人事为尚，所贵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绘，即蔽本来，面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亦不能偏废矣。今复备论之。

《琵琶》尚矣，《荆》、《刘》、《拜》、《杀》，固世所谓四大传奇也。而《白兔》、《杀狗》，俚鄙腐俗，读者至不能终卷。虽此事所尚，不在词华，而庸俗才弱，终不可以古拙二字文过也。正统间，邱文庄以大老名儒，愜志乐律，所作《五伦全备》、《投笔》、《举鼎》、《香囊》等记，虽迂叟之谰言，实盛世之鼓吹。惟青衿城阙，既放佚于少年，而白紵管弦，欲弥缝于晚岁（文庄曾作《钟情丽集》，记少年事，晚岁悔之，因作《五伦》），伯玉寡过，殊苦未能矣。邵氏《香囊》、雨舟《连环》工于涂泽，非作者之极则也，而好之者珍若璠玕，转相摹效。郑若庸之《玉玦》、梅鼎祚之《玉合》喜以骈语入科介，伯龙《浣纱》、天池《明珠》至通本皆作俚语，斯又变之极者矣（伯龙《江东白苧》内，有补陆天池《明珠》一折，所有白文亦全用骈句）。《琵琶》、《拜月》，古今咸推圣手也。则诚以本色长，而未尝不工藻饰（记中《赏荷》、《赏秋》，亦多绮语，不尚白描，惟末后八折，为朱教谕所补，词不称矣）。君美以质朴著誉，而间亦伤于庸俗（君美此记为后人纂杂，殊失旧观，《拜月》一折，亦全袭汉卿原文，故魏良辅不为点板）。是以学则诚易失之腐，学君美易失之粗。寿陵学步，腾笑万夫。而献王《荆钗》，且直摩则诚之垒，出词鄙俗，亦十倍于永嘉。继之者涅川《双珠》、弇州《鸣凤》、叔回《八义》、遭行《青衫》（均见《六十种曲》），肤浅庸劣，皆学则诚之失也。《幽闺》嗣法，作家不多。槎仙《蕉帕》、夷玉《红梅》俊词翩翩，雅负出蓝之誉矣。吴江诸传，独知守法（沈璟，字宁庵，吴江人，作曲十七种，仅存《义侠》一种），《红蕖》一记，足继高、施。其余诸作，颇伤拙直，虽持法至严，而措词殊凡下。临川天才，不甘羁勒，异葩耀采，争巧天孙。而诘屈聱牙，歌者咋舌（汤显祖字义仍，临川人，作曲五种）。吴江尝云：“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托吕玉绳以致临川。临川不怪，复书玉绳曰：“彼乌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世所谓临川近狂，吴江近狷，自是定论。惟宁庵定法，可以力学求之，若士修词，不可勉强，企及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此之谓也。于是为两家之调人者，如吴石渠之《梨花五种》（吴炳字石渠，宜兴人，作曲五种，已见前目），孟称舜之《娇红》、《节义》（孟字子若，会稽人，有《娇红记》、《桃花人面》剧），此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也。自词隐作谱，海内承风，衣钵相传，不失矩度者，如吕勤之《烟鬟阁》十种（吕天成字勤之，会稽人，自号郁蓝生。著有《神女》、《金合》、《戒珠》、《神镜》、《三星》、《双栖》、《双阁》、《四相》、《四元》、《二淫》、《神剑》，十一种，皆不传），卜大荒之《乞麾》、《冬青》（卜世臣，字大荒，秀水人），王伯良之《男后》、《题红》（王骥德字伯良，会稽人，有《曲律》四卷及《男王后》剧，《题红记》传奇），范文若之《鸳鸯》、《花梦》（文若字香令，号荀鸭，自称吴侬，松江人。有《花筵赚》、《鸳鸯棒》、《倩画姻》、《勘皮靴》、《梦花酣》、《花眉旦》、《雌雄旦》、《金明池》、《欢喜冤家》九种），皆承词隐之法。而大荒《冬青》，终帙不用上去叠字，勤之《神剑》、《二淫》等记，并转折科介，亦效吴江，其境益苦矣，此又以宁庵之律，学若士之词也。他若冯犹龙之《双雄》、《万事》（犹龙字子犹，吴县人。尝取旧曲删

改。成《墨憨斋十四种》。又作《双雄记》、《万事足》二种），史叔考之《梦磊》、《合纱》（叔考名槃，会稽人。有《双丸》、《双梅》、《挛瓿》、《梦磊》、《合纱》等十种），徐复祚之《红梨》、《宵光》（复祚字阳初，常熟人。有《一文钱》、《红梨记》、《宵光剑》、《梧桐雨》四种），沈孚中之《绡春》、《息宰》（沈嵎字孚中，钱塘人。有《绡春园》、《息宰河》二种），协律修辞，并臻美善，而词藻艳发，更推孚中，斯又非前人所及矣。有明曲家，作者至多，而条别家数，实不出吴江、临川、昆山三家。惟昆山一席，不尚文字，伯龙好游，家居绝少，吴中绝技，仅在歌伶。斯由太仓传宗（太仓魏良辅，曾订《曲律》，歌者皆宗之，吴江徐大椿，为再传弟子），故工艺独冠一世。中秋虎阜，斗韵流芬（吴中歌者，每逢中秋，必至虎阜献伎。见张宗子《陶庵梦忆》、沈宠绥《度曲须知》），沿至清初，此风未泯，亦足见一时之好尚，不独关于吴下掌故也。今就流传最著者，述之如下：

《琵琶》：中郎入赘牛府事，王凤洲极力申辩，固属无谓，惟所引《说郛》中唐人小说，最为可据。谓牛相国僧孺之子繁，与同郡蔡生，邂逅文字变，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赵处，能卑顺自将，蔡仕至节度副使。记中情节本此。此书与《西厢》齐名，而世多好《西厢》者，凡词章性质，多崇美而略善，孝弟之言，固不敌儿女喁喁之动人。实甫词藻，组织欧、柳，五光十色，眩人心目。则诚出以拙朴，自不免相形见绌，独明太祖比诸布帛菽粟，可云巨眼。盖欢娱难好，愁苦易工之说，不可例诸传奇，故《五伦》、《投笔》，人皆目为笨伯，而红雪楼节义事实，必藻饰后出之，洵得机宜矣。

《幽闺》：本关汉卿《拜月亭》而作。记中《拜月》一折，全袭原文，故为全书最胜处，余则颇多支离丛脞。余尝谓《拜月》多僻调，令人无从订板。魏良辅仅定《琵琶》板式，不及《幽闺》，于是作谱者咸宗《琵琶》，而《拜月》诸牌，如【恤刑儿】、【醉娘儿】、【五样锦】等腔格板式，各无一定矣。又如《旅昏》、《请医》诸出，科白鄙俚，闻之喷饭，而嗜痴者反以为美，于是剧场恶诨，日多一日，此嘉隆间梅禹金、梁少白辈作剧，所以用骈句入科白，亟革此陋习也。明人盛称《结盟》、《驿会》两折，亦未见佳。《结盟》折惟【雁儿落】一支差胜，顾亦袭元邓玉宾小令。《驿会》【销金帐】六支，情文亦生动，顾汤若士《紫钗》中《女侠轻财》折，即依据此曲，持较优劣，若判霄壤，不止出蓝而已也。

《荆钗》：此记曲本不佳，惟以藩邸之尊，而能洞明音吕，故一时传唱，遍于旗亭，实则明曲中，尚属中下乘也。梅溪受诬，与中郎同，而为梅溪辩白者，亦不乏人。有谓梅溪为御史，弹劾丞相史浩，史门客因作此记。玉莲乃梅溪女，孙汝权为梅溪同榜进士，史客故谬其说耳（见《瓯江逸志》）。夫宋时安得有传奇此言殊不足信。又有谓玉莲实钱氏，本倡家女，初王与之狎，钱心已许嫁，后王状元及第归，不复顾钱，钱愤投江死（见《剧说》）。又有谓孙汝权乃宋朝名进士，

有文集行世，玉莲则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权嗾之，理宗虽不听，而史氏子姓，怨两人刺骨，遂作《荆钗记》，以玉莲为十朋妻，而汝权有夺配之事，其实不根之论也（见《听雨笔记》）。又有谓钱玉莲宋名伎，从孙汝权。某寺殿成，梁上题信士孙汝权。同妻钱玉莲，喜舍（见《南窗闲笔》）。此亦以玉莲为伎，而前则失爱投江，后则委身施布，盖见缘传奇附会之耳，亦无足辨。明人以丹邱为柯敬仲，不知为宁献王道号，一切风影之谈，皆因是起也。《赴试》、《闺念》、《忆母》诸折，全摹则诚旧套，而出词平实，远逊《琵琶》，不独结构间多可议焉。

《香囊》：此记谱张九成、九思兄弟事。九成兄弟，同榜进士，以母老同请终养。而九成对策时，适触秦桧之忌，遂矫旨参岳武穆军，九思归里养亲。武穆转战胜利，论功升转，九成授兵部侍郎。又奉使往五国城省视二帝，十年不归。所谓香囊者，盖九成母手制，临行佩带者也。参赞岳军，遗失战地，残军拾得，归报故乡，于是老母生妻，皆谓九成死矣。又值迁都临安，纷纷移徙，张氏姑妇，乃至散失，重历十载，始得完聚。此其大略也。记中颇袭《琵琶》、《拜月》格调，如《辞昏》、《驿会》诸折，皆胎脱二书。《艺苑卮言》云：“《香囊》雅而不动人。”余谓此记词藻，未见工丽，惟白文时有俚语，已开《浣纱》、《玉合》之先矣。

《金印》：此记苏秦事，自十上不遇，至佩六国相印止，通本皆依据《战国策》。惟云秦之兄素奸恶，屡谗秦于父母，此则由“嫂不为炊”一语而附会之也。剧中文字古朴，确为明初人手笔。复之字里，竟无可考，亦一憾事。又支时、机微、苏模等韵，皆混合不分，是承东嘉之弊，明曲颇多，不能专责复之也。《往魏》折【武陵花】二曲，为记中最胜处，《种玉》之《往边》、《长生殿》之《闻铃》，概从此出，以此相较，则大辘椎轮，气韵较厚矣。

《浣纱》：此记吴越兴废事，以少伯、夷光为主人。鸱夷一事，本属传疑，今书谓二人先订婚约，后因国难，以聘妻为女戎，功成仍偕遁，殊觉可笑。《静志居诗话》云：“伯龙雅擅词曲，所撰《江东白苧》，妙绝时人。时邑人魏良辅，能喉啞音声，始改弋阳、海盐为昆腔，伯龙填《浣纱记》付之。王元美诗：‘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是也。同时又有陆九畴、郑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辈，更唱迭和，清词艳曲，流播人间，今已百年。传奇家曲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故是词家老手。”据此则当时推崇之者，几风靡天下。今按其词，韵律时有错误，如第一折【玉抱肚】云：“感卿赠我一缣丝，欲报惭无明月珠。”以支虞同协，第七折【出队子】云：“八九寸弯弯两道眉，尽道轻盈，略嫌胖些。”以齐征与车斜同协，皆误之甚者也。至《打围》折【南普天乐】、【北朝天子】为伯龙创格，而【朝天子】每支换韵，此又不合法者。惟曲白研炼雅洁，无《杀狗》、《白兔》恶习，在明曲中除“四梦”外，此种亦在佳构之列矣。

《还魂》：此记肯綮在生死之际。《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由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扶灵根，掀翻情窟，为从来填词家履齿所未及，遂能雄踞词坛，历劫不磨也。是记初出，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因有为之删改者，吴江沈宁庵璟首为笔削，属山阴吕玉绳，转致临川，临川不怪，作小诗一首，有“纵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之句（沈本易名《合梦记》）。其后有硕园删定本（刊入《六十种曲》）、有臧晋叔删改本、有墨憨斋改订本（易名《风流梦》），皆临川歿后行世，虽律度谐和，而文则远逊矣。又有谓临川此剧，为王氏昙阳子，此说不然。朱竹垞云：“义仍填词，妙绝一时，语虽崭新，源亦出于关、马、郑、白。其《牡丹亭》曲本，尤真挚动人。人或劝之讲学，答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世或传刺昙阳子而作，然太仓相君，实先令家乐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颇为曲惆怅。’假令人言可信，相君虽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静志居诗话》）是则讥刺昙阳之说，不攻自息矣。而蒋心余作《临川梦》，其《集梦》折中【懒画眉】曲云：“毕竟是桃李春风旧门墙，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笔下扬，他生平罪孽这词章。”未免轻议古人，余甚无取焉。惟记中舛律处颇多，往往标名某曲，而实非此曲之句读者。清初钮少雅有《格正还魂》二卷，取此记逐句勘核《九宫》，其有不合，改作集曲，使通本皆被管弦，而原文仍不易一字，可谓曲学之健将，不独临川之功臣也。冰丝馆校刊此记，厘正曲牌，校对正衬，未尝不惨淡经营，以较少雅，实有天渊之别。《纳书楹》订定歌谱，自诩知音，亦以少雅作为蓝本，有识者自能辨之耳。临川此剧，大得闺阁赏音，小青“冷雨幽窗”一诗，最传人口，至有谱诸声歌，赅续此记者，如《疗妒羹》、《春波影》、《挑灯剧》等。而娄江俞氏，酷嗜此词，断肠而死，藏园复作曲传之，媲美杜女。他如杭州女子之溺死（见西堂《艮斋杂说》），伶人商小玲之歌死（见里堂《剧说》），此皆口孽流传，足为盛名之累。独吴山三妇，合评此词，名教无伤，风雅斯在，抉发幽蕴，动合禅机，尤非寻常文人所能及矣。

《紫钗》：此记原名《紫箫》，相传临川欲作酒、色、财、气四剧。《紫箫》色也，暗刺时相，词未成而讹言四起，然实未成书，因将草稿刊布，明无所与于时，事遂得解。此书即将《紫箫》原稿改易临川官南都时所作，通本据唐人《霍小玉传》，而词藻精警，远出《香囊》、《玉玦》之上，“四梦”中以此为最艳矣。余尝谓工词者，或不能本色，工白描者，或不能作艳词，惟此记秾丽处实合玉溪诗、梦窗词为一手，疏隽处又似贯酸斋、乔梦符诸公。或云刻画太露，要非知言，盖小玉事非赵五娘、钱玉莲可比，若如《琵琶》、《荆钗》作法，亦有何风趣？惟曲中舛律处颇多，缘临川当时，尚无南北词谱，所据以填词者，仅《太和正音谱》、《雍熙乐府》、《词林摘艳》诸书而已，不得以后人之律，轻议前人之词也。且自乾隆间叶谱出世后，《紫钗》已盛行一时，其不合谱处，改作集曲者至多，其声别有幽逸爽朗处，非寻常洞箫玉笛可比。然则谓此记不合律者，亦皮相之论耳，试读臧晋叔删改本，律则合矣，其词何如？

《邯郸》：临川传奇，颇伤冗杂，惟此记与《南柯》皆本唐人小说为之，直捷了当，无一泛语，增一折不得，删一折不得，非张凤翼、梅禹金辈所及也。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途习气，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宦况味，勿粗鲁读过。盖临川受陈眉公媒孽下第，因作此泄愤，且藉此唤醒江陵耳。

《南柯》：此记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亦为见道之言。其自序云：“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象，执为我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是其勘破世幻，方得有此妙谛。“四梦”中惟此最为高贵，盖临川有慨于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细之蚁，为一切有情物说法。又有慨于溺情之人，而托喻乎沉醉落魄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此临川填词之旨也。临川诸作，《还魂》最传人口，顾事由臆造，遣词命意，皆可自由。其余三梦，皆依唐小说为本，其中层累曲折，不能以意为之，剪裁点缀，熬费苦心。《紫钗》之梦怨，离合悲欢，尚属传奇本色。

《邯郸》之梦逸，而科名封拜，本与儿女团圞相附属，亦易逞曲子师长技。独《南柯》之梦，则梦入于幻，从蝼蚁社会杀青，虽同一儿女悲欢，官途升降，而必言之有物，语不离宗，庶与寻常科诨有间，使钝根人为之，虽用尽心力，终不能得一字。而临川乃因难见巧，处处不离蝼蚁着想，奇情壮采，反欲突出三梦之上，天才洵不可及也。

“四梦”总论：明之中叶，士大夫好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弃，故假曼传诙谐，东坡笑骂，为色庄中热者，下一针砭。其言曰：“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情似此。”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世人持买椟之见者。徒赏其节目之奇，词藻之丽，固非知音，而鼠目寸光者，至诃为绮语，诟以泥犁，尤为可笑。夫寻常传奇，必尊生角，若《还魂》柳生，则秋风一棍，黑夜发邱，而俨然状头也。《邯郸》卢生，则套具夤缘，邀功纵敌，而俨然功臣也。至十郎慕势负心，襟裾牛马，废弃贪酒纵欲，匹偶虫蚁，一何深恶痛绝之至此乎？故就表面言之，则“四梦”中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义者言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是曲中之主，非作者意中之主。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曲意，则主观之主人，即属于判官等，而杜女、霍郡主辈，仅为客观之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即在此处。

《红梅》：此记久佚无存，余偶得诸破肆中，海内恐不多矣。记中情节，颇极生动，略述如下。钱唐裴禹，寓昭庆寺读书，社友郭子谨、李子春，邀湖上看花。过断桥，适贾似道拥伎坐画船至。伎有李慧娘者，见裴年少，私云：“美哉少年。”贾怒其属意于裴也，归即手刃之。时总兵卢夫人崔氏，孀居湖上，一女曰

昭容，颇具才貌，婢朝霞亦聪慧。春梅盛放，登楼闲眺，裴偶过墙外，见红梅可爱，因攀花仆地，婢以告女，女即以梅赠之，并述卢氏家世甚详。会似道词知女美，欲谋为妾，卢母欲拒之，而苦无良策。裴适至，见卢母献策云：“贾氏人至，可给云女已适人，吾即权充若婿。平章虽贵，不能强夺民妇也。”母用其计，贾亦无奈。继侦知为裴生计，假以礼聘裴，授餐适馆，极言钦慕，而阴使人告卢氏，谓裴感平章知遇，已赘府中，以绝卢女之望。卢知其伪，即避地至扬州，依姨母曹氏居，及贾使人强娶卢女，女已行矣。时裴居平章第后园，园即慧娘妆楼，时现形，与裴同处者几半年。贾以卢女远遁，迁怒于裴，急欲杀之，慧私告裴，裴即宵遁。既出府，往访郭谨，谨怱怱应试，场事甫毕，遇扬州卢氏使，云女将字曹姨子矣。裴往扬州，则曹姨子讐告江都县，谓裴夺其妻。时知县为李子春，即裴之旧识，知曹氏子讐告，因潜送卢氏母女回杭，为裴执柯。是时似道已贬死漳州，裴亦擢探花第矣。通本情节如此。余按元人稗史，有《绿衣人传》，与记中李慧娘事绝类。大抵此记事实，皆本《绿衣传》也。万历间，袁弘道有删改本，清乾隆三十五年有重刻本，余皆未见。意乾隆本为伊龄阿设局扬州，修改词曲时所刊也。《杀妾》折【绣带儿】曲，按格少二句，与《玉簪》之“难提起”、《紫钗》之“金杯小”同犯一病。盖明人以【绣带儿】为【素带儿】，沿《南西厢·酬韵》折之讹也。此记传唱绝少，五十年前，有《鬼辨》、《算命》等折，偶现歌场，余生也晚，已不及见。近时戏中，有《红梅阁》一种，即櫟括此记，今人知者鲜矣。

《东郭》：此记总四十四出，以《孟子》全部演之，为歌场特开生面，题白云楼主人编本，峨眉子评点，盖皆孙仁孺别号也。仁孺字里无考，亦一缺事。出目皆取《孟子》语，其意不出“富贵利达”一句，盖骂世事也。卷首有齐人本传，即引《孟子》原文。其赞语为仁孺自作，词云：“齐人何始，未稽厥父。善处尔室，二美在户。出必饘饱，入每歌舞。问厥与者，云是贤主。室人疑之，未见显甫。循彼行迹，东郊之坞。乞而顾他，饘足何补。羞语尔娣，泪淫如雨。诅詈未毕，厥来我竖。未知尔瞶，骄疾罔愈。君子念之，我目屡睹。朝有姬妤，士或商贾。蒙其二女，式喜无怒。一或见焉，有如尔祖。”文颇隽永，妙在不作滑稽语。书刊于崇祯三年庚午，是仁孺为光熹间人。其时茄花委鬼，义子奄儿，簪绂厚结貂珰，衣冠等于妾妇，士大夫几不知廉耻为何物，宜其嬉笑怒骂，一吐胸中之抑郁也。此记以齐人与陈仲子对照，齐人之无耻，仲子之廉洁，各臻绝顶，而一则贵达，一则穷饿，正足见世风之变。此等词曲，若当场奏演，恐竹石俱碎矣。

《红梨》：此记谱赵伯畴、谢素秋事，颇为奇艳，明曲中上乘之作也。阳初常熟人，所作有《宵光剑》、《梧桐雨》、《一文钱》诸剧，或改易元词，或自出机局，盛为歌场生色。而《红梨》尤为平生杰作。中记南渡遗事，及汴京残破情形，大有故国沧桑之感。传奇诸作，大抵言一家离合之情，独此记家国兴衰，备陈始末，洵为词家异军。记中《错认》、《路叙》、《托寄》诸折，凄迷哀感，虽《狡童》、《禾黍》之歌，亦无以过此。而叶怀庭止取《诉衷》一折，且云：“《红梨》才弱，一二曲后，未免有捉衿露肘之态。”此言亦觉太过。《诉衷》

折固佳，必谓他折皆捉衿露肘，殊失轻率。且其时尚无曲谱，而《亭会》、《三错》、《咏梨》数折，皆用犯调，稳惬美听，又非深于音律者不能，虽通本用《琵琶》格式至多，不免蹈袭，顾亦无妨也。

《石巢四种》：圆海诸作，自以《燕子笺》最为曲折，《牟尼合》最为藻丽。自叶怀庭讥其尖刻，世遂屏不与作者之林，实则圆海固深得玉茗之神也。四种中，《双金榜》古艳，《牟尼合》秾艳，《燕子笺》新艳，《春灯谜》为悔过之书。所谓“十错认”，亦圆海平旦清明时为此由衷之言也。自来大奸慝必有文才，严介溪之诗，阮圆海之曲，不以人废言，可谓三百年一作手矣。

《粲花五种》：粲花者，吴石渠别墅也。石渠宜兴人，贞毓相国族叔。永历时，官至大学士。武冈陷，为孔有德所执，不食死。虽立朝无物望，要不失为殉节也。王船山仕永历朝，与五虎交好，所著《永历实录》痛诋贞毓，并石渠死节亦矫诬之，谓强餐牛肉下痢死。明人党同伐异之风，贤如船山，且不能免，故略辨于此（乾隆时石渠赐谥忠节）。石渠少时，填词与阮圆海齐名，而人品则熏莸矣。所著五种，虽《疗妒羹》最负盛名，而文心之细，独让《情邮》。《画中人》以唐小说《真真》为蓝本，今俗剧《斗牛宫》即从此演出，其词追仿《还魂》，太觉形似。《绿牡丹》则科诨至佳，《西园记》则排场近熟，终不如《情邮》之工密也（《绿牡丹》为乌程温氏作，几兴大狱，详见《复社纪事》及《冬青馆集》）。其自序云：“莫险于海而海可航，则海可邮也。莫峻于山而山可梯，则山可邮也。”又云：“色以目邮，声以耳邮，臭以鼻邮，言以口邮，足以走邮，人身皆邮也。而无一不本于情，有情则伊人万里，可凭梦寐以符招。往哲千秋，亦借诗书而檄致。”是粉碎虚空，方有此慧解云。阳羨万红友树为石渠之甥，其词学即得诸舅氏，所作《拥双艳》三种，世称奇构，实皆石渠之余绪耳。

#### 四 明人散曲

明人散曲，作者至多，其有别集可考者，汇志如下。顾见闻有限，读者恕其疏拙也。

周宪王：《诚斋乐府》。李祯：《侨庵小令》。王九思：《碧山乐府》、《续乐府》、《南曲次韵》。康海：《洧东乐府》。杨循吉：《南峰乐府》。杨慎：《陶情乐府》。王磐：《西楼乐府》。李开先：《一笑散》。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常伦：《楼居乐府》。王骥德：《方诸馆乐府》。俞琬纶：《自娱集》。陈鸣野：《息柯余韵》。陈铎：《秋碧轩稿》。王澹翁：《欵乃编》。沈璟：《词隐新词》、《曲海青冰》。沈仕：《唾窗绒》。史槃：《齿雪余香》。金奎：《萧爽斋乐府》。汪廷讷：《环翠堂乐府》。刘效祖：《词禽》。梁辰鱼：《江东白苧》。张伯起：《敲月轩词稿》。龙子犹：《宛转歌》。朱应辰：《淮



海新声》。施绍莘：《花影集》、《杨夫人辞》。无名氏：《清江渔谱》。无名氏：《义山乐府》。无名氏：《清溪乐府》。

明曲总集，可考者如下。

宁献王：《北雅》。臧晋叔：《元曲选百种》。毛晋：《六十种曲》（以上二种，实是杂剧、传奇，因前文无可附入，列此）。无名氏：《中和乐章》。郭春岩：《雍熙乐府》。无名氏：《盛世新声》。张祿：《词林摘艳》。陈所闻：《北宫词纪》、《南宫词纪》。张楚叔：《吴骚合编》。张栩：《彩笔情词》。汪廷讷：《四词宗合刻》。顾曲散人：《太霞新奏》。方悟：《青楼韵语广集》。沈璟：《南词韵选》。无名氏：《遯奇振雅》。无名氏：《歌林拾翠》。孟称舜：《酌江集》。无名氏：《吴歛萃雅》。无名氏：《情籁》。无名氏：《南北词广韵选》。无名氏：《明朝乐章》。许宇：《词林逸响》。

明人散曲，既如是之富，而其间享盛名传丽制者，当以康海、王九思、陈铎、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为最著。今摘录若干首，以见一斑。康对山《秋兴》【滚绣球】云：“铲畦塍作沼渠，架桑麻盖隐居，乐陶陶做一个傲羲皇人物，任天公加减乘除。兴来呵旋去沽，睡浓呵谁敢呼！世间情饱谙心目，苦依依，落魄随俗。只为双栖被底难伸脚，七里滩头只钓鱼，撇下了王廩天厨。”又《归田述喜》【油葫芦】云：“丝盖酩酊入醉乡，端的是天赐将。华堂开宴列红妆，新醅饮尽奚童酿。新词撰就花奴唱，与知音三两人，对云山四五觞。逍遥散诞情舒放，抵多少法酒大官羊。”王渼陂《归兴》【新水令】云：“忆秋风迁客走天涯，喜归来碧山亭下。水田十数亩，茅屋两三家。暮雨朝霞，妆点出辋川画。”又【驻马听】云：“暗想东华，五夜清霜寒控马。寻思别驾，一天残月晓排衙。路危常与虎狼狎，命乖却被儿童骂。到今日谁管咱，葫芦提一任闲顽耍。”又【沉醉东风】云：“露赤脚山巅水涯，科白头柳堰桃峡。折角巾，狂生袜，得清闲不说荣华。提起封侯几万家，把一个薄福的先生笑杀。”陈大声《秦淮渔隐》【梁州】云：“结交些鱼虾伴侣，搭识上鸥鹭亲邻，忘机怕与儿曹混。六朝往事，千古英魂，陈宫禾黍，梁殿荆榛。虚飘飘天地闲人，乐淘淘江汉逸民。鸣榔近白鹭洲笑采青苹，推篷向朱雀桥闲看晚云。湾船在乌衣巷独步斜曛，满身，香熏，萧然爽透荷风润。旋折来柳条嫩，穿得鲜鲜出网鳞，归去黄昏。”冯海浮《访沈青门乞画》【水仙子】云：“青门地接凤凰楼，绿水波萦鹦鹉洲，朱英香泛麒麟囿，写生绡纪胜游。一行书铁画银钩，一联诗郊寒岛瘦，一度曲评花判柳，一腔春蕴藉风流。”梁伯龙《咏帘栊》【白练序】云：“风流，倚醉眸，湘裙故留。牵情处，分明送几声莺喉。绸缪，院宇幽，伴落日阴阴燕子愁。徘徊久，风惊翠竹，故人相候。”此数支皆清丽整炼，与元人手笔不同。而要以施绍莘为一代之殿，其《赋月》一套尤佳，选录数支，可见子野之工矣。【梧桐树】云：“松间渐渐明，柳外微微影，探出花梢，忽与东楼近。低低与几平，淡淡分窗进。云去云来，磨洗千年镜。照秋千院落人初静。”又【东瓯令】云：“山烟醒，柳烟晴，放出姮

娥羞涩影。装成人世风流境，摇几树西厢杏。浩然风露夜冥冥，细语没人闻。”  
古今赋月之作，如此笨做，从来未有，而用笔轻倩，洵明人中独步。

## 卷 下

### 一 清总论

清人戏曲，逊于明代，推原其故，约有数端。开国之初，沿明季余习，雅尚词章，其时人士，皆用力于诗文，而曲非所习，一也。乾嘉以还，经术昌明，名物训诂，研钻深造，曲家末艺，等诸自郅，一也。又自康熙后，家伶日少，台阁巨公，不喜声乐，歌场奏艺，仅习旧词，间及新著，辄谢不敏，文人操翰，宁复为此？一也。又光宣之季，黄冈俗讴，风靡天下，内廷法曲，弃若土苴，民间声歌，亦尚乱弹，上下成风，如饮狂药，才士按词，几成绝响，风会所趋，安论正始？此又其一也。故论逊清戏曲，当以宣宗为断。咸丰初元，雅郑杂矣。光宣之际，则巴人下里，和者千人，益无与于文学之事矣。今自开国以迄道光，总述词家，亦可屈指焉。大抵顺康之间，以骏公、西堂、又陵、红友为能，而最著者厥惟笠翁。翁所撰述，虽涉俳谐，而排场生动，实为一朝之冠。继之者独有云亭、昉思而已。南洪北孔，名震一时，而律以词范，则稗畦能集大成，非东塘所及也。迨乾嘉间则笠湖、心余、惺斋、蜗寄、恒岩耳。道咸间则韵珊、立人、蓬海耳。同光间则南湖、午阁，已不足入作家之列矣。一代人文，远逊前明，抑又何也？虽然词家之盛，固不如前代，而协律订谱，实远出朱明之上，且剧场旧格，亦有更易进善者，此则不可没也。明代传奇，率以四十出为度，少者亦三十出，拖沓泛滥，颇多疵病，即玉茗《还魂》，且多可议，又事实离奇，至山穷水尽处，辄假神仙鬼怪，以为生旦团圆之地。清人则取裁说部，不事臆造，详略繁简，动合机宜，长剧无冗费之辞，短剧乏局促之弊。又如《拈花笑》、《浮西施》等，以一折尽一事，俾便观场，不生厌倦。杨笠湖之《吟风阁》，荆石山民之《红楼梦》，分演固佳，合唱亦善，此较明人为优者一也。明人作词，实无佳谱，《太和正音》正衬未明，宁庵《南谱》，搜集未遍。清则《南词定律》出，板式可遵矣，庄邸《大成谱》出，订谱亦有依据矣。合东南之隽才，备庙堂之雅乐，于是幽险逼仄，夷为康庄，此较明人为优者一也。曲韵之作，始于挺斋《中原》一书，所分阴阳，仅及平韵，上去二声，未遑分配，操觚选声，辄多齟齬。清则履清《辑要》，已及去声，周氏《中州》又分两上，凡宫商高下之宜，有随调选字之妙，染翰填辞，无劳调舌，此较明人为优者一也。论律之书，明代仅有王、魏，魏则注重度声，

王则粗陈条例，其言虽工，未能备也。清则西河《乐录》，已启山林，东塾《通考》，详述本末，凌氏之《燕乐考原》，戴氏之《长庚律话》，凡所论撰，皆足名家，不仅笠翁《偶寄》，可示法程，里堂《剧说》，足资多识也，此较明代为优者又一也。况乎记载目录，如黄文旻《曲海》，无名氏《汇考》，已轶《录鬼》、《曲品》之前。订定歌谱，如叶怀庭之《纳书楹》，冯云章之《吟香堂》，又驾临川、吴江而上。总核名实，可迈前贤，惟作者无多，未免见绌，才难之叹，岂独词林，此又尚论者所宜平恕也。因复汇次群书，述之如次。

## 二 清人杂剧

清人杂剧，就可见者，列目如下：

徐石麟四本：《拈花笑》、《浮西施》、《大转轮》、《买花钱》。

吴伟业二本：《临春阁》、《通天台》。

袁于令一本：《双莺传》。

尤侗五本：《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

宋琬一本：《祭皋陶》。

嵇永仁一本：《续离骚》。

孔尚任一本：《大忽雷》。

蒋士铨七本：《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康衢乐》、《长生篆》、《升平瑞》、《忉利天》。

桂馥《后四声猿》四本：《放杨枝》、《投濶中》、《谒府帅》、《题园壁》。

舒位《瓶笙馆修箫谱》四本：《卓女当垆》、《樊姬拥髻》、《酉阳修月》、《博望访星》。

唐英《古柏堂》十本：《三元报》、《芦花絮》、《梅龙镇》、《面缸笑》、《虞兮梦》、《英雄报》、《女弹词》、《长生殿补》、《十字坡》、《佣中人》。

徐燾《写心杂剧》十八本：《游湖》、《述梦》、《醒镜》、《游梅遇仙》、《痴祝》、《虱谈》、《青楼济困》、《哭弟》、《湖山小隐》、《酬魂》、《祭牙》、《月夜谈禅》、《问卜》、《悼花》、《原情》、《寿言》、《覆墓》、《入山》。

周文泉《补天石》八本：《宴金台》、《定中原》、《河梁归》、《琵琶语》、《纫兰佩》、《碎金牌》、《紉如鼓》、《波弋香》。

杨潮观《吟风阁》三十二本：《新丰店》、《大江西》、《替龙行雨》、《黄石婆》、《快活山》、《钱神庙》、《晋阳城》、《邯郸郡》、《贺兰山》、《朱衣神》、《夜香台》、《矫诏发仓》、《鲁连台》、《荷花荡》、《二郎神》、《笏谏》、《配誓》、《露筋》、《挂剑》、《却金》、《下江南》、《蓝关》、《荀灌娘》、《葬金钗》、《偷桃》、《换扇》、《西塞山》、《忙牙姑》、《凝碧池》、《大葱岭》、《罢宴》、《翠微亭》。

陈栋三本：《苧萝梦》、《紫姑神》、《维扬梦》。

黄宪清二本：《鸳鸯镜》、《凌波影》。

杨恩寿三本：《桃花源》、《婉姬封》、《桂枝香》。

梁廷柵四本：《圆香梦》、《断缘梦》、《江梅梦》、《昙花梦》。

徐鄂一本：《白头新》。

荆石山民《红楼梦》十六本：《归省》、《葬花》、《警曲》、《拟题》、《听秋》、《剑会》、《联句》、《痴诮》、《顰诞》、《寄情》、《走魔》、《禅订》、《焚稿》、《冥升》、《诉愁》、《觉梦》。

蘅芷庄人《春水轩杂剧》九本：《讯翎》、《题肆》、《琴别》、《画隐》、《碎胡琴》、《安市》、《看真》、《游山》、《寿甫》。

瞿园杂剧十本：《仙人感》、《藤花秋梦》、《孽海花》、《暗藏莺》、《卖詹郎》、《东家顰》、《钧天乐》、《一线天》、《望夫石》、《三割股》。

共一百四十六种，清人所作，虽不尽此，第佳者殆少遗珠矣。中如《写心剧》、《后四声猿》、《吟风阁》等，大率以一折赋一事，故分作若干本。即《红楼梦散套》，虽总赋宁国府事，然每折自为段落，不相联属，与传奇体制不同，因入杂剧。至各种佳处，亦复略述焉。

徐石麟四本，以《买花钱》为最，取俞国宝风入松事为本，复取杨驸马粉儿为辅，其事颇艳。至以粉儿归国宝，虽不合事实，而风趣更胜。【解三醒】四曲，字字馨逸，非明季人所及也。《拈花笑》摹妻妾妒状，秽褻可笑，《绿野仙踪》曾采录之，今人知者鲜矣。《大转轮》以刘、项事翻案，白云以《两汉书》翻成《三国志》，亦荒唐可乐。独《浮西施》一折，尽辟一舸五湖之谬，以夷光沉之于湖，虽煮鹤焚琴，太煞风景，顾亦有所本。墨子云：“西施之沉也，其美也。”是亦非又陵之创说矣。

梅村《临春阁》谱洗夫人勤王事，大为张孔吐冤，盖为秦良玉发也。第四折收尾云：“俺二十年岭外都知统，依旧把儿子征袍手自缝。毕竟是妇人家难决雌雄，则愿决雌雄的放出个男儿勇。”此又为左宁南讽也。《通天台》之沈初明，即骏公自况，至调笑汉武帝，殊令黠可喜。首折【煞尾】云：“则想那山绕故宫寒。潮向空城打，杜鹃血染南枝直下。偏是俺立尽西风搔白发，只落得哭向天涯，伤心地付与啼鸦。谁向江头问荻花？眼呵，盼不到石头车驾。馆呵，洒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听悲笳。”其词幽怨慷慨，纯为故国之思，较之“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句，尤为凄惋。

曲至西堂，又别具一变相。其运笔之奥而劲也，使事之典而巧也，下语之艳媚而油油动人也，置之案头，竟可作一部异书读。如《读离骚》之结局，以宋玉招魂《吊琵琶》之结局，以文姬上冢，此等结构，已超轶前人矣。至其曲词，正如珊珊仙骨。《读离骚》中警句云：“便百千年难打破闷乾坤，只两三行怎吊得尽愁天下。”又云：“一篙争弄两头船，双鞭难走连环马。”又云：“似这般朝也在暮也在，佳人难再，又何妨梦儿中住千秋万载。”《吊琵琶》警句云：“刚弹了离鸾离鸾小引，忽变做求凰求凰新本。喜结并头缘，好脱孤眠运，则你楚襄王先试一峰云。”又云：“可笑你围白登急死萧曹，走狼居吓坏嫫姚，只学得魏绛和戎嫁楚腰，亏杀你诗篇应诏。贺君王枕席平辽。”又云：“渡河而死公无吊，女子卿受不得冰天雪窖。这魂魄呵，一灵儿随着汉天子伴黄昏。这骸骨呵，半堆儿交付番可汗埋青草。”又云：“猛回头汉宫何处也，断烟中故国天涯。”又云：“步虚声天风吹下，只指尖儿不会拨琵琶。”其他《黑白卫》之高浑，《桃花源》之旷逸，直为一朝之弁冕云（西堂曲世多有之，故不多列）。

嵇永仁，字留山，又号抱犊山农。居范忠贞幕，耿精忠之乱，同及于难。困囹圄时，楮墨不给，乃烧薪为炭，写著作四壁皆满。其《续离骚》剧，即狱中作也，中有“杜默哭庙”，尤为悲壮，较沈自徵作，亦难轩輊。如【沉醉东风】云：“学诗书头烘脑烘，学剑术心慵意慵。避会稽藏了锐气，练子弟熟了操纵，那怕赤帝梟雄。趁着那鞦韆东巡想截龙，小可的扰不碎秦王一统。”【得胜令】云：“似这股本色大英雄，煞强如谩骂假牢笼，宁可将三分业轻抛送，怎学那一杯羹造孽种。破百二秦封，秉烈炬咸阳恸，噪金鼓关中，吓得众诸侯拜下风。”【七弟兄】云：“酒席上杀风算甚么勇，猛放一线走蛟龙，教千秋豪杰知轻重。割鸿沟无恙汉家翁，庆团圞吕雉谐鸳梦。”此数支皆雄恣可喜。

蒋心余《四弦秋》剧，为旧曲《青衫记》鄙俚不文，遂填此作。凡所徵引，皆出正史，并参以乐天年谱，故出顾道行作万倍。其中《送客》一出，为全剧最胜处，【折桂令】尤佳，词云：“住平康十字南街。下马陵边，贴翠门开。十三龄五色衣裁。试舞宜春，掌上飞来。第一所烟花锦寨，第一面风月牙牌。颺鸦鬟紫燕横钗，蹴罗裙金缕兜鞋。这朵云不借风行，这枝花不倩人栽。”极生动妍冶，余最喜诵之。《一片石》、《第二碑》中土地夫妇，最为绝倒，曲家每不善科诨，惟此得之。至《长生篆》等四剧，皆迎鸾应制之作，可勿论也。

舒铁云《瓶笙馆修箫谱》，以《当垆》为艳冶。余最爱《拥髻》一折，论断史事，极有见地。如【桂枝香】云：“远条仙馆，迤邐着含风别殿。那里是弄风弦洶洶同心，倒变做羞月貌尹邢避面。”又云：“放一雉开场龙战，留双燕收场鱼贯。恨无边，早只见殿上黄貂出，楼中赤凤眠。”颇为工巧。《访星》折【玉交枝】云：“趁着天风颠播，看枯木在长流倒拖。有天无地人一个，早二十八宿胸罗。”又【三月海棠】云：“为治河，看宣房瓠子连年破，要崇根至本，永镇烟波，难妥，文武盈廷无一可。饥来吃饭闲来卧，因此勤宵旰，作诗歌，客星一个应该我。”此二曲别有风趣，与铁云诗不同。

杨笠湖以名进士宦蜀，就文君妆楼故址，筑吟风阁，更作散套以庆落成，而《却金》折则思祖德，《送风》折则自为写照也。是书共三十二折，每折一事，而副未开场，又袭用传奇旧式，是为笠湖独创，但甚合搬演家意也。此曲警策语颇多，如《钱神庙》之豪迈、《快活山》之恬退、《黄石婆》、《西塞山》之别出机杼，皆非寻常传奇所及。而最著者，惟《罢宴》一折，记寇莱公寿，思亲罢贺事，其词足以劝孝。如【满庭芳】云：“想当初辛勤教养，他挑灯伴读，落叶寒窗，那有余辉东壁分光亮。单仗着十指缝裳，继膏油叫你读书朗朗，拈针线见他珠泪双双。真凄怆，到如今，怎金莲银炬，照不见你憔悴老萱堂。”【朝天子】云：“抚孤儿暗伤，代先人义方，为延师尽把钗梳当。只要你成名不负十年窗，倚定门闾望。怎知他独自支当，背地糟糠。要你男儿志四方，又怕你在那厢，我在这厢，眼巴巴到你学成一举登金榜。”此二支描写慈母情形，动人终天之恨，此阮文达所以罢酒也。

陈栋，字浦云，会稽人。屡试不第，游幕汴中。其稿名《北泾草堂集》，诗词皆有可观，而曲尤骚雅绝伦。清代北曲，西堂后要推昉思，昉思后便是浦云，虽藏园且不及也。余诣力北词，垂二十年，读浦云作，方知关、王、宫、乔遗法，未坠于地，阴阳务头，动合自然，布局联套，繁简得宜，隽雅清峭，触如志，全书具在，吾非阿好也。《苧萝梦》，记王轩梦遇西施事。以轩为吴王后身，生前尚有一月姻缘未尽，因示梦补欢，其事亦新。四折皆旦唱，语语本色，其艳在骨。第一折【鹊踏枝】云：“值甚么小蝉娟，丧黄泉，再不该污玉儿曾侍东昏，抱琵琶肯过邻船。多谢你母乌喙把蕙兰轻剪，倒作成了女三闾忠节双全。”【六么序】云：“翻花色那千样，费春工只一年，簇新的改换从前。就是绿近阑干，红上秋千，也须要做意儿周旋。满庭除滚的春光遍，道不得这颜色好出天然。料天公肯与行方便，几时价暖风丽日，微雨疏烟。”【柳叶儿】云：“旧家乡桃花人面，老君王布袜青毡，打云头一雾都相见。堪消遣，好留连，这几日真有些不羡神仙。”第二折【上京马】云：“原来是擘花房巧构的小姑苏，艳影香尘乍有无，多谢他颠倒化工将恨补。只怕这一星星羽化凌虚，还不比兔丝葵麦，憔悴返玄都。”又【醋葫芦】第四支云：“则见他拂青霄气似虹，步苍苔形似虎，依然是江东伯主旧规模，怎眼也斜盼不上捧心憔悴女。想我这容颜凋残非故，便不是转胞胎，也难认这幅换稿美人图。”皆精心结撰，直入元人之室。《紫姑神》、《维扬梦》亦佳，限于篇幅，不赘。

黄韵珊《鸳鸯镜》，余最爱其【金络索】数支，其第二支云：“情无半点真，情有千般恨，怨女痴儿，拉扯无安顿。蚕丝理愈棼，没来因，越是聪明越是昏。那壁厢梨花泣尽阑前粉，这壁厢蝴蝶飞来梦里裙。堪嗟恹，怜才慕色太纷纷。活牵连一种痴人，死缠绵一种痴魂，参不透风流阵。”可为情场棒喝。《凌波影》空灵缥缈，较《洛水悲》为佳。

《坦园三剧》，以《桂枝香》为胜，但在词场品第，仅足为藏园之臣仆耳。

梁廷桢“小四梦”，曲律多误。曼殊剧略优，排场太冷。

徐午阁《白头新》，科诨不恶，首折引子【绛都春】云：“春明梦后，剩十斛缁尘，归逐东流。叶落庭空，满阶凉月添僂僂。鹤氈氈兀自把梅花守，盼不到南枝春透。”此数语甚佳。其他《合昏》之【风云会】、【四朝元】亦可读。余则平平，然较《梨花雪》，却无时文气矣。

荆石山民黄兆魁《红楼梦散套》，脍炙人口，远胜仲、陈两家。世赏其《葬花》，余独爱其《警曲》【金盏儿】二支，可云压卷。首支云：“猛听得风送清讴，是梨香演习歌喉。一声声绿怨红愁，一句句柳眷花羞。教我九曲回肠转，蹙损了双眉岫。姹紫嫣红尽日留，怎不怨着他锦屏人看贱得韶光透？想伊家也为着好春僂僂。黄土朱颜，一霎谁长久？岂独我三月厌厌，三月厌厌，度这奈何时候。”次支云：“那里是催短拍低按梁州，也不是唱前溪轻荡扁舟。一心儿凤恋凰求，一弄儿软款绸缪。这的是有个人知重，着意把微词逗。真个芳年水样流，怎怪得他惜花人，掌上儿奇擎榼，想从来如此的钟情原有。今古如花一例，一例的伤心否，把我体软哈哈，体软哈哈，坐倒这苔钱如绣。”似此丰神，直与玉茗抗行矣。

《春水轩》九种，以《陈伯玉碎琴》为痛快，较孔东塘《大忽雷》更觉紧凑。《琴别》折亦较心余《冬青树》胜。

上所论列，独缺闺秀作，第作者殊不多，除吴苹香《饮酒读骚图》、《古香十种》外，亦寥寥矣。

### 三 清人传奇

清人传奇，取余所见者列下。

内廷编辑本四本：《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

慎郡王岳端一本：《扬州梦》。

袁晋一本：《西楼记》。



吴伟业一本：《秣陵春》。

范文若一本：《花筵赚》。

马介人一本：《荷花荡》。

李玉五本：《一捧雪》、《人兽关》、《占花魁》、《永团圆》、《眉山秀》。

朱素臣一本：《秦楼月》。

尤侗一本：《钧天乐》。

嵇永仁二本：《扬州梦》、《双报应》。

李渔十五本：《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凤求凰》、《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偷甲》、《四元》、《双锤》、《鱼篮》、《万全》。

张大复一本：《快活三》。

陈二白一本：《称人心》。

查慎行一本：《阴阳判》。

周樾廉三本：《双忠庙》、《珊瑚玦》、《元宝媒》。

孔尚任二本：《桃花扇》、《小忽雷》。

洪升一本：《长生殿》。

万树三本：《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

唐英三本：《转天心》、《巧换缘》、《梁上眼》。

张坚四本：《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

夏纶六本：《无瑕璧》、《杏花村》、《瑞筠图》、《广寒梯》、《南阳乐》、《花萼吟》。

王墅一本：《拜针楼》。

蒋士铨六本：《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桂林霜》、《冬青树》、《空谷香》。

仲云涧一本：《红楼梦》。

陈钟麟一本：《红楼梦》。

金椒一本：《旗亭记》。

董榕一本：《芝龛记》。

张九钺一本：《六如亭》。

沈起凤四本：《文星榜》、《报恩缘》、《才人福》、《伏虎韬》。

陈烺十本：《仙缘记》、《海虬记》、《蜀锦袍》、《燕子楼》、《梅喜缘》、《同亭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因缘》。

李文瀚四本：《紫荆花》、《胭脂舄》、《风飞楼》、《银汉槎》。

黄宪清六本：《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桃溪雪》、《居官鉴》、《玉台秋》。

张云骥一本：《芙蓉碣》。

杨思寿三本：《麻滩驿》、《理灵坡》、《再来人》。

王筠一本：《全福记》。

释智达一本：《归元镜》。

上传奇计百种，清人佳构，同尽于此，即次等及劣者，亦见一斑，如陈烺、李文瀚、张云骥诸本是也。大抵清代曲家，以梅村、展成为巨擘，而红友、山农，承石渠之传，以新颖之思，状物情之变，论其优劣，远胜笠翁。盖笠翁诸作，布局虽工，措词殊拙，仅足供优孟之衣冠，不足入词坛之月旦，即就曲律言，红友尤兢兢慎守也。曲阜孔尚任、钱塘洪升，先后以传奇进御，世称南洪北孔是也。顾《桃花扇》、《长生殿》二书，仅论文字，似孔胜于洪，不知排场布置、宫调分配，昉思远驾东塘之上（《桃花扇》耐唱之曲，实不多见，即《访翠》、《寄扇》、《题画》三折，世皆目为佳曲，而《访翠》仅【锦缠道】一支可听，《寄扇》则全袭《狐思》，《题画》则全袭《写真》，通本无新声，此其短也。《长生殿》则集古今耐唱耐做之曲于一传中，不独生旦诸曲，出出可听，即净丑过脉各小曲，亦丝丝入扣，恰如分际。《舞盘》折【八仙会蓬海】一套，《重圆》折【羽衣第二叠】一支，皆自集新腔，不默守《九宫》旧格。而《侦报》之【夜行船】、《弹词》之【货郎儿】、《觅魂》之【混江龙】，试问云亭有此魄力否？）余尝谓《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深惜云亭不谙度声，二百年来词场不祧者，独有稗畦而已。二家既出，于是词人各以征实为尚，不复为凿空之谈，所谓陋巷言，人人青紫，闲闺寄怨，字字桑濮者，此风几乎革尽。曲家中兴，断推洪、孔焉。他若马佶人（有《梅花楼》、《荷花荡》、《十锦塘》三种）、刘晋充（有《罗衫合》、《天马媒》、《小桃源》三种）、薛既扬（有《书生愿》、《醉月缘》、《战荆轲》、《芦中人》四种）、叶稚斐（有《琥珀匙》、《女开科》、《开口笑》、《铁冠图》四种）、朱良卿（有《乾坤啸》、《艳云亭》、

《渔家乐》等三十种）、邱屿雪（有《虎囊弹》、《党人碑》、《蜀鹃啼》等九种）之徒，虽一时传唱，遍于旗亭，而律以文辞，正如面墙而立。独李玄玉《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秀》剧（《眉山秀》谱苏小妹事，而以长沙义伎辅之，词旨超妙），雅丽工炼，尤非弱季诸子可及，与朱素臣荃庵诸作，可称瑜亮（荃庵诸作，以《秦楼月》、《翡翠园》为佳）。西堂《钧天乐》，痛发古今不平。《地巡》一折，自来传奇家无此魄力，洵足为词苑之飞将也。乾嘉以还，铅山蒋士铨、钱塘夏纶，皆称词宗，而惺斋头巾气重，不及藏园。《临川梦》、《桂林霜》允推杰作。一传为黄韵珊，尚不失矩度，再传为杨恩寿，已昧厥源流，宣城李文瀚、阳湖陈烺等诸自郅，更无讥焉。金氏《旗亭》、董氏《芝龛》，一拾安史之昔尘，一志边徼之逸史，駸駸入南声之室，惜董作略觉冗杂耳。陈厚甫《红楼梦》，曲律乖方，未能搬演，益信荆石山民之雅矣。同光之际，作者几绝，惟《梨花雪》、《芙蓉碣》二记，略传人口，顾皆拾藏园之余唾，且耳不闻吴讴，又何从是正其句律乎？因取最著者，论次如左。

内廷七种：内廷供奉曲七种，大半出华亭张文敏之手。乾隆初，纯庙以海内升平，命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廷诸庆事，奏演祥瑞瑞应者，谓之《法官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寿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又演目莲尊者救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筏》，于上元前后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词藻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为超妙。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其词皆出自下游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钞袭元明《水浒》、《义侠》、《西川图》诸院本，不及文敏多矣。

《西楼》：袁箴庵《西楼记》，颇负盛名，歌场盛传其词，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侠试》北词，尚能稳健，而收尾不俊，已如强弩之末，盖才不丰也。即世传【楚江情】一曲，亦钞袭周宪王旧词（见《诚斋乐府》），箴庵不过改易一二语而已，而能倾动一时，殊出意外。

《秣陵春》：此记谱徐适、黄展娘事，又名《双影记》。以玉杯、古镜、法帖作媒介，而寄慨于沧海之际，虽摹写艳情，颇类玉茗，而整齐紧凑，可与《钧天乐》相颉颃。余最爱《赋玉杯》之【宜春令】、《咏法帖》之【三学士】，此等文字，曲家从来所未有，非胸有书卷，不能作也。【宜春令】云：“司徒卣，尚父彝，拜思回朱衣捧持。到如今锦茵雕几，一朝零落瓶 耻。何如带赵玉今完，甌无缺紫窑同碎。晴窗斗茗持杯，旧朝遗惠。”【三学士】云：“秘阁牙签今已矣，过江十纸差池。想不到城南杜姥凄凉第，倒藏着江上曹娥绝妙碑。只是留香帖付阿谁？”其意致新颖，实则沉痛。又【泣颜回】云：“薛壁画南朝，泪尽湘川遗庙。

江山余恨，长空黯淡芳草。莺花似旧，识兴亡断碣先臣表。过夷门梁孝台空，入西洛陆机年少。”又末折【集贤宾】云：“走来到寺门前记得起初敕造，只见赭黄罗帕御床高。这壁厢摆列着官员舆造，那壁厢布设些法鼓钟铙。半空中一片祥云，簇拥着香烟缥缈。如今呵，新朝改换了旧朝，把御牌额尽除年号。只落得江声围古寺，塔影挂寒潮。”沉郁感叹，不啻庾信之《哀江南》也。

《钧天乐》：尤西堂《钧天乐记》，世谓影射叶小鸾（见汪允庄诗）。记中魏母登场，即云先夫魏叶，盖指其姓也。寒簧登场【点绛唇引子】云：“午梦惊回”，盖指其堂也。而《叹榜》、《嫁殇》、《悼亡》诸折，尤觉显然。所传杨墨卿，即指西堂总角交汤传楹也。其词戛戛生新，不袭明人牙慧，而牢落不偶之态，时见于楮墨之外。《送穷》、《哭庙》，几令人搔首问天。余最爱《哭庙》折，【四门子】词云：“你入秦关烧破咸阳道，救邯郸受六国朝。彭城鏖战兵非弱，谁料得走乌江没下梢。楚军尽逃，汉军又挑。悔不向鸿门把玉玦了。骓兮正骁，虞兮尚娇，怎重见江东父老。”他如《歌哭》折【金络索】云：“我哭天公，颠倒儿曹做哑聋。黄衣不告相如梦，白眼谁怜阮客穷。真懵懂，区区科目困英雄。一任你小技雕虫，大笔雕龙，空和泪铭文冢。”又《嫁殇》折【懒画眉】云：“为甚的恹恹鬼病困婵娟？半卷湘帘裊药烟，可怜他空房小胆怯春眠。你看流莺如梦东风懒，一枕春愁似小年。”又《蓉城》折【二郎神】云：“年韶稚，护春娇小窗深闭，画卷诗笺怜薄慧。心香自袅，讳愁无奈双眉。看飞絮帘栊芳草醉，咒金铃花花衔泪。锁空闺，镇无聊孤宵梦影低徊。”皆卓绝时流者也。

《眉山秀》：玄玉所作有三十三种，《一》、《人》、《永》、《占》（说见前）最着盛名，而《眉山秀》尤出各种之上。长沙义伎事，见洪容斋《夷坚志》，玄玉本此，又以苏小妹、秦少游事，为一书之主。《赚娟》折殊堪发噱。义伎本无名字，此作文娟，当是玄玉臆造。又少游客死藤州，未及还朝，此作小妹假托少游，南游时再赚文娟，及少游返长沙，娟复拒绝，迎往京邸，以东坡一言而解，虽足见贞操，而于本事欠合，不如依原书殉节逆旅之为愈矣。记中《婚试》一折，《纳书楹》录之，词颇精警。

《扬州梦》：留山《扬州梦》，以绿叶成阴事为主，又以紫云为副，而往来怱怱者，杜秋娘也，与陈浦云《维扬梦》略同。《水嬉》一折，极为热闹。传奇家作曲，每易犯枯寂之弊，此作不然，故佳。《双报应》则粗率矣。

《笠翁十五种曲》：翁作取便梨园，本非案头清供，后人就文字上寻瘢索垢，虽亦言之有理，而翁心不服也。科白之清脆，排场之变幻，人情世态，摹写无遗，此则翁独有千古耳。十五种中，自以《风筝误》为最，《玉搔头》次之，《慎鸾交》翁虽自负，未免伤俗。他如《四元》、《偷甲》、《双锤》、《万全》诸本，更无论矣。

《桃花扇》：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

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通体布局，无懈可击，至《修真》、《入遭》诸折，又破除生旦团圆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场复不冷落，此等设想，更为周匝。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借者，通本乏耐唱之曲，除《访翠》、《眠香》、《寄扇》、《题画》外，恐亦寥寥不足动听矣。马、阮诸曲，固不必细腻，而生旦则不能草草也。《眠香》、《却奁》诸折，世皆目为妙词，而细唱曲不过一二支，亦太简矣。东塘《凡例》中，自言曲取简单，多不逾七八曲，弗使伶人删薙，其意虽是，而文章却不能畅适，此则东塘所未料也。云亭尚有《小忽雷》一种，谱唐人梁生本事，皆顾天石为之填词，文字平庸，可读者止一二套耳，而自负不浅。又为云亭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团圆，以悦观场者之目，更属无谓。

《长生殿》：此记始名《沉香亭》，盖感李白之遇而作，因实以开、天时事。继以排场近熟，遂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又念情之所钟，帝王罕有，马嵬之变，势非得已，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更名《长生殿》。盖历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宜其独有千秋也。曲成赵秋谷为之制谱，吴舒凫为之论文，徐灵胎为之订律，尽善尽美，传奇家可谓集大成者矣。初登梨园，尚未盛行，后以国忌装演，得罪多人，于是进入内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时流转四方，无处不演此记焉。叶怀庭云：“此记上本杂采开天旧事，每多佳构。下半多出稗畦自运，遂难出色。”实则下卷托神仙以便缩写，略觉幻诞而已。至其文字之工，可云到底不懈。余服其北词诸折，几合关、马、郑、白为一手，限于篇幅，不能采录。他如《闹高唐》、《孝节坊》、《天涯泪》、《四婵娟》等，更无从搜罗矣。

《惺斋六种曲》：惺斋作曲，皆意主惩劝，尝举忠孝节义事，各撰一种。其《无瑕璧》言君臣，教忠也。其《杏花村》言父子，教孝也。其《瑞筠图》言夫妇，教节也。其《广寒梯》言师友，教义也。其《花萼吟》言兄弟，教弟也。事切情真，可歌可泣，妇人孺子，尤可劝厉，洵有功世道之文，惜头巾气太重耳。惟《南阳乐》谱武侯事，颇为痛快，如第三折诛司马师，第四折武侯命灯倍明，第八折病体全愈，第九折将星灿烂，十五折子午谷进兵，偏获奇胜，十六折杀司马昭、擒司马懿，十七折曹丕就擒并杀华歆，十八折掘曹操疑冢，二十二折诛黄皓，十五折陆逊自裁，孙权投降，孙夫人归国，三十折功成身退，三十二折北地受禅，皆大快人心之举。屠门大嚼，聊且称意，固不必论事之有无也。

《藏园九种曲》：心余诸作，皆述江右事，独《桂林霜》不然，而文字亦胜。九种中《四弦秋》等已入杂剧，不论。传奇中以《香祖楼》、《空谷香》、《临川梦》为胜，《雪中人》、《桂林霜》次之，《冬青树》最下，叙述南宋事多，又无线索也。《空谷香》、《香祖楼》二种，梦兰、若兰同一淑女也，孙虎、李虬同一继父也，吴公子、扈将军同一樊笼也，红丝、高驾同一介绍也，成君美、裴旻同一故人也，姚、李两小妇同一短命也，王、曾两大妇同一贤媛也。各为小传，尚且难免雷同，作者偏从同处见异，梦兰启口便烈，若兰启口便恨，孙虎之愚，

李蚓之狡，吴公子之慧，扈将军之侠，红丝之忠，高驾之智，王夫人则以贤御下，曾夫人因爱生怜，此外如成、裴诸君，各有性情，各分口吻。无他，由于审题真措辞确也。至《临川梦》则凭空结撰，灵机往来，以若士一生事实，现诸氍毹，已是奇特，且又以“四梦”中人一一登场，与若士相周旋，更为绝倒。记中《隐奸》一折，相传讽刺袁简斋，亦令黠可喜。盖若士一生，不迳权贵，递为执政所抑，一生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亲，哀毁而卒，固为忠孝完人。而心余自通籍后，亦不乐仕进，正与临川同，作此曲亦有深意也。其自题诗云：“腐儒谈理俗难医，下士言情格苦卑。苟合皆无持正想，流连争赏诲淫词。人间世布珊瑚网，造化儿牵傀儡丝。脱屣荣枯生死外，老夫叉手看多时。”可知其填词之旨矣。

《芝龛》：恒岩此记，以秦良玉、沈云英二女帅为经，以明季事涉闺阁暨军旅者为纬，穿插野史，颇费经营。惟分为六十出，每出正文外，旁及数事，甚至十余事者，隶引太繁，止可于宾白中带叙，篇幅过长，正义反略，喧宾夺主，眉目不清，此其所短也。论者谓轶《桃花扇》而上，非深知《芝龛》者。又记中每曲点板，但往往有板法与句法不合者，如上四下三句法，而点以上三下四板式，不知当日奏演时何若也（此病最坏，实则填词时未明句读）。第五十七出中有悼南都渔歌三首，酣畅淋漓，记中仅见。【满江红】词云：“如此江山，又见了永嘉南渡。可念取衣冠原庙，龙蟠虎踞。白水除新啼泪少，青山似洛豪华故。视眈眈定策入纶扉，奇功据。燕子叫，春灯觑。瑶池宴，迷楼住。看畴咨献纳，者般机务。鳞玉江干杨柳态，貂蝉河榭芙蓉步。召南薰歌舞奏中兴，风流足。”又云：“芳乐莺声，已忘却杜鹃啼血。淆混着孤鸿群雀，淮扬旌节。半壁山川防御缓，六朝金粉征求切。问无愁天子为何愁，梨园缺。挺击变，妖书揭。红丸反，移宫掣。又重钩党祸，仍依珰辙。玉合王孙耽玉笛，金貂宦孽操金玦。听秦淮遗韵似天津，鸣鸧鹄。”又云：“尘浣西风，昏惨惨台城秋柳。竟填补伏波前欠，明珠论斗。监纪中书随地是，职方都督盈街走。拥貂冠鱼袋出私门，多于狗。练湖佃，洋船搂。芦洲课，爪仪。更分文筋两，旗亭税酒。磻使又差肥豕腹，宫娃再选惊螭首。唱江风鼓棹说兴衰，渔婆口。”

《六如亭》：此记叙次，悉本正史，及东坡年谱，无颠倒附会之处。观空于佛，结穴于仙，使放逐之臣，离魂之女，仗金刚忍辱波罗蜜，同解脱于梦幻泡影电露，而证无上菩提，洵卫道之奇文，参禅之妙曲也。记中《伤歌》一折，乃坡公挈朝云，在海外嘉祐寺松风亭觞咏，命唱自制送春词。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句，呜咽不成声。公叹曰：“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折中用【二郎神集贤宾】，最合缠绵之意，虽本稗畦《密誓》，然亦沉郁有致。记中以此折及温都监女一节事，最胜。

沈氏四种：蕢渔四种，以《才人福》为最，《伏虎韬》次之，《报恩缘》、《文星榜》又次之。此曲颇不易见，各家曲话，皆来著录，事迹之奇，排场之巧，洵推杰作。《才人福》以张幼于为主，以希哲、伯虎为配。吴人好谈六如，此曲若登场，可以笑倒万夫矣。记中有诗翁、诗伯、诗祖宗三诗，极嬉笑怒骂之致，为

全书最生动处。又希哲與夫联元与厨娘之女有染，《淫诨》一折，语语是轿夫口吻，且无十分淫褻语，所以为佳。《伏虎韬》则本“子不语中医妒”一事为之，布局绝奇。惟四种说白，皆作吴谚，则大江以上，皆不能通，此所以流传不广欤？

《倚晴楼六种》：韵珊诸作，《帝女花》、《桃溪雪》为佳，《茂陵弦》次之，《居宫鉴》最下，此正天下之公论也。《帝女花》二十折，赋长平公主事，通体悉据梅村挽诗，而文字哀感顽艳，几欲夺过心余，虽叙述清代殊恩，而言外自见故国之感。惟《佛贬》、《散花》两折，全拾藏园唾余，于是陈烺、徐鄂辈，无不效之，遂成剧场恶套矣。《桃溪雪》记吴绛雪事。绛雪善书画，通音律，尤工于诗，永康人，归诸生徐明英，未几而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于闽，其伪总兵徐尚朝等，寇陷浙东，及攻取金华，过永康，艳绛雪名，欲致之。永康故无城可守，众虑蹂躏，邑父老与其夫族谋，以绛雪纾难。绛雪夷然就道，至三十里坑，以渴饮给贼，即坠崖死。通本事迹如是。其词精警浓丽，意在表扬节烈。盖自藏园标下笔关风化之旨，而作者皆矜慎属稿。无青衿挑达之事，此是清代曲家之长处。韵珊于《收骨》、《吊烈》诸折，刻意摹神，洵为有功世道之作。惟净丑角目，止有《绅哄》一折，似嫌冷淡，此盖文人作词，偏重生旦，不知净丑衬托愈险，则词境益奇。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此中消息，可与韵珊诸作味之也。他作从略。

坦园三种：蓬海三记，余最喜《再来人》，摹写老儒状态，殊可酸鼻。《麻滩》、《理灵》，不脱藏园窠臼。

《全福》：长安女士王筠撰，词颇不俗。有朱砧序，略谓：女士先成《繁华梦》，阅之觉全剧过冷，搬演未宜。越年乃有《全福记》，则春光融融矣。此记事实，未脱窠臼，惟曲白尚工整耳。

《归元镜》：演莲池大师事，文颇工雅，结构与《昙花》同。

以上传奇。

#### 四 清人散曲

清人散曲，传者寥寥，其有专集者，不过数家，列下。

归元恭：《万古愁》。朱彝尊：《叶儿乐府》。尤侗：《百末词余》。厉鹗：《北乐府小令》。许宝善：《自怡轩乐府》。吴锡麒：《南北曲》。赵对澂：《小罗浮馆杂曲》。谢元淮：《养默山房散套》。凌霄：《振檀集》。赵庆熹：《香消酒醒曲》。蒋士铨：《南北曲》。吴藻：《南北曲》。

至曲选总集，可云绝少，兹录四种，此外恐已无多矣。

叶堂：《纳书楹曲谱》四集。钱思霏：《缀白裘》十集。菰芦钓叟：《醉怡情》。武林曲痴：《怡春锦》六集。

上散曲别集十二种，总集四种。而总集中《纳书楹》为曲谱，《缀白裘》、《醉怡情》为戏曲，《怡春锦》止第六集为散曲，求如前明《雍熙乐府》、《词林摘艳》诸书，竟无有也，此亦见清人不重曲词矣。即此十二家言之，亦不过余事及此，非颀门之盛业。元恭《恒轩集》，以古文雄，不以《万古愁》著也。惟其词瑰瓌恣肆，于古之圣贤君相，无不诋诃，而独流涕于桑海之际。此曲之传在意境，不在文章也。沈绎堂云：章皇帝尝见此曲，大加称赏，命乐工每膳歌以侑食，此亦一奇事也。今盛传于世，不复摘录（今人有以此曲为熊开元作者，余不之信）。竹垞《叶儿乐府》，仅有小令，无套曲，而词多俊语，如【折桂令】四支，【朝天子】《送分虎南归》，【一半儿】《咏名胜十二首》，殊隽。西堂《百末词余》即附词后，《秋闺》【醉扶归】套最胜。樊榭亦止工小令，不及大套。吴穀人《南北曲》在集后有二卷，《钱唐观潮》之【好事近】、《孟兰会》之【混江龙】、《喜洪稚存自塞外归》【新水令】诸套，颇见本领。许穆堂《自怡轩》曲，亦多佳构，《题邵西樵酿花小圃》、《陶然亭眺望》、《题张忆娘柳如是像》、《赠萧兰生》诸套，圆美可诵，盖深于词律，故语无拗涩也（许有《自怡轩词谱》极佳）。赵对澂杂曲，佳者不多。《养默山房散曲》，仅存三套，无可评鹭。独赵秋舲刻意学施子野，故词境亦相类，《有感对月》二套，尤为脍炙人口。而余所爱者【二郎神】《题谢文节琴》，气息高雅，无滑易之病。至月下老人祠中签诀，各以【黄莺儿】写之，亦属仅见。其词轻圆流利，俨然《花影集》也。蒋士铨曲附见集末，中有《题迦陵填词图》北套，可与洪昉思南词并传，为集中最胜处。苹香诸作，意境雅近秋舲，与所作《饮酒读骚》剧，更觉清俊。盖散曲文情闲适，《读骚图》未免牢愁故也。一代名手，不过数家，清曲衰息，固天下之公论也。



# 曲学通论

## 自叙

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金元之间，作者至富，大率假仙佛任侠里巷男女之辞，以舒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气。迨温州、海盐、昆山诸调继起，南声靡靡，几至充栋。其间宫调之正犯、南北之配合、科介节拍、清浊阴阳，咸有定律，不可假借。即深于此道者，一或不慎，辄逸绳尺，此岂易事哉。丁巳之秋，余承乏国学，与诸生讲习斯艺，深惜元明时作者辈出，而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为学子导先路者，卒不多见。又自逊清咸同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正始日远，牙旷难期，亟欲荟萃众说，别写一书。因据王骥德《曲律》为本，旁采挺斋、丹邱、词隐，伯明诸谱及陶九成、王元美、臧晋叔、李笠翁、毛稚黄、朱竹垞、焦里堂各家之言，录成此书。又作家数一篇，略陈流别，以资研讨。己未仲冬，删汰庞杂，付诸手民，大抵作词规范，粗具本末，而循声造谱，仍未疏论，盖口耳之间，笔不能达也。惟罅漏纰缪，在所不免，大雅君子，尚其匡正之。长洲吴梅。

## 第一章 曲原

剧曲之兴，由来已久，而词变为曲，其间迁嬗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世之论者，以其勃起于金元之际，遂疑出自异域，其实非也。曲之为道，托体既卑，为时又近。宋元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齿及。而治此艺者，大都不学之徒，即有一二文士，喜其可以改易风俗，亦不过余力及此，未闻有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此亦文学家一憾事也。夫杂剧之名，见于《宋志》（宋时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小儿队、女弟子队各进杂剧队舞，见《宋史·乐志》）。其时歌词，今无可考，惟教坊致语，皆一时文人为之。宋人集中，多乐语一种。大抵铺陈皇猷颂扬藻饰之词（其文节目颇繁。一、教坊致语，二、口号，三、勾合曲，四、勾小儿队，五、队名，六、问小儿队，七、小儿致语，八、勾

杂剧，九、放小儿队，十、勾女童队，十一、队名，十二、问女童队，十三、女童致语，十四、勾杂剧，十五、放女童队），此天子大宴时用之。民间宴会伎乐，至为简略，而歌词独存，如曾慥《乐府雅词》所录。谓之大曲，所用词牌，有【水调歌】、【道宫薄媚】、【逍遥乐】诸曲。其中节目，多寡不一，有散序、鞞排、偏擷、正擷、入破、虚催、实催、袞遍、歇拍、煞袞诸名。其词有赋物者，有分咏故事者，初无定则也。陈旸《乐书》云：“大曲前缓叠不舞，至入破则羯鼓、鼙鼓、大鼓与丝竹合作，勾拍益急，舞者入场，投节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俯仰，百态横出。”据此，则当时歌舞之状，犹可想见。论曲之原起，当孕育于此焉。盖词之与曲，黎然为二，其蝉蜕之渐，不易定断。虽大曲舞态，与后世不同，而勾放舞队，已开后人科介之先。大遍诸词，又为金元套数之始。至如传奇家记一人一事，备述离合悲愉之况，其体虽为创见，顾如赵德麟【蝶恋花】十阙，述《会真记》事，分段歌之，视后代戏曲之格律，更具体而微。金董解元《西厢》，仍德麟之旧，而杂剧体例，遂因之不变。是曲体虽成于解元，而其因固造端于赵宋。迨胡元入主中华，所用胡乐，嘈杂缓急之间，旧词至不能按，乃更造新声，而北曲大备。天意若悯文明禹甸，拘文牵义者之无所措其手足，别辟一新文界以处之，至不惜破华夏之防，放此异彩，以吹笛鸣角之雄风，汰金粉靡丽之末习，此亦文学上至奇之局也。南人好事者，又推演两宋之旧制，力求雅正，而南曲以兴。由是南北两家，各树旗鼓，北剧盛于元时，实甫最称淹雅，至明初尚不失其传。传奇定于永嘉《琵琶》一记，卓然千古，《荆钗》、《拜月》，望尘莫追。终明之世，南词盛行，流传诵习，卷帙至多。实则南北之面目虽殊，而精神终一。北人虽广罗词藻，以示典雅，而反失其真；南人虽力摹伧荒口吻，以昭真率，而诘屈聱牙，适形其弱。王元美曰：“北主劲切雄壮，南主清峭柔婉；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宜和歌，南宜独奏。”洵深造有得之言也。此南北曲之大要也。

## 第二章 宫 调

宫调之说，盖微渺矣。周德清习而不察，沈词隐语焉不详。或问曲何以谓宫调？何以有宫又复有调？何以宫之为六？调之为十一？既总之为十七宫调矣，何以今之用者，北仅十四，南仅十三？又何以别有十三调之名也？曰：此宋人俗乐之遗意，未尽亡者也。宫调之立，本之五声十二律，在古时至为详备，而今多散亡也。律吕诸说，宏博浩繁，无暇殚述（律吕言隔八相生之理，书籍正多，以无关词曲略之），第撮其要，则律之自黄钟以下凡十二也。声之自宫、商、角、徵、羽而外，合变宫、变徵，凡七也。宋人所谓八十四调者，以律为经，以声为纬，乘之每声得十二调，合十二律计之，则八十四调，此古法也。然不胜其繁，且乐工又不尽用（宋张炎《词源》云：“今雅俗止行七宫十二调。”案，叔夏生于宋末入于元，当时祇有七宫十二调，则古法久废矣），于是省之为四十八宫调。四十八

宫调者，亦以律为经，以声为纬，由七声之中，去徵声及变宫、变徵，仅省为四。以声之四，乘律之十二，每律得四调，合十二律，则四十八调也。四十八调中，凡以宫声乘律皆名曰宫，以商、角、羽三声乘律，皆名曰调。今备列其目，以佐参订云。

黄钟：宫俗名正宫、商俗名大石调、角俗名大石角调、羽俗名般涉调。

大吕：宫俗名高宫、商俗名高大石调、角俗名高大石角、羽俗名高般涉调。

太簇：宫俗名中管高宫、商俗名中管高大石调、角俗名中管高大石角、羽俗名中管高般涉调。

夹钟：宫俗名中吕宫、商俗名双调、角俗名双角调、羽俗名中吕调。

姑洗：宫俗名中管中吕宫、商俗名中管双调、角俗名中管双角调、羽俗名中管中吕调。

中吕：宫俗名道宫、商俗名小石调、角俗名小石角调、羽俗名正平调。

蕤宾：宫俗名中管道宫、商俗名中管小石调、角俗名中管小石角调、羽俗名中管正平调。

林钟：宫俗名南吕宫、商俗名歇指调、角俗名歇指角调、羽俗名高平调。

夷则：宫俗名仙吕宫、商俗名商调、角俗名商角调、羽俗名仙吕调。

南吕：宫俗名中管仙吕宫、商俗名中管商调、角俗名中管商角调、羽俗名中管仙吕调。

无射：宫俗名黄钟宫、商俗名越调、角俗名越角调、羽俗名羽调。

应钟：宫俗名中管黄钟宫、商俗名中管越调、角俗名中管越角调、羽俗名中管羽调。

此所谓四十八调也。自宋以来，四十八调者，不能具存。南宋时止存七宫十二调，今就《中原音韵》所载者核之，止六宫十一调，此所以有十七宫调之名也。第就其所属各曲言之，则声调又自不同，其说如下（加点者皆存）。

仙吕宫清新绵邈

- 南吕宫感叹伤悲
- 中吕宫高下闪赚
- 黄钟宫富贵缠绵
- 正宫惆怅雄壮

- 道宫飘逸清幽（以上六宫）
- 大石调风流蕴藉
- 小石调旖旎妩媚
- 高平调条拗滉漾（拗旧误拘，南词作羽调）
- 般涉调拾掇坑塹

歇指调急并虚歇

商角调悲伤宛转（南亡北存）

- 双调健捷激袅
- 商调凄怆怨慕

角调咽鸣悠扬

宫调曲雅沉重（四十八调中，无宫调，未详其理）

越调曰陶写冷笑（以上十一调）

以四十八调，较十七宫调，已亡佚泰半矣。顾自元以来，北亡其三（歇指调、角调、宫调），南亡其四（即前北词三调，合一商角调）。故北仅十四，南仅十三也。继又自十七宫调而外，变为十三调。十三调者，盖所存六宫，不名为宫，改称为调。如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但呼为调也。明蒋惟忠著《十三调谱》，即用此名，惟南曲有之，此变之最晚者也。宫调之中，有自古所不能解者，宫声于黄钟起宫，不曰黄钟宫，而曰正宫，于林钟起宫，不曰林钟宫，而曰南吕宫，于无射起宫，不曰无射宫，而曰黄钟宫。其余各宫，又各立名色。盖今正宫实黄钟也，而黄钟实无射也。沈括所云今乐声出入，不全合古法，但略可配合，虽国工亦莫知其所因者，此也。又古调声之法，黄钟之管最长，长则极浊，无射之管最短（按应钟又短于无射，惟此律皆为中管，自来无调，故缺而不论。盖中管废久矣），短则极清，且五音中宫、商宜浊，徵、羽宜清，今正宫曰惆怅雄壮近浊，越调曰陶写冷笑近清，似矣。独无射之黄钟是清律也，而曰富贵缠绵，又近浊声，殊不可解。此或古人误将无射之黄钟，作黄钟之正宫耳。或问各曲之隶属于各宫调下，亦有说乎？曰各曲有悲愉刚柔之不同，各宫调亦有高下卑亢之异，管色之间，更有声度抗坠之别，予是以曲声之高低哀乐，取其相类，分属各宫各调之下，而笛色亦酌定其尺度焉（按古笛各随律定制，共十二笛，今则止有一笛矣）。然古人先有词而后按律，今乐则先有律而后有词，故各曲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仄，又各准所谓仙吕清新绵邈，越调陶写冷笑者，以分协之，各宫各调，部署甚严，如卒徒之各有主帅，不得陵越焉。宋之诗余亦有注明宫调，屯田、白石，皆能自谱自歌。其时作者踵起，家擅专门，今皆亡不得见。

所相沿可考，以不坠古乐之一线者，仅此十三宫调而已。南北之律，初无二政，北之歌也，必和以弦索，南曲无论何宫何调，按之一拍足矣。在作法之始，非北严而南宽，自《琵琶》、《拜月》二记出，创为“不寻宫数调”，而后之作者，多孟浪其词、混淆错乱，此学古人之失也。

### 第三章 调 名

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始于汉之【朱鹭】、【石流】、【艾如张】、【巫山高】，梁陈之【折杨柳】、【梅花落】、【鸡鸣高树巅】、【玉树后庭花】等篇。于是词则有《金荃》、《兰畹》，《花间》、《草堂》诸调，曲则有金元剧戏诸调。北词诸调，载天台陶九成《辍耕录》，及涵虚子《太和正音谱》，南词诸调，则毗陵蒋惟忠《南九宫十三调谱》，吴江沈宁庵《南曲谱》，胪列甚备。顾词之与曲，实分两途。间有摭采词名入南北曲者，亦不多见。以北曲论，金则有【醉落魄】、【点绛唇】、【满江红】、【沁园春】类，元则有【哨遍】、【醉花阴】、【八声甘州】、【满庭芳】、【秦楼月】类。或稍易字句，或止用其名，尽变其调。以南曲论，则小令如【卜子】、【生查子】、【忆秦娥】、【临江仙】类，长调如【喜迁莺】、【称人心】、【意难忘】类。止用作引曲，不加节拍，过曲中如【八声甘州】、【桂枝香】、【尾犯序】类，亦止用其名，尽变其句调。其名虽仍宋词之旧，而其词句之变异，自金至元其间变革，无可考订。盖视古乐府，不知几更沧桑矣。北曲牌名，其意义可考者，颇不多觐。至如【呆骨朵】、【者刺古】、【阿纳忽】、【唐兀歹】诸名，大率取当时方言，今人莫识其义。南词诸牌，亦颇不一致。有取古人诗词中语名者，如【鹧鸪天】则取郑嵎“家住鹧鸪天”，【青玉案】则取张衡《四愁诗》语，【粉蝶儿】则取毛泽民“粉蝶儿共花同活”。有以地名者，如【梁州序】、【八声甘州】、【伊州令】之类。有以音节名者，如【步步娇】、【急板令】、【节节高】、【滴溜子】、【双声子】之类。其他无所取义，或以时序，或以人物，或以花鸟，或偶触所见而名者，纷错不可胜纪。又有杂犯诸调名者，如两调合成为【锦堂月】，三调合成为【醉罗歌】，四、五调合成为【金络索】，四、五牌全调连用为【雁鱼锦】，或有明言几犯者，如【二犯江儿水】、【四犯黄莺儿】、【六犯清音】、【七犯玉玲珑】，又有八犯为【八宝妆】，九犯为【九疑山】，十犯为【十样锦】，十二犯为【十二红】，十三犯为【十三弦】，三十犯为【三十腔】类，此皆文人狡狴，实则无甚深义。又有一调分为两宫，而声各不同，句法全异者，如【小桃红】，一在正宫，一在越调；【红芍药】，一在南吕宫，一在中吕宫。又有古体失考，流俗增减字句，至繁声过多，不可遵守，如【越恁好】、【雌雄画眉】类。有字面差讹，致失本意，如【生查子】，查即槎字，用张骞乘槎事；玉抱肚，唐人呼带为抱肚，宋真宗尝赐王安石玉抱肚，今讹为【玉胞肚】；醉公子，唐人以咏公子，今讹为【醉翁子】；朝天子本牡丹种名，见陆游《牡丹谱》，今讹为【朝天子】类。又

有一调两用，以此作引，即以此作过曲者，如《琵琶》【念奴娇引】“楚天雨过”云云，下文过曲，“长空万里”云云，则省曰【本序】，言本上曲之【念奴娇】也。《拜月亭》【惜奴娇引】，“祸不单行”云云，下文过曲“自与相别”云云，亦省曰【本序】。又【夜行船引】，“六曲阑干”云云，下文过曲“春思恹恹”云云，亦省曰【本序】，言本上之【惜奴娇】与【夜行船】也。顾如《琵琶》之【祝英台】、【尾犯】、【高阳台】等曲，皆以此引，亦皆以此过曲，宜书【本序】矣。今反不书，而于“新篁池阁”一曲，乃亦署曰【本序】，不知前有【梁州令引】，方可作【本序】，今前引既他曲，而亦以【本序】名之，则非也。又登场首曲，北曰楔子（北剧中辄有一事情节末了，别加一饶戏，亦作楔子，与此异）。南曰引子，引子有慢词，过曲属近词。曲之第二调，北曰【么】，南曰【前腔】，又曰【换头】。【前腔】者，连用二首，或四、五首，句法一字不易者也。【换头】者，换其前曲之头，稍增减一、二字句，如【锦堂月】、【念奴娇】则换首句，【朝元令】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通调各自全换，【梁州序】则至第三、第四调始换首二句，此类是也。【煞曲】曰【尾声】，亦曰【余文】，或曰【意不尽】，或曰【十二时】（以南曲【尾声】皆用十二板为节），其实一也。格式句子，稍有不同，当随所用宫调以为衡（《南曲谱》论【尾声】颇详，可参考），今多混用，非是。大抵南调之创，稍次北词，《拜月》之作，略先《琵琶》，二记调绝不同。《拜月》诸调，又绝不见他戏，足知创调之始，当不止如今谱所载者，特时代已远，无从辑补，只就其存者，谨慎用之，自无出宫落腔之诮矣。

#### 第四章 平仄

今之平仄，韵书所谓四声也。四声者，平、上、去、入也。平谓之平，上、去、入总谓之仄。曲有宜于平者，而平有阴阳，有宜于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曰拗嗓。盖平声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返，入声则逼侧而调不得自转，故均一仄也。上自为上，去自为去，独入声可出入互用。北音重浊，故北曲无入声，转派在平、上、去三声。而南曲不然，词隐谓入可代平，为独泄造化之秘。又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韵》，入声亦止许代平，余以上、去相间。不知南曲与北曲，正自不同，北则入无正音，故派在平、上、去之三声，各有所属，不得假借；南则入声自有正音，又施于平、上、去之三声，无所不可。大抵词曲之有入声，正如药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三声字面不妥，无可奈何之际，得一入声，便可通融打诨过去，是故可作平、可作上、可作去，而其作平也，可作阴，又可作阳，不得以北音拘。此则世之唱者，习用不知，而论者又未敢拈出，笔之纸上故耳。其用法则宜平不得用仄，宜仄不得用平，宜上不得用去，宜去不得用上，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上上去去不得叠用，单句不得连用四平、四上、四去、四入。押韵有宜平而亦可用仄者，有宜

仄而亦可用平者，有宜平不得已而以上声代之者，韵脚不宜多用入声代平、上、去字。一调中有数句连用仄声者，宜一上一去间用。词隐谓遇去声当高唱，遇上声当低唱，平声入声，又当斟酌其高低，不可令混。或又谓平有提音，上有顿音，去有送音，盖大略平、去、入启口便是，独上声须从平声起音，渐揭而重以转入，此自然之理。至调其清浊，叶其高下，使律吕相宣，金石错应，此在握管者之责，作词第一要义，当注意于此。

## 第五章 阴 阳

古之论曲者，曰：“声分平仄，字别阴阳”。阴阳之说，北曲《中原音韵》论之甚详，南曲则久废不讲，其法亦湮没不传。明余姚孙俟居先生，最严阴阳，盖得之其诸父月峰先生者。夫五声之有清浊也，清则轻扬，浊则沉郁。周氏以清者为阴，浊者为阳，故于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阳（从低至高曰揭），抑下字皆曰阴（从高至低曰抑）。而南曲正尔相反，南曲凡清声字皆揭而起，凡浊声字皆抑而下。今略论之。曲之篇章句字，既播之声音，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可和管弦。倘宜揭也而或用阴字，则声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阳字，则字必欺声。阴阳一欺，则调必不和。欲调以就字，则声非其声，欲易字以就调。则字非其字，毋论听者逆耳，抑亦歌者棘喉。《中原音韵》载歌北曲【四块玉】者，原文是“彩扇歌青楼饮”，而歌者歌“青”为“晴”，谓此一字，欲扬其音，而“青”乃抑之，于是改作“买笑金缠头锦”始叶，此即声非其声之谓也（以上阴阳就北曲言，以揭为阳，以抑为阴）。南曲反此，如《琵琶记》【尾犯序】首调末句，“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句，“冷”字是掣板，唱须直下，宜上声，“清”字须揭起，宜用阴声，今并下第二、第三调末句，一曰“眼睁睁”，一曰“语惺惺”，“冷”、“眼”、“语”三字，皆上声。“清清”、“眼睁睁”、“惺惺”，皆阴字，叶矣。末调末句，却曰“相思两处一样泪盈盈”。“泪”字去声，既启口便气尽，不可宛转，下“盈盈”又属阳字，不便于揭，须唱作“英”字音乃叶。【玉芙蓉】末三字，正与此“冷清清”三字同。《南九宫谱》用《拜月亭》中，“圣明天子诏贤书”作谱，词隐评云：“子诏”上去妙。殊误。盖“诏贤”二字，法用上阴，而“诏贤”是去阳，唱来却似“沼轩”故也。两平声则如“高阳台宦海沉身”句，“沉”字是阳，“身”字是阴，此句当作仄仄阴阳，今曰“沉身”，则“海”字之上声，与“沉”之阳字相戾。须作“身沉”乃叶。以此类推，他调可见。大略阴字宜搭上声，阳字宜搭去声。如“长空万里”换头，“孤影”、“光莹”、“愁听”三句，“孤”字以阴搭上，“愁”字以阳搭去，唱来俱妙，独“光”字唱来似“狂”字。则以阴搭去之故，若易“光”为阳字，或易“莹”为上声字，则又叶矣。【祝英台换头】“春昼”、“知否”、“今后”三句，上三字皆阴，而独“知否”好听，“春”字则似“唇”，“今”字则似“禽”，正以接下去上二声不同之故。若易“春”、“今”为阳，或易

“昼”、“后”为上，则又无不叶矣。此下字活法也。又平声阴则揭起，而阳则抑下，固也。然亦有揭起处，特以阳字为妙者，如【二郎神】第四句第一字，亦是揭调。《琵琶》“谁知别后”，《连环》“繁华庭院”，《浣纱》“蹉跎到此”，《明珠》“徘徊灯侧”，“谁”字、“繁”字、“徘”字，揭来俱妙，而“蹉”字揭来，却似“姪”字，盖此字之揭，其声吸而入，其揭向内，所以阳字，特妙，而阴字之揭，其声吐而出，如去声之一往而不返故也。又【梁州序】第三句第三字，亦似揭起，亦以阳为妙，如“日永红尘隔断”，与“一点风来香满”，“风”不如“红”妙。【胜如花】第三句第三字亦然，《荆钗》之“岂料登山蓦岭”，与《浣纱》之“为甚登山涉水”，两“登”字俱欠妙，余可类推。此天地自然之妙，呼吸抑扬，转在几微间，又不可尽谓揭处决不可用阳也。然古曲阴阳皆合者，亦自无多，即《西厢》为音律之祖，开卷第一句，“游艺中原”之“原”，法当用阴字，今“原”却是阳，须作“渊”字唱乃叶，他可知已。学者就南北曲谱中，细细斟酌，填入字句，自无齟齬之病矣。

## 第六章 作法（上）

## 第七章 作法（下）

## 第八章 论韵

欲明曲韵者，先须识声、音、韵三说。盖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声者出声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声而玉振之”。声之为名，盖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韵者，收韵也，是字之尾，故曰余韵。三者之中，韵居其殿而最为要。凡字之有韵，如水之趋海，其势始定。故古来律学之士，于声于音，虽讨论至精，而唯审韵尤兢兢焉。然韵理精微，而法又烦苛，又古今诗骚词曲，体质不同，因造损益，相沿亦异，拟为指示，益增眩惑。今姑以唐人诗韵为准，而约以六条，简之则统韵之繁，精之则悉韵之变，标位明白，庶便通晓。一曰穿鼻，二曰展辅，三曰敛唇，四曰抵腭，五曰直喉，六曰闭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后，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韵也，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韵是也。展辅者，口之两旁角为辅，凡字出口之后，必展开两辅，微如笑状，作收韵也，支、微、齐、佳、灰五韵是也。敛唇者，口半启半闭，聚敛其唇，作收韵也，鱼、虞、萧、肴、豪、尤六韵是也。抵腭者，其字将终时，以舌抵上腭，作收韵也，真、文、元、寒、删、先六韵是也。直喉者，收韵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韵是也。闭口者，却闭其口作收韵也，侵、覃、盐、咸四韵是也。凡三十平声已尽于此，上去即可缘是推之。唯入声有异。因列唐人韵四声表以钩稽之，斯理尽矣。凡是六条，



其本条之内，往往可通，其外者即不相借假。或有通者，必竟别读，乃相通耳。古今韵学，离合递变，原其大略，不外乎斯。能缘是六条，极求精诣，一贯之悟，于是乎在。因先列唐人韵目，后列四声表。

## 唐人韵目

上平声十五部（据孙愐《唐韵》目而更详，唐人所并用者，凡一百零七部）：一东、二冬（钟并用）、三江、四支（脂之并用）、五微、六鱼、七虞（模并用）、八齐、九佳（皆并用）、十灰（咍并用）、十一真（諄臻殷并用）、十二文、十三元（魂痕并用）、十四寒（桓并用）、十五删（山并用）。

下平声十五部：一先（仙并用）、二萧（宵并用）、三肴、四豪、五歌（戈并用），六麻、七阳（唐并用）、八庚（耕清并用）、九青、十蒸（登并用）、十一尤（侯幽并用）、十二侵、十三覃（谈并用）、十四盐（添严并用）、十五咸（衔凡并用）。

上声三十部：一董、二肿、三讲、四纸（旨止并用）、五尾、六语、七麌（姥并用）、八荠、九蟹、十贿（海并用）、十一轸（准隐并用）、十二吻、十三阮、十四旱（缓并用）、十五潜、十六铎（狎并用）、十七筱（小并用）、十八巧、十九皓、二十哿（果并用）、二十一马、二十二养（荡并用）、二十三梗（耿静并用）、二十四迥、二十五拯（等并用）、二十六有（厚黝并用）、二十七寝、二十八敢、二十九琰（忝俨并用）、三十赚（檻范并用）。

去声三十部：一送、二宋（用并用）、三绛、四寘（至志并用）、五未、六御、七遇（暮并用）、八霁（祭并用）、九泰（卦怪夬并用）、十队（代废并用）、十一震（稕焮并用）、十二问、十三愿（愿恨并用）、十四翰（换并用）、十五谏（裯并用）、十六霰（线并用）、十七啸（笑并用）、十八效、十九号、二十箇（过并用）、二十一杓、二十二漾（宕并用）、二十三映（诤劲并用）、二十四径、二十五证（嶝并用）、二十六宥（候幼并用）、二十七沁、二十八勘（闾并用）、二十九艳（酹并用）、三十陷（鉴梵并用）。

入声十七部：一屋、二沃（烛并用）、三觉、四质（术栻并用）、五物（迄并用）、六月（没并用）、七曷（末并用）、八黠（鎋并用）、九屑（薛并用）、十药（铎并用）、十一陌（麦昔并用）、十二锡、十三职（德并用）、十四缉、十五台（盍并用）、十六叶（帖业并用）、十七洽（狎乏并用）。

## 唐人韵四声表

平上去入

穿鼻 东董送 入声无穿鼻韵

穿鼻 冬肿宋 入声无穿鼻韵

穿鼻 江 讲 绛 入声无穿鼻韵

质

展辅 支 纸 寘 陌 质陌职俱承寘，陌又承泰、又承队

职

展辅 微 尾 未 物

敛唇 鱼 语 御

药 药两承御遇、又三承啸效号

敛唇 虞 麌 遇

月

展辅 齐 荠 霁 屑 月屑锡俱承霁，月又承队

锡

陌

展辅 佳 蟹 泰 陌职俱承泰，陌又承真，职又承寘、又承队

职

月

展辅 灰 贿 队 月职既承队，月又承霁，又承泰

职

抵腭 真 軫 震 入声无抵腭韵

抵腭 文 吻 问 入声无抵腭韵

抵腭 元 阮 愿 入声无抵腭韵

抵腭 寒 旱 翰 入声无抵腭韵

抵腭 删 潜 谏 入声无抵腭韵

抵腭 先 铣 霰 入声无抵腭韵

敛唇 萧 箫 啸 沃

敛唇 肴 巧 效 觉 沃 觉 药 俱 三 承 啸 效 号，药 又 两 承 御 遇（沃 觉 药 派 入 萧 肴 豪 内 皆 可 通 用）

敛唇 豪 皓 号 药

直喉 歌 哿 个 曷

直喉 麻 马 禡 黠

穿鼻 阳 养 漾 入声无穿鼻韵

穿鼻 庚 梗 映 入声无穿鼻韵

穿鼻 蒸 拯 证 入声无穿鼻韵

敛唇 尤 有 宥 屋

闭口 侵 寢 沁 緝

闭口 覃 感 勘 合

闭口 盐 琰 艳 叶

闭口 咸 赚 陷 洽

称唐人韵者，别于孙愐之《唐韵》也。愐韵本冬复有钟，支复有脂之者。殆是沈约之古本，今既并用，为一百七部，平三十，上三十，去三十，入十七。细案唐人用韵，无弗相符，故列其目。

四声表者，统四声于六条者也。六条者，穿鼻展辅之分，计凡六也。何以托诸《唐韵》？因古近之适中也。其法一经一纬，六条为经，四声纬之。其表韵之理有二：一曰案文，二曰寻声。夫穿鼻抵腭无入，故入之部少，然入与三声，又不相为伦，故表韵莫难于判入。质之承寘，显矣，犹亲嫡也，质去声为交质之质，即四寘之音也。郅侄之属从至，萃蹕之属从粹，此案文得之也。思入为虱，离入为栗，此寻声得之也。陌则半寘半泰，何也？易，即容易之易，为入也，刺，即刺客之刺为入也，此从寘来者也。画之去声在泰，陌有益隘，泰有隘隘，文与声俱近也。又如白伯魄客之属，曲韵俱派入皆来，而曲韵皆来，即诗韵佳灰，又可引伸其类者也，夫泰佳之裔也，此所以半寘半泰也。职则半真半泰半队，何也？食织之去声皆在寘，而亿臆从意，意亦寘也。北塞之去声皆在队，而色侧测墨之属，曲韵亦俱派入皆来，而曲韵皆来，即诗韵佳灰，泰与队，俱灰之裔也，此所以半寘半泰半队也。物微之入也，亦可以寻声得之也，尉也乞也，亦未亦物，此可以案文得之也。药，鱼虞之入也，朝列之位为著，而著亦入药，汉廉范之谣曰：“廉叔度，来何莫。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无裤。”“度”，“莫”、“作”皆入药也，去之御遇，即平之鱼虞也。药又承萧肴豪，何也？二萧有焯，

而熵亦入药，十八嗽有约有熵，而约熵亦入药，十九效有乐，而乐亦入药，二十号有凿，而凿亦入药，此其验也。月承霁又承队，何也？蹶、揭，霁之入也；亭，队之入也。屑锡之俱承霁者何？切契闭说从霁来，入屑者也。梁沈约《郊居赋》曰：“雌霓连蜺”，“霓”从齐来入锡者也，从齐，即从霁也。泰承蟹不承贿，贿之于队，犹蟹之于泰也，皆亲嫡也。一屋二沃，音本相近，而以沃承嗽效号，何也？沃从天也，鹄从告也，褭从暴也，囊告之去声入号也，皆其验也。觉之承嗽效号也，樵从焦也，箭从筲也，雹从包也，觉乐之去声入效也，皆其验也。歌之入为曷，而麻之入为黠也，古曲如渴字、喝字、葛字、割字、抹字、阔字、活字、夺字、脱字、豁字，皆七曷也，而唱入歌戈。八黠则读之自与六麻叶，可亡伦已。屋之承宥何也？读音豆也，簇音臻也，柚音狄也，内音糅也，宿音秀也，缪音谬也，皆其一系相承者也。《王风》“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离，条其嘯矣。条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修”、“淑”相叶，此古文可证也。北人呼六为溜，此方音可证也。缉、合、叶、洽四入声皆闭口，据柴氏《古韵通》之言，使缉非闭口必入职，使合洽非闭口必入黠，使叶非闭口必入屑。今皆别隶者，正与沁勘艳陷相贯联，皆闭口矣。平上去相承易晓，而穿鼻抵腭无入声，故无论焉。然声音万变而韵无方，未可摘次以求，辄约略其端，以俟神解。

尚有注意者，南曲入声，俱可单押，不必叶入平上去三声是也。或有谓单押处，仍作三声唱，如【画眉序】单押入声，首句韵便应作平声唱，末句韵便应作去声唱。【绛都春序】单押入声者，首句韵便应作上声唱，是仍以入作平上去，何不仍隶入三声中邪？不知北曲之以入隶于三声也，音变腔不变，如元人《张天师》剧【一枝花】“老老实实”，“实”字《中原音韵》作平声，绳知切，是变音也。【一枝花】第五句谱，原应用平声，而此处恰填平字，平声字以平声腔唱，是不须变腔也。《东堂老》【醉春风】“倪来之物”，“物”字《中原》作务，是变音也。【醉春风】末句韵，谱应去声，而此处恰填去字，去声字以去声腔唱，是不须变腔者也。若南曲【画眉序】，《明珠记》“金盏泛蒲绿”，“绿”字直作绿音，不必如北之作虑，此不变音也。【画眉序】首句韵应是平声，歌者虽以入声吐字，而仍须微以平声作腔也，此变腔也。其【尾声】云：“可惜明朝又初六”，“六”字竟作六音，不必如北之作溜，此不变音也。然【画眉序】【尾声】末句韵，应是平声，则歌者虽以入声吐字，而仍须微以平声作腔者也。此北之与南，虽均有入作三声之法，而实殊者也。又北曲之以入隶三声有定，如某入声字作平声，某入声字作上，某入声字作去，一定不移。若南之以入唱作三声也，无一定法，凡入声字俱可以作平作上作去，但随谱耳。如用穀字，而此字谱当是平声，则吐字唱穀，而作腔便可唱如窝；谱当上声，则吐字唱穀，而作腔便可唱如窝之上声；谱当去声，则吐字唱穀，而作腔便可唱如窝之去声，非如北曲穀字之定作古也。余皆可推，此又与北曲殊者也。故混入三声，则与北曲无别，且亦难于分派。若如北曲法，竟废却入声，又四声不完，所以别出单押之法，而随谱变腔为定也。又南曲系本填词而来，词家元备有四声，而平上去韵可以通用，入声

韵则独用不溜三声，今南曲亦通三声，而单押入声，正与填词家法吻合，益明源河之有自矣。

## 第九章 正讹

戏曲本相传既久，致讹字间出，或系刻本之误，或为俗子所改，致撰人叫屈，识者贻嗤，不一而足。如《西厢》“风欠酸丁”之“欠”，俗子作耍字音，至去其字之转笔处一“丿”，并字形亦为改削，不知字书从无此字。元贾仲名《萧淑兰》剧【寄生草】曲：“改不了强（去声）文 醋饥寒脸（音敛，不作检音），断不了诗云子曰酸风欠，离不了之乎者也腌穷俭。”以“欠”与“脸”、“俭”叶韵，明白可证。盖起于南人但知有“风耍”俗语，不知北音，遂妄倡是说。不意金在衡辈，亦为所误，记之正讹。夫使果为“风耍”之义，何不径用“耍”字，而以“欠”字代之耶？其在《琵琶记》者尤多，如《请粮》【普天乐】，原以家麻、歌戈二韵通用，其云：“岂忍见公婆受饿”，正与上“弟和兄更没一个”，下“直恁摧挫”相叶，却改作“受馁”，又有从而附和之者，以为避俗。夫《琵琶》久用本色语矣，“饿”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韵为快耶？《成亲》【女冠子引】“丈夫得志佳婿乘龙”，与上下入声“簇”、“促”韵全不叶，或改作“坦腹”，于韵是矣，而与后之“兀的东床难教我坦腹”，又犯重复，直是难择，则是东嘉自误。【双声子】“娘介福”用《诗经》语，俗子改作“分福”，以不识“介”字义又与“分”字字形相近之故，后复改作“万”福，又“万”与“分”相近之故也。《剪发》【香罗带】第三调：“堪怜愚妇人”，下当云“单身又贫”，“贫”却易为“穷”，亦误。记中每对偶甚整，或谓“孔雀屏开”，当作“开屏”，与下“芙蓉隐褥”相对，此词隐于考误已正之矣。又尝疑“新篁池阁”、“槐阴庭院”二语，“槐阴”与“新篁”不对，必有误字。“新篁”当以“高槐”为对乃的。孟郊诗“高槐结浮阴”，非无出也。即此曲，前云“深院荷香满”、又“只管打扇与烧香”，又“一架茶蘼满院香”，下又云“香肌无暑”，又“一点风来暗香满”，又“香奁日永”，又“香消宝篆沉烟”，又“怎还得黄香愿”，又“猛然心地热透香熏汗”，又“只觉荷香十里”，又“清香泻下琼珠贱”，连用十一“香”字，重叠之甚，而“香满”、“香奁”、“香消”三句叠用，尤为不妥。有改“香奁”作“湘帘”者，与上“蔷薇帘幙”又重，不可强为之解。本折落场诗“欢娱休问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几何。”两“何”字亦重，下“何”字盖多字之误耳。他如《明珠记》【二郎神换头】“果然是萍水相遭”，与上文之“问分晓”，下文之“郎年少”相叶，因坊本误刻，而皆唱作“相逢”。又《红拂记》【古轮台】“刺船陈儒”，“刺”字或作次音，或作辣音，皆非，当音作戚。陈儒谓陈平也，刺船事见《史记》，却无正音。《庄子·渔父篇》注音戚，此可为证。【懒画眉】“只得颠倒衣裳试觑渠”，“倒”字皆唱作上声。夫去声则颠倒之义也，上声则倾倒之倒，于义不协矣。此则起于

朱子注诗，《诗》言：“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下“颠之倒之”，即复说上文“颠倒”二字之辞，其实一也。却于上“倒”字音作上声，而下“倒”字音作去声，此何说也？又“撇道”，北人调侃说脚也，汤若士《还魂记》末折“把那撇道儿搭长舌揼”，是以“撇道”认作臊子也，误甚。又散套“窥青眼”曲【白练序换头】“萧郎信渺茫下”，旧谱原作“还追想当年处士庄”，《词选》作“漫留下当年系马桩”，俚甚，非。白语“眼望旌节旗，耳听好消息”，出元人杂剧，令皆讹作“旌捷旗”，然似不如“捷旌旗”，与下“好消息”对为的。“恁君走到夜摩天”，“夜摩天”语出《藏经》，今皆讹作“焰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谓可与语言之人难得也，今讹作“可与人言”。“两叶浮萍归大海”，盖本白居易“与君何处重相遇，两叶浮萍大海中”诗语，词隐唱曲当知，以为非是，或偶未见此诗耳。大抵刻本中误处，须以意理会，不可因仍其误，彼优人俗子，既不能晓，吾辈又不为是正，几何不令千古贻误耶？

## 第十章 务头

## 第十一章 十知

前作法上下两篇，备言填词之理，专为作者立论。尚有数事，不论填词、度曲、制谱，皆当洞悉者，复条论之。

（一）字义。识字之法，当本《中州》，而《中州》之音，未尝无土字，故当知反切。《乐府传声》所论开齐撮合及阴阳清浊之理甚详，不独度曲者当知，即作者亦当慎重用字也。至于字义，尤须考究，作曲者偶一误用，致为识者讪笑。如梁伯龙《浣纱记》：“金井水红花曲，波冷溅芹芽。湿裙衩，娇羞谁讶。”此“衩”字法当用平，而“衣衩”之“衩”属去声，李义山诗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此其明证，于是改作“鞞”，“鞞”字平声，合律矣。然“鞞”箭袋也，不可施诸女子之口，作谱者遂强作阴平声歌之，至今如故也。此其失自陈大声始，大声散套【节节高】云：“莲舟戏女娃，露裙衩”，伯龙和之，而汤若士《还魂·寻梦》折【懒画眉】云：“睡荼蘼抓住裙衩线”，歌者以去声叶之，至不合【懒画眉】腔格。又《浣纱》【刘泼帽】曲云：“娘行聪俊还娇倩，胜江南万马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雇倩之倩，作清字去声读；一音茜，即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义当作茜音，今却押庚青韵中。又车字有二音，一音尺遮切，《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是也；一音居，《拜月》【玉芙蓉】曲“胸中书富五车，笔下句高千古”，此调当两句各押一韵，下句云“高千古”，则上句作居音，而世无呼作“五车”（作居音）

书之理。今歌者皆从尺遮切，宁韵不协，不作居音，此皆歌者不误而作者误也。叹字亦有二音，一平音作滩，一去声作炭。《琵琶·赴选》折末白：“仗剑对尊酒，耻为游子颜。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此“叹”字平声，与上“颜”字叶。后【玉交枝】曲“别离休叹，我心中非不痛酸”，此“叹”字当作去音，与下句“非爹苦要轻拆散”句互叶，今优人皆一律作去声唱，是作者不误而习者误也。他如癭之音为颖，颈瘤也，郑虚舟《玉玦记》“却教愧杀癭瘤妇”，认作平声。《庄子》“藐姑射山”之“射”音亦，巾栉之栉音卒，而汪南溟《高唐梦》【高阳台换头】云：“姑射，山色，神人绰约，云是肌肤冰雪。绝代无双，不数庄生陈说。停辍，倘若得遇春风面，又何用轻身巾栉。最关情，荒台云雨，楚宫湮灭。”是以“姑射”之“射”，“巾栉”之“栉”，与“雪”、“灭”同押矣。又【醉罗袍】云：“玉貌玉貌多娇怯，象服象服称秣纤，蛾眉侵入鬓云斜，一曲初生月。”【香柳娘】曲云：“总千金莫邪，蛟龙可歼，恩情难绝。”又云：“笑长安狭邪，刻画自无盐，笙歌罢精列。”又以“纤”、“歼”、“盐”三字，押入车遮韵中，此皖人土音也。又云：“招魂来得，空歌楚些”，“些”字本宋玉《大招》音苏个切，作梭字去声读，惟些少之些，是平声，今与车遮同押，此又大误也。至《浣纱》又以“些”字与妻、飞、眉、翠同押，如【出队子】云：“描红贴翠，谁似当朝太宰妻。尺三小脚走如飞，八九寸弯弯两道眉。尽说轻盈，略觉胖些。”以“些”字作西字音，此又苏州土音矣。偶举数则，见世俗沿讹之多，然则填词与度曲，可不以考文为事耶？

（二）章法。套数之曲，元人谓之乐府，与辞赋同一机轴，有起有止，有开有合，须先定下间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调，然后选句成章，切忌凑插，切忌将就，务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又如蛟人之锦，不着一丝纰纆，意新语俊，字响调圆，增减一调不得，颠倒一调不得，有规有矩，有色有声，众美具矣。而其妙处，正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须烟波渺漫，姿态横逸，简之不得，挹之不尽，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肠断，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此所谓标韵，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求之古人中，亦不易多得。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辈，皆小有致，而祝多俚语。康对山、王溪陂、常楼居、冯海浮，直是粗豪，原非本色。陈秋碧、沈青门、梁伯龙、李日华、金白屿，时有合作，然较之元人，不止上下床之别也。以余所见散套，明人止一施子野，清人止一赵庆熹而已（云间许宝善亦善填词，著有《自怡轩乐府》，顾不及赵）。古曲如“窥青眼”、“暗想当年罗帕上曾把新词写”、“因他消瘦”、“楼阁重重东风晓”、“人别后”诸曲，举世所谓绝妙好辞也，往往凑集掇拾，牵强失次，如理乱丝，不见头绪，今不具论。姑以“暗想当年”、“人别后”二套言，毋论意庸语腐，不足言曲，亦且疵病种种，不可胜举。“暗想当年”一套首曲用【步步娇】，首句止应七字，而“暗想当年罗帕上曾把新诗写”。连用五衬字，已非法矣。第三句照格止五字，原文云：“心猿乖意马劣”，改为折腰句。第四、五句“软玉温香，翠拥红遮”，语气不贯，且空无着落。末二句“琴瑟正和协，不觉花影转过梧桐月”，意复不接。第二曲【沉醉东风】，又起一意，特此曲语意颇

佳，至末后亦词华烂漫，但只是一意敷衍，又不当与后曲【忒忒令】、【湘江碣】、【燕山截】、【断鱼封雁贴】相妨，盖真无足取也。“人别后”一套，旧谱云是高则诚作，其词云：“【二郎神】人别后，正七夕穿针在画楼。暮雨过纱窗凉已透，夕阳影里，见一簇寒蝉衰柳。水绿苹香人自愁，况轻折鸾交凤友。得成就，真个胜腰缠跨鹤扬州。【前腔换头】风流。恩情怎比，墙花路柳。记待月西厢携素手，匆匆话别，霎时雨散云收。一种相思两处愁，雁来时音书未有（合前）。【集贤宾】西风桂子香韵幽，奈虚度中秋。明月无情穿户牖，听寒蛩声满床头。空房自守，暗数尽谯楼更漏。如病酒，这滋味那人知否？【前腔】功名未遂姻缘未偶。共簇个眉头，恼乱春心卒未休。怕朱颜去也难留，明珠暗售。不如意十常八九（合前）。【黄莺儿】霜降水痕收，迅池塘已暮秋，满城风雨还重九。白衣人送酒，乌纱帽恋头。那人一似黄花瘦。强登楼，云山满目，遮不断许多愁。【前腔】惟酒可忘忧，奈愁怀不殢酒。几番血泪抛红豆。相思未休，凄凉怎守。老天知道和天瘦（合前）。【猫儿坠】绿荷萧索，无可盖眠鸥。浅碧粼粼露远洲，羁人无力冷飕飕。添愁，悄一似宋玉高唐，对景伤秋。【前腔】一簇红蓼，相映白苹洲。傍水芙蓉两岸秋，想他娇艳倦凝眸（合前）。【尾】一年好景还重九，正是橘绿橙黄时候。强把金尊断送秋。”此套首曲，以“七夕穿针”起，而“寒蝉衰柳”、“水绿苹香”非七夕语。“得成就”二句，与上文不接。“腰缠跨鹤”句，比拟不伦，既曰“暮雨过纱窗凉已透”，又曰“雨散云收”，又曰“满城风雨还重九”，用“雨”字太多。【集贤宾】首调言“中秋”，而“听寒蛩声满床头”，非中秋语，次调起句用八字非体。既曰“虚度中秋”，又曰“见池塘已暮秋”，又曰“对景伤秋”，又曰“傍水芙蓉两岸秋”，又曰“强把金尊断送秋”，押“秋”字韵太多。既曰“水绿苹香人自愁”，又曰“一种相思两处愁”，又曰“遮不断许多愁”。又曰“添愁”，“愁”韵亦太多。既曰“如病酒”，又曰“白衣人送酒”，又曰“惟酒可忘忧”，又曰“强把金尊断送秋”；既曰“水绿苹香”，又曰“相映白苹洲”；既曰“绿荷”，又曰“橘绿”；既曰“一种相思”，又曰“相思未休”；既曰“空房自守”，又曰“凄凉自守”；既曰“满城风雨还重九”，又曰“一年好景还重九”，一套中押二“柳”字，四“愁”字，五“秋”字，二“收”字，三“酒”字，二“头”字，三“九”字，二“瘦”字，杂凑可笑。其中“怕朱颜去也难留”三句，语意俱不相蒙，“白衣送酒”无谓，“几番血泪”句，与上文不接，“绿荷”、“红蓼”、“白苹”、“芙蓉”、“橘绿”、“橙黄”，何堆积至此！末句“断送秋”，复不成语。弇州评词曲，谓不免杂以凡语，疵病如此，诘止凡已耶？总之，二曲无词家学问，一也；无大见识，二也；无巧思，三也；无俊语，四也；无次第，五也；无贯串，六也；故词家须埽去一切俚钉肤浅语为要。

（三）句法。一调有一调句法，当视板式为衡。如七字句，有宜上四下三者，有宜上三下四者。此间分别，都在板式。盖上四下三句法，如“锦瑟无端五十弦”，其板在“无”字、“五”字、“弦”字上，读之如一句诗。若“五十弦锦瑟年华”，则板在“十”字、“锦”字、“年”字，而于“华”字下用一截板，见得



此句已完。故作者当知句法，句法一误，无从下板矣。《桃花扇·传歌》折【琐窗寒】云：“破瓜碧玉佳期，唱娇歌，细马骑。缠头掷锦，携手倾杯，催妆艳句，迎昏油壁。配他公子千金体，年年不放阮郎归，买宅桃叶春水。”此曲以文字论固佳，惟“配他公子千金体”句，法应上三下四。《荆钗》云：“反教人挂肠悬胆”，《紫钗》云：“还倚仗词锋八面”，板式皆合。今若依板法，则“予千金体”，复成何语。余尝谓《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盖谓此等处也。至就文律言之，则曲中句法，宜婉曲忌直致，宜藻艳忌枯瘁，宜溜亮不宜艰涩，宜轻俊不宜重滞，宜新采不宜陈腐，宜摆脱不宜堆垛，宜温雅不宜激烈，宜细腻不宜粗率，宜芳润不宜噤杀。又总宜自然不宜生造，意常则贵造新语，语常则倒换须奇。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他人用拙，我独用巧。平仄调停，阴阳诸协，上下引带，无所不宜，减一句不得，增一句不得。我本新语，而使人闻之若是旧句。言机熟也，我本生曲，而使人歌之容易上口。言音调也，一调之中，句句琢磨，毋令有市井语，毋令有欺噪语（上字声谨慎用之，知一调低腔在宜何处，则方可用，切勿随便）。积以成章，自无疵病矣。

（四）引子。此独传奇中有之，若作散套则不必用。盖一人出场，不能即说出剧中情节，于是假眼中景物，或意中情绪，略作笼盖词语，故谓之引，言引起下文许多话头也。北词中开首数曲，皆用散板，直至三四曲后，方用节拍，故不用引。南调则每曲有一定板式（惟【赚曲】、【不是路】及【红衲袄】、【青衲袄】无板。《燕子笺·骇像》折引子后用【不是路】二曲，【红衲袄】二曲后，便直接【尾声】，通折无板，不足为法），而每色登场，势不能即唱曲词，乃用此法，则起讫有端，言之成章矣。通用诸牌，皆杂取词中小令中令为之，间有长调如【念奴娇】、【薄幸】、【东风第一枝】、【尾犯】诸类，或摘用一支，或即用【本序】作过曲，如【祝英台引子】后，即用【祝英台序】作过曲（《琵琶·规奴》折），【高阳台引子】后，即用【高阳台序】作过曲（同上《拒姻》折）是也。其作法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却须调停句法，检点字面，使一折中事，先以数语涵盖，勿晦勿泛，此是上谛。《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谓开门见山，自是东嘉独步。《浣纱》范蠡冲场，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则可，今出大夫之口，不合矣。又越夫人引【算子】云“金井辘轳鸣，上苑笙歌度。帘外忽闻宣召声，忙蹙金莲步。”是一宫人口吻，独西施一引【绕池游】颇佳，“苧萝山下，村舍多潇洒。问莺花肯嫌孤寡？一段娇羞，春风无那。趁清明溪边浣纱。”余则非腐则漫。《玉玦》诸引，虽伤过文，然语俊调雅，不失文人之笔。《还魂》、《紫钗》各引，时见警策，此因若士寝馈元词至深，故有此境。《明珠》引子，常用古人旧词，或改易一二句（此法明人正多，如汤、沈辈皆有），究不足为法。向来唱引子者，皆于句尽处用一底板，词隐于用韵句下板，其不韵句止以小鼓点之，分清句读，最是妙法。今歌者每句用小锣小鼓，实是不当。

（五）过曲。过曲即是正曲，所以云过者，谓从引子过脉到正曲也。南词套数，虽不如北曲之严，然一宫之中，苟无他情节，终联成一套，即有间入他宫他调者，

而其所用管色，仍复相同也。散套难于传奇，以有宾白相间，可各就白文之意，试填一二曲，后文再就宾白生意，故通套重复者少。散曲则不然，须先谋篇幅，一意贯串，不比传奇中每支可逐段生意也。其间换头正曲之别，前后脉落之微，皆须留意。宫调中可以通用者，如正宫中吕诸曲，不妨互相借用，至若不可相通之调，如商调与中吕，南吕与道宫，则万不能联作一套，此格律宜细也。又南词每套，自二三曲后，必须抽板，此抽板曲上，切勿多用衬字，缘板式既简，唱来自快，衬字一多，赶板不及。【尾声】首句用腰板，切勿加衬字（见前作法下）。若就文字言之，大抵不外两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须奏之场上，不论衣冠市井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始称通方。最要落韵稳当，如《琵琶》“手指上血痕尚在衣麻”，将“麻衣”二字倒用，《红拂》“鬓云撩”，下无“乱”字，是歇后语矣。此皆趁韵，切须检点。又不可令有败笔语，《琵琶》【侥侥令】既云“但愿岁岁年年人常在，父母共夫妻相劝酬”，下又云“夫妻长厮守，父母愿长久”，说过又说，至“两山排闥”二句，与上下文何涉。【尾声】“惟有快活是良谋”直张打油语矣。用韵须是一韵到底方妙，屡屡换韵，毕竟才短，不得以《琵琶》、《拜月》为藉口。若重韵则正不必拘，古剧皆然，避而牵强。不若重而稳协也。然如“人别后”套，重韵至四五处，则又万万不可。

（六）尾格。【尾声】结束一篇之曲，须是愈着精神，末句尤须以极俊语收之方妙。凡北曲【煞尾】定佳，作南曲者往往潦草收场，徒取完局，戏曲中佳者绝少。惟汤若士“四梦”中【尾声】，首首皆佳，顾又多衬字。如《紫钗·钗圆》折云：“再替俺烧一炷誓盟香，写向乌丝阑凑尾。”竟如北词，亦不病也。各宫调尾，或平煞，或仄煞，各有定格，词隐虽胪列谱中，顾但有其名，未实以词，学者往往误用。又【尾声】总论，虽注定平仄板式，亦无词句，究不能引起填词人兴味，今列下。

（一）仙吕羽调之尾，名【情未断煞】，“衷肠闷损”套尾是：

向人家忙投奔，解鞍沽酒共论文，雨打梨花深闭门。

（二）黄钟尾，名【三句儿煞】，“春容渐老”套尾是：

潜踪蹑足行来到，切莫使夫人知道，受过凄凉休忘了。

（三）正宫调大石调尾，名【尚轻圆煞】，“祝融南度”套尾是：

银河动玉露低，且一向南窗少憩，明夜纳凉又这里。

（四）商调尾名【尚绕梁煞】，“那日忽睹多情”套尾是：

冤家下得忒薄幸，割舍的将人孤另，那世恩情做画饼。

(㉔)中吕低一格尾，般涉调尾，名【尚如缕煞】，“料峭东风”套尾是，即世所谓【意不尽】也：

从今酩酊眠芳草，高把银烛花下烧，韶光易老，休将春色辜负了（“韶光易老”句止用一板，或在“易”字上，或在“老”字下皆可）。

(㉕)中吕高一格尾，名【喜无穷煞】，“子规声里”套尾是：

欲恁妙手良工笔，仔细端相仔细题，做个丹青扇面儿。

(㉖)道宫尾，名【尚按节拍煞】，“新篁池阁”套尾是：

光阴迅速如飞电，好凉霄可惜渐阑，拚取欢娱歌笑喧。

又一体

是则春光今已去，频使人伤情怨忆，梅也酸心柳皱眉。

(㉗)南吕尾，名【不绝令煞】，“明月双溪”套尾是：

神思恹恹如病酒，房栊寂静忆凤俦，十二珠帘懒上钩。

(㉘)越调尾，名【有余情煞】，“炎光谢了”套尾是：

观花爱月人年少，但对酒当歌欢笑，月夕花朝蹉过了。

(㉙)小石调尾，名【收好因煞】，“花底黄鹂”套尾是：

今霄共约同欢会，先教个从人归去，安排办了筵席。

（十一）双调尾，名【有结果煞】，“箫声唤起”套尾是：

饶君使尽机谋彻，止不过负心薄劣，梦儿里对他分说。

共十一格。学者各就本宫调用之，勿乱次序，平仄板式，皆当遵守之。又有所谓【本音煞】者，谓之【随煞】，盖不用【尾声】。将本套末句，唱得缓些，即作煞声是也。如《琵琶·陈情》折，【归朝欢】第二曲末句，“也只是为国忘家敢惮劳”，唱时略缓，摇曳其音，即作收尾也。又凡一调作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两调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

（七）集曲。集曲本名犯调，乾隆时修《大成谱》，乃改此名。盖取各曲中一二语，联缀合成一曲，而别立一名。自有此法，而新声乃日出不穷矣。大抵曲中之犯，与词中之犯大异。词注重于起调毕曲，其所犯者声。姜尧章所谓仙吕宫上字住，道调宫亦上字住，故于仙吕曲中犯道调，或道调曲中犯仙吕是也。惟刘改之【四犯剪梅花】，实是曲家犯调之法。曲家所云犯调，竟是割裂词句，于结声起调，毫无关系，独宫调中须取管色相同者用之。王伯良谓诸宫调惟仙吕可与双调

出入，其余界限一严，不得陵犯。又云高平调，与诸调皆可出入，此说不甚合也。仙吕用工调，双调用正工调，旧谱中仙吕入双调一门，有用工调者，有用正工者，颇不一律。且如【步步娇】、【忒忒令】既入仙吕入双调，而【皂罗袍】、【好姐姐】，又入仙吕，夹杂无伦，实不足为法。高平一调，系用小工，所订字谱，又高亢激耳，藉曰诸调皆可出入，试用【清平乐】（今入小石）、【蓦山溪】、【夜合花】（今入大石）诸曲，与【二郎神】、【集贤宾】合奏，可乎不可乎？即如商黄调一门，新谱中亦载之，其实以商调黄钟两调合成，亦集曲耳，今别立一调名。则凡集曲中诸宫调出入者，皆可自立名目，不亦太繁乎？总之集曲之法，须看曲之粗细，板之紧慢，前调后调，配置须匀，前调板与后调板，须要联属（此与联套法相同），此最为紧要。古人集曲，如【巫山十二峰】、【金络索】、【十样锦】、【五月红楼别玉人】皆佳，《长生殿·舞盘》折，用仙吕而夹入中吕，腔不能美听矣。或谓南曲本不配弦索，既云集曲，何必又拘宫调？不知南人固取按板，然未尝不合弦索也。且既集为一曲，须使唱得接贴融化，令不见痕迹，若乱次以济，卑亢不相入，即在一套中过搭偶误（如《还魂·冥誓》折），尚且棘口，何况一曲中乎？何元朗谓北曲大和弦是慢板（俗名清点），花和弦是紧板，如中吕【快活三】末句，放缓出口，接唱【朝天子】，皆是大和弦慢板，与上文紧板相错，何等节奏。今集曲中，长支者前半皆用赠板，亦是紧慢相错，但后半一紧而不复收，则不如北词缓急互用之为愈耳。

（八）衬字。古诗余无衬字，衬字自南北二曲始。北曲配弦索，虽繁声稍多，不妨引带。南曲取按拍板，板眼紧慢，皆有定数，衬字一多，抢带不及，调中正字，反不分明。大凡对口曲，不能不用衬字，各同场大曲及散套，能不用愈佳；细调板缓，多用二三字，尚不妨；紧调板急，若多用一二字，便躲闪不迭。凡曲自一字句起，至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止，惟【虞美人】调有九字句，然是引曲，又非上二下七，即上四下五，若八字、十字以外，大半皆是衬字。今人不解，将衬字多处，亦下实板，乃至主客不分，此是大误也。如古《荆钗记》【锦缠道】云：“说甚么晋陶潜认作阮郎”，“说甚么”三字，是衬字也。而张伯起《红拂》【锦缠道】云：“我有屠龙剑钓鳌钩射雕宝弓”。增入“屠龙剑”三字，是以“说甚么”三字作实字也。《拜月亭》【玉芙蓉】末句“望当今圣明天子诏贤书”，本七字句，“望当今”三字系衬字，后人连衬字入句，如《千钟禄》“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遂成十字句，此亦误也。又《琵琶记》三换头曲，原无正腔可对，前调“这其间凡是不合来长安看花”。后调“这其间只得把那壁厢且都拚舍”，以为是本腔耶，不应有此长句；以为有衬字耶，不应于衬字上着板。《浣纱》却字字效之，亦是无可奈何之法。殊不知“这其间只是我”与“这其间只得把”，原是两正句，以“我”字、“把”字叶韵。盖东嘉此曲，原以歌戈、家麻二韵同用，“他”音拖，上“我”字与调中“锁”、“挫”、“他”、“堕”、“何”五字相叶，下“把”字与调中“驾”、“挂”二字相叶。历查《明珠》、《紫钗》、《南柯》，凡此二句皆韵，皆可为《琵琶》用韵之证，故知《浣纱》之不韵殊谬也。又如散套【越恁好】“闹花深处”一曲，纯是衬字，

无异缠令。今皆着板，至不可句读，凡此皆衬字太多之故。临川“四梦”，犯此颇多，钮少雅、叶怀庭制谱，往往改作集曲，煞费苦心。周挺斋论乐府，以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为上，世间恶曲，必拖泥带水，难辨正腔，文人自寡此等病也。

（九）板眼。古乐无拍，魏晋之间，有宋纤者，善击节，始制为拍。古用九板，今五板或四板，古拍板无谱，唐明皇命黄旛绰始造为之。牛僧孺目拍板为乐句，言以拍板节词句也，故又谓之节拍。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故总谓之板眼。初启声即下者，为实板，亦曰头板（遇紧调随字即下，细调亦俟声出徐徐而下）；字半下者为掣板，亦曰腰板；声尽而下者为截板，亦曰底板，场上前一人唱前调末一板，与后一人唱次调初一板，齐下者为合板；其板先于曲者，病曰促板，其板后于曲者，病曰滞板，古皆谓之拍，言不中拍也。唐《霓裳羽衣曲》，初散声无拍，至中序始有拍，今引曲无板，过曲始有板，盖其遗法。古今之腔调既变，板亦不同，于是有古板、新板之说。古板者，即每曲最初相传板式也。新板者，以旧板式不合搬演，于是为之上下挪移，或加浪板是也。沈宁庵《南曲谱》，于板眼之间，一以复古为事，其中如【薄媚曲破】、【三十腔】之类，皆不定板式，其郑重可知。其言谓清唱，则板之长短，任意按之，试以鼓板夹定，则锱铢可辨。又言古腔古板，必不可增损，歌之善否，正不在增损腔板，又言板必依清唱而后为可守，至于搬演，或稍损益之，究不可为法。具属名言，皆当遵守。据王伯良云：闻之先辈，有传腔递板之法，以数人暗中围坐，将旧曲每人歌一字，即以板轮流递按，令数人歌之如一声，按之如一板，稍有紧缓先后之误，辄记字以罚。如此庶不致腔调参差，即古所谓累累如贯珠者，亦无以加焉。明代嘌唱家守律之严如此。今人歌者，止知腔格之高下，板眼之紧慢，并正赠且不知，是叶广明所谓趁谱者是也，难矣哉。

（十）四十禁。余读王伯良《曲律》，有曲禁四十条，其间所列，亦有不尽律曲者，余因疏释之，学者能守其禁固佳，然为法至苛也。

重韵：古曲重韵，原无妨碍，兹首禁者，谓一字三四用之，或一曲中重见也，如《活捉》【梁州新郎】“枉称南国佳人”，末又云“花不醉下泉人”是也。

借韵：杂押旁韵，如支思韵中忽用齐微是也。《大成谱》凡遇用韵错误时，或书“押”、或书“借”，皆不合法也。

犯韵：谓句中字，不得与所押之韵相混，如押东韵，文中又犯本韵字，如“春风帘幕重”。

犯声：谓不押韵处亦不可有同声字，如“故国观光”四字，是犯双声，“汪洋晃荡”四字，是犯叠韵是也。

平头：第二句第一字，不得与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第二句末一字，不得与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去叠用：上去字须间用，不得用两上两去。

上去去上倒用：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苟一颠倒，便易拗噪，参观前平仄篇。

入声三用：叠用三入声。

一声四用：不论平上去入，不得叠用四字（【长拍】四上声句不在此例）。

阴阳错用：宜阴用阳字，宜阳用阴字，皆不发调。

闭口叠用：凡闭口字，只可单用，如用侵字不得又用寻字，或又用监、咸、廉、纤等字。又：用双字，如深深、恹恹、氍毹类，则不禁。

韵脚多以入代平：此类不免，但不可多用，如纯用入声韵及用在中句者，俱不禁。

叠用双声：字母相同，如玲珑皎洁类，止许用二字，不可连用至四五字。

叠用叠韵：二字同韵，如逍遥、灿烂类，亦止许用二字，不许连用四五字。

开闭口韵同押：凡闭口如侵寻等韵，不可与开口韵同押。

陈腐：不新采。

生造：不现成。

俚俗：不文雅。

蹇涩：不顺溜。

粗鄙：不细腻。

错乱：无次序。

蹈袭：忌用旧曲语意，若成语则不妨。

沾唇：不脱口。

拗噪：平仄不顺。

方言：他方人不晓。

语病：声不雅，如王西楼小令【朝天子】“杏花为鼠啮倒”，有云毛诗中“难道鼠无牙”，乍听如毛厕中杏花类。

请客：如咏春说夏，题柳说花类。

太文语：不当行。

太晦语：费解说。

经史语：如《西厢》“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类。

学究语：头巾气。

书生语：科举文气。

重字多：不论散套小令，重字俱须检出。

衬字多：衬至五六七字。

堆积学问：搬运类书，如《借茶》、《活捉》诸曲。

错用故事。

宫调乱用。

紧慢失次。

对偶不整。

上诸禁四十条，在知音高手，自无此病。如不能尽守，须检点去其甚者，使不碍目，不然终非法家也。

至如咏物诙谐之作更难。咏物毋得骂题，却要开口便见是何物，不贵说体，只贵说用，不即不离，得其风韵，令人仿佛如灯镜传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如元人王和卿咏大蝴蝶云：“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搨过桥东。”只起首一句，便知是大蝶翅，下文势如破竹，却无一句不是俊语。古诗词如咏柳【白练序】云“窥青眼”，开口便知是柳。下文“偏宜向朱门羽戟，画桥游舫，又倚阑凝望。消得几番，暮雨斜阳”等，皆从柳外做去，所以多韵致也。俳谐之曲，非绝颖之资，绝俊之笔，又运以绝圆之机，不易出色，着不得一太文字，又着不得一打油语，以俗为雅，一语出口，令人绝倒，乃妙。元人《秃指甲》“十指如枯笋”一首，周挺斋以为至佳，弇州亦极赏之。徐天池此体最善，如嘲歪嘴妓【黄莺儿】云：“一个海螺儿，在腮边不住吹。面前说话倒与旁人对。”又云：“抹胭脂，樱桃一点，搓过鼻梁西。”大为士林传诵，惟究非正道，偶一为之可也。

## 第十二章 家数

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诗词，酒边灯下，四字【沁园春】，七字【瑞鹧鸪】，粗豪横决，动以稼轩、龙州自况。自董解元作《西厢》，以方言俗语杂砌成文，世多诵习，于是杂剧作者，大率以谐俗之词实之，如《天宝遗事》、《王焕》、《乐昌分镜》、《王魁》等。今所传者，皆道路悠谬之语。故杂剧之始，仅有本色一家，无所谓辞藻缤纷，纂组缜密也。王实甫作《西厢》，始以研炼浓丽为能，此是词中异军，非曲家出色当行之作。观其《丽春堂》一剧，【耍孩儿】云：“睁开你那驴眼可便觑着阿谁，我便更歹杀者波，是将相的苗裔。”可知元人曲，本无藻饰之功。即如《西厢》中，“鶺鴒绿老不寻常”及“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亦非雅人口吻，是故知元人以本色见长，方可追论流别也。元人善词曲者，以大都、东平及浙中最盛（平阳亦盛，惟传作少见）。其散处行省者，又皆浮沉下僚不得志之士（见李中麓《小山小令序》），而江西嘌唱，尤能变易故常，别创南北合套之格。繁声一启，词法大备。《辍耕录》所载家门，有和尚、先生、秀才、列良、禾下、大夫、卒子、良头、邦老、都子、孤下、司吏、仵作、搬徕诸种，不过剧中角目分析之，无当于文字之高下。即《正音谱》所列，黄冠、江东、承安诸体，亦就剧情言之，而于作家无涉焉。大抵元剧盛，首推大都。自实甫继解元之后，创为妍丽之言，而关汉卿以雄肆易其赤帙，所作《救风尘》、《玉镜台》、《谢天香》诸剧，类皆奔放恣漾，以自喜。东篱又以清俊开宗，《汉宫》、《荐福》，允推大家。自是三家鼎立，矜式群英。仲文骚雅，服膺实甫，《五丈原》剧，蜚声日下，今惜不传。显之撰述，低首己斋，《临江》、《酷寒》、悉经藻饰，虎贲中郎，持论太严。子章《听琴》，自谓得东篱神髓，而幽艳过之。真定一隅，作者亦富，《天籁》一集，质有其文，“秋雨梧桐”直驾“碧云黄花”之上，盖亲炙遗山警欬，斯咳唾不同流俗也。《圯桥进履》、《石州醉词》瓣香兰谷，实近江右。他如尚仲贤《夺槊》、石君宝《戏妻》、戴善甫《卮亭记梦》，论其高下，若分天壤矣。东平高氏，力追汉卿，毕生绝艺，雕绩梁山（文秀善记梁山事，谱黑旋风剧多至八种），上较王、关，差觉才弱。享年不永，悼惜尤深，锲而不舍，可推作者。时起擅名，仅在《出塞》、《垓下别姬》，即为明代练川之本。其词散佚，无可评鹭。丹丘谓“雁阵惊寒”，意者植基不厚欤。仲清《伏剑》、寿卿《红梨》，风格翩翩，居然二甫也。大名宫天挺，襄陵郑光祖，平江姚守中，山东王廷秀，或以豪迈胜，或以艳冶胜，或以恬淡胜，要皆不出三家围范。至江州沈氏，作《潇湘八景》、《欢喜冤家》，以南北词合成，极为工巧。参军代面，蛮子关卿，开后代传奇之先，结金元散套之局，可谓豪杰之士矣。浙中学术，凤号彬彬，填词名家，指不胜数。仁山《西湖之梦》（金仁杰有《文姬还朝》、《西湖梦》等剧，刊自建康）范康《竹叶之舟》，天祐言情，肇“眉山之秀”；仲彬写怨，吟“杜曲之诗”。人文蔚起，他方不逮焉（周文质有《春风杜韦娘》、《苏武还乡》等剧）。流寓中如乔孟符、曾瑞卿等又皆一时彦士，雍容坛坫，啸傲湖山，极裙屐之胜槩矣。尝谓元人之词，约分三端：熹豪放者学关卿，工研炼者宗二甫，尚轻俊者效东篱。而张小山以小令著称，不入戾家爨弄，斯又词品之高卓者也。明代作家，符采辉映，咸有可观。开国之初，若王子一十六家，半承元季余习，今读《城南柳》、



《误入桃源》，其词绮组纷纶，不若前元之沈著。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喜拙素。自《香囊》、《连环》出，而作者又尚辞采。自玉茗“四梦”，以北词之法作南词，而偏越规矩者多。自吴江诸传，以俚俗之语求合律，而打油钉铰者众。于是矫拙素之弊者用骈语，革辞采之烦者尚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复工于琢词者，吴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吴江之法，而复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夫词曲之道，夙尚本色，《香囊》以文人藻采为之，遂泛滥而有文词家一体。及《玉玦》、《玉合》诸记作，益工修词，本质几掩，抑知曲以模写物情，体贴入理，所贵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绩，即蔽本来。而文人学子，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犹诗文之有六朝三唐也。今复备论之。《琵琶》尚矣，《荆》、《刘》、《拜》、《杀》，固世所谓四大传奇也。而《白兔》、《杀狗》俚鄙腐俗，读者至不能终卷。正统间，丘文庄以元老大儒，愜志音乐。《五伦》、《投笔》，《举鼎》、《香囊》，虽迂叟之谰言，实盛世之鼓吹。惟其时专工写实，不尚摹情，且青矜城阙，既放佚于少年，而“白紵管弦”，欲弥缝于晚岁，伯玉寡过，殊苦未能矣。邵氏《香囊》，独工写怨；雨舟《连环》，仅尚涂泽，非作者之极轨也，而好之者珍若璠玕，转相摹拟。郑若庸之《玉玦》，屠长卿之《昙花》，喜以骈语入科白。伯龙《浣纱》、伯起《祝发》至通本皆作俚语（《江东白紵》有《补明珠》一折，通首亦作骈语），斯又变之极者矣。

《琵琶》、《拜月》，古今咸推圣手也。则诚以本色见长，而未尝不事采饰（记中《赏荷》、《赏秋》亦工绮语，不尚白描，惟末后八折为后人所补）。君美以浑脱著誉，而间亦伤于俚俗（君美此记为后人麁杂，殊失旧观，故魏良辅不点拍板）。是以学则诚易失之腐，学君美易失之嘑，画虎不成，此类是也。而献王《荆钗》，且直摩则诚之垒，出词鄙倍，亦十倍于永嘉。继之者涅川《双珠》、弇州《鸣凤》、叔回《八义》、道行《青衫》，肤浅庸劣，皆学则诚之失也。近兗《绣襦》，工于调笑，中麓《宝剑》，不憙词华，虽追步《幽闺》，终伤粗率，反不如槎仙《蕉帕》。稊玉《红梅》，俊词翩翩，不失雅范焉。吴江诸传，独知守法，《红蕖》一记，足继高施。其余诸作，颇伤庸率，虽持法至严，而措词殊拙。临川天才，不甘羁勒，天葩耀采，争巧天孙，而诘屈聱牙，歌者咋舌，吴江尝谓“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吕玉绳以致临川，临川不怪，复书玉绳曰：“彼恶知余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世谓临川近狂，吴江近狷，自是持平之论。惟宁庵守法，可以学力求之，若士修辞，不可勉强企及，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于是为两家之调人者，如梅鼎祚《玉合》、《昆仑》，陆天池《怀香》、《明珠》，吴石渠《情邮》、《疗妒》，孟称舜《娇红》、《节义》，此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也。自词隐作谱，海内向风，衣钵相承，不失矩度者，如吕勤之《烟鬟》、《神女》，卜大荒《乞麾》、《冬青》，王伯良《男后》、《题红》，范文若《鸳鸯》、《花梦》（吕天成字勤之，会稽人，自号郁蓝生，有《神女》、《金合》、《戒珠》、《神镜》、《三星》、《双栖》、《双阁》、《四相》、《四元》、《二姪》、《神剑》十一种皆佚）皆承词隐之法，而大荒《冬青》，终帙不用上去叠字，勤之《神剑》、《二姪》等记，并科

段转折，亦效宁庵，其境益苦矣。此又以宁庵之律，学若士之词也。他若冯梦龙《太霞新奏》，史叔考《梦磊》、《合纱》，徐复祚《红梨》、《宵光》，沈孚中《绾春》、《息宰》，修词协律，并臻妙境。而袁凫公奉谱严整，辞韵恬和，《西楼》一帙，即能引用谱书，以畅己意，笔端慧识，迥异诸家。《九宫谱》词，为声音滞义，藉作者疏通之，凫公诚出昆山上也（郑若庸，字中伯，昆山人，有《玉玦》、《大节》、《五福》诸记）。有明曲家，作者至多，论其家数，实不出吴江、临川、昆山三家。惟昆山一席，衣钵无传，伯龙客游，家居绝少，吴中绝艺，仅在歌伶，斯由太仓传宗，故工伎独冠一世。中秋虎阜，斗韵流芬，沿至清初，斯风未泯。世祖入关，南方作者，盛称百子，梅村、展成，咸工此技。一时坛坫，宗仰吴门，而错词亦复美善。湖上笠翁，仅供优孟衣冠而已。乾嘉以后，作者渐少，间有操翰，大抵宗法藏园、嗣徽湖上，而能洞悉正变者少矣。当明崇弘间，皖人阮圆海，瓣香汤奉常，以尖刻为能，所作《燕子笺》、《春灯谜》、《牟尼盒》、《双金榜》诸种，布局造事，务极诡秘，亟欲一新词场之耳目。而湖上笠翁、红友花农，亦以新颖之思，状物情之变，论其优劣，阳羨实远胜湖上，即就曲律言，红友尤兢兢慎守也（笠翁十五种，文词至劣，独排场角目新俊可喜。红友《拥双艳三种》而外，他不多见，布局既新，措词尤雅，清初作者莫能及也）。至取订律诸家言之，自宁庵作谱，殊未尽善，伯明新谱，就正犹龙，沧桑一更，绡帙遂逸，墨憨定谱，灵昭新书，堙没不传，更可悼惜。康熙间，吴县张心其，长洲钮少雅。咸以审音博洽，驰誉词坛，而心其所作，未读一字，少雅心力，仅见《还魂》（少雅《南词谱》未刊）。迨《南词定律》、《九宫大成》出，而博综旧籍，汇补新腔，虽互有纯疵，不相掩蔽。自后作者，寂无闻矣。曲阜孔尚任，钱唐洪升，先后以传奇进御，世称南洪北孔是也。顾《桃花》、《长生》二剧，仅以文字观之，似孔胜于洪，不知排场布置，宫调分配，则昉思远出东塘之上。余尝谓《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深惜云亭不谙度声，三百年来，词场不祧，独有稗畦而已。二家既出，于是词人各以征实为尚，不复为凿空之谈。所谓陋巷言怀，人人青紫，香闺寄怨，字字桑间者，此风几乎革尽，曲家中兴，断推洪、孔焉。至如马岱人（有《梅花楼》、《荷花荡》、《十锦塘》三种）、刘晋充（有《罗衫合》、《天马媒》、《小桃源》三种）、薛既扬（有《书生愿》、《醉月缘》、《战荆轲》、《芦中人》等）、叶稚斐（有《琥珀匙》、《女开科》、《开口笑》、《铁冠图》等）、朱良卿（有《乾坤啸》、《艳云亭》、《渔家乐》等三十种）、丘屿雪（有《虎囊弹》、《党人碑》、《蜀鹃啼》等九种）之徒，虽一时传唱，遍于旗亭，而律以文辞，正如面墙而立。独李玄玉《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一剧，尤非明季诸家所及。而朱素臣《茝庵》二十种，一时可称瑜、亮。李笠翁虽刻意诋排，实不足以服素臣之心也。若周坦纶《火阵》、《绋袍》（《火牛阵》、《绋袍赠》为果庵最得意作），张大复《菩提》、《如是》（《醉菩提》、《如是观》。心其共二十三种），高晋音《风雪》、《貂裘》、《风雪缘》、《貂裘赚》，盛际时《双虬》、《飞盖》（《双虬判》、《飞龙盖》），平正无奇，止足供优孟之搬美。惟西堂乐府，陶

铸古今，熟探三藏，不独前无古人，抑且后无来者。虽坦庵《转轮》、抱犊《续骚》、玉叔之《祭皋陶》，而农之《龙舟会》，持较工拙，亦难分轩輊。至若元恭《万古愁》，虽受九重殊遇，而实非词家之正则也。乾嘉之际，首推藏园，《临川》、《冬青》（《临川梦》、《冬青树》，九种中之最佳者），尤推杰作。一传为黄韵珊，尚不失矩矱，再传为杨恩寿，已昧厥本来。阳湖陈烺，宣城李文瀚等诸自桢，更无讥焉。其有拔类超群，直追金元者，如唐蜗寄之改易旧词（有《女弹词》、《长生殿补阙》等。唐名英，官九江关监督），舒铁云之自制《箫谱》，不袭金元之格，独抒性情，斯又非元明诸家可束缚矣。雅雨《旗亭》，恒岩《芝龛》，一拾安史之昔尘，一志边徼之逸史，骎骎入南声之奥室。而陈厚甫《红楼》一记，好摹《紫钗》，曲律乖方，亦与相等，不知妄作，宜其取讥于后人，益信荆石山民之高雅矣（陈厚甫《红楼梦》传奇一无足取，远不及荆石山民散套十六折）。咸同以还，作者绝响，惟《梨花雪》、《芙蓉碣》二记，略传述士大夫之口，顾皆拾藏园之余唾，且耳不闻吴讴，又何从是正其句律。盖当时学子，皆注意于决科射策之文，经籍史材，且置不论，遑及音乐。况光宣间，黄冈俗剧，正遍海内，内廷宴集，大率北鄙噍杀之声，词曲之道，几几亡失矣。夫词家正轨，亦有三长，文人作词，名工制谱，伶家度声，苟失其一，即难奏弄。自文人不善讴歌，而词之合律者渐少，俗工不谙谱法，而曲之见弃者逐多，重以胡索淫哇，充盈里耳，伶人习技，率趋时尚，而度曲之道尽废。居今之世，求负此一长者，渺不可得，而况斟酌古今之宜，损益点拍之节，茫茫天壤，又孰能启予之益也。

**Freeditorial** 